



都 德 原 著

磨坊文札

成 紹 宗 合 譯
張 人 權

國 立 編 譯 館

上 海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1927, 1, 1 付 拂

1927, 3, 1 初 版

1—2000册

每 册 大 洋 六 角

843
4924

目 錄

| | |
|----------|-----|
| 序文 | 1 |
| 安頓 | 3 |
| 在漢城耳的驛車中 | 9 |
| 高尼葉師傅的秘密 | 16 |
| 晒甘先生的山羊 | 26 |
| 星星的故事 | 38 |
| 亞雷女子 | 48 |
| 戲皇的驢子 | 56 |
| 沙吉萊爾 燈塔 | 78 |
| '水靈洋'的遇險 | 83 |
| 關平 | 94 |
| 古古壤的牧師 | 101 |
| 老夫妻 | 112 |
| 散文詩兩首 | 125 |
| 一. 太子之死 | |
| 二. 知事下鄉 | |
| 畢格秋的護書 | 135 |
| 金腦子人的傳說 | 145 |

| | |
|---------------|-----|
| 詩人 斯特拉 | 152 |
| 三堂“彌撒”戲 | 164 |
| 桶子 | 178 |
| 二旅舍 | 184 |
| 米里亞拉旅行記 | 191 |
| 蝗蟲 | 209 |
| 戈賢神父的L'ÉLIXIR | 216 |
| 記加馬克 | 232 |
| 雜感詩 | 240 |

磨坊文札

序 文

(Avant propos)

當着彭班里古註冊莊書何奴拉葛臘巴齊先生的面，

“傳到：

“加斯巴彌譚斐烏君，——費凡德高尼葉的丈夫，營生及住家皆在西加里埃地方；——

“此君由在場諸人爲證，以法律及手續爲担保，且全無債務，抵押，特約權利諸種糾葛，於諸證人前，將其風力麵粉磨坊一座移售與

“亞爾封施都德君，——詩人，住居巴黎。——

“此磨坊地址在普羅望斯內地羅納山谷中一處柏橡葱籠的坡上；磨坊廢棄已二十餘年，已失磨轉之效能。且藤葛蘚蕨紫蘇及其他寄生植物，滋蔓攀牽，直上翅尖；

“該廢物以如此景狀，其中磨輪已斷，平台上的磚縫已擠生着荒草，而由都德君看來，覺得適合其意，可給他做推敲吟咏之所，其危其險，概屬無妨，且與賣主毫無關涉，因其尙可修理故也。

“這件交易已議定相當價格，詩人都德君已將此款以通用錢幣交付公署，彌諦斐烏君業已由該處領取，全由莊書及簽押諸證人親目共覩，清單交訖。

“成交之處爲彭班里古何奴拉公事房中，笛師法郎叟馬麥意及教士魯意士基革都在場；

“且與當事人及莊書同時簽名於後……”

安 頓

(Installation)

受驚的纔是這些兔兒嘍！…這麼久以來牠們看見磨坊的門總是關着，牆壁和露臺是漸漸地被草侵佔了，牠們到後來簡直是相儼磨工的種類已然滅絕了，因為覺着這個地方還不錯，牠們於是把來做了牠們的一個大本營，一個戰事行動的中心點：兔們的 Jemmapes [註一]的磨坊了…我來的



那晚，足足有，實實在在的有二十幾隻兔兒環坐在那露臺上，正在月光之下烘牠們腳呢…天窗纔

[3]

686466

半開的時候，拂得一聲！你看牠們就撤營而逃，那些小而白的後身，尾巴向着天，疾逃向棘叢裏去了。我很盼望牠們還再來呢。

還有一個也很驚訝的，當看見我的時候，這就是一層樓的租客，一個有哲學家的腦袋，老而帶灰色的貓頭鷹，牠住着這磨坊已有二十多年了。我在樓上的房間裏碰着牠，呆呆的直站在那床柱上，墜瓦頹壁的當中。牠用牠圓圓的眼睛看了我一會，接着，因為不認識我而驚慌了，牠就叫起“烏！烏！”并且很困難地搖起牠那雙因塵土而灰的翅膀來；——這些鬼哲學家；這個是老不刷刷的…不要緊！雖然牠是這個樣子，眼睛閃瞬着，容顏顰蹙着，這個靜默的租客却比別人還更使我喜歡，於是我就急急的同牠重訂了牠的租契。他還是照舊管有磨坊的全樓，從屋頂上出入；我呢，我却保有樓下的那間房，一間石灰粉白的房，又低矮又是穹窿形，彷彿隱修院的一間飯廳。

就是在這裏，門大開着，暖和的陽光照着；我

給你寫這信。

一片美麗耀光的松林，從我面前一直滾落到山坡下。天際，阿爾伯山脈畫出牠們纖細的山峯……一無聲息……僅僅遠遠地一個笛音，香艾草中一聲鳥語，大路上一個騾子的鈴鳴……凡是普羅望斯省的這種美景是僅在光明中可以看得見的。

現在，你要我怎樣來追悔你喧噪而黑暗的巴黎呢？在我磨坊裏我是這樣的適意！這是這麼好的我所搜尋的地隅，一個薰香和暖的地隅，隔離日報，馬車，霧氣有千里之遙！……我的周遭有這許多美麗的東西！我安頓好纔八天，我的腦海裏已裝滿了印象和回憶……聽着！就是昨天晚上我就觀看過許多羊羣回到山坡下的一個村莊來，我給你起誓你就把這禮拜在巴黎所有的美好事物來同我換這幅景象我也不給你呢。你想一想看。

應當給你知道在普羅望斯省，當暑熱來時放羊到阿爾伯山去，這是一種習慣。牧人和畜羣在山上要過五六個月，露宿在星光之下，齊腹的荒草之中；秋涼一來，然後回到村莊，又來平庸地吃那羅

馬蘭香着的灰色小丘的草…是昨晚這些羊羣回來呢。從早晨起，大門大開地等着；羊棚裏面是鋪滿了新鮮的草。彼此不時的說着：‘他們現在到了埃居意了，現在到了八拿都了。’後來，黃昏時節，忽的一聲大叫：“看他們呀！”真的遠遠地那邊，我們看見羊羣在塵土的飛揚裏進行着。全路好像在和牠們一同走…前面走的是些老牡羊，兩角向前，帶着野蠻的神氣；牠們後面是些大的綿羊，母羊們有點倦乏了，牠們的乳羊跟在腳間腹下；頭飾紅球的那些驢兒在牠們背籃裏載着纔生不久的羔羊，一面走着，一面把牠們搖搖籃似的搖着；最後是滿身是汗，舌頭垂地的牧犬和兩個披着櫻色毛布大衣，頗長而頑皮的牧童，他們的大衣直垂到他們的腳後跟，彷彿牧師的祭披。

牧童、牧狗和畜羣很快活地從我們面前走過，陷滅在大門裏，踐踏着地好像一陣驟雨般發響…還應當看看屋內又是怎般熱鬧呢。那些頭頂羽冠的金綠色大孔雀，從牠們的棲架上面，牠們重新認識了那些來者，並且用了喇叭似的可怕的鳴聲來歡

迎他們。那些睡着了的家禽也忽地醒了。大家都站了起來：鴿子，鴨兒，火雞，珠雞。全禽羣瘋了似的，雞婆說起過夜的事來！… 我們可以說每個羊在牠羊毛裏和着些阿爾伯山野的香氣，帶來了一點山嶺的活空氣，這種空氣是可以令人陶醉，可以令人舞蹈的。

就在這種歡欣的當中，羊羣進了牠們的居所。再也沒有比這種安頓令人快活的。那些老牡羊很感動地再見着牠們的食槽。那些極小的羔羊，是這次旅行中入世的，牠們是從沒看見過村莊的，很驚奇的看着牠們的周圍。

但是尤令人感動的，還是那些狗，那些勇敢的牧狗，牠們十分忙亂的跟着牠們的畜生，在這村莊裏牠們也只看見牠們的畜生。看門的狗枉自從狗窠裏叫喊牠們：滿盛清涼水的井桶也枉自向牠們招呼：在羊羣還沒進羊棚，方格子門還沒插上鎖，那兩個牧童還沒在下處上食桌以先，牠們是一點也不願看，一點也不願聽的。等到牠們到了牠們憩息的地方，在這裏，一面舐着牠們一碟的菜羹，牠

們於是給牠們村莊裏的朋友們敘述牠們在山上所作的事情，那裏有一個黑暗的地方有許多的狼和許多緋紅而盛滿露珠的毛地黃〔註二〕。

在濮埃耳的驛車中

(La Diligence de Beaucaire)

在我到這兒來的那天。我搭着濮埃耳的驛車，這驛車是一輛破舊的大車，牠每天在瀾進牠家去之前，並沒有走多少路，但是晌晚時候牠一路儘是搖搖擺擺，做出從遠方來到的樣子。我們在車頂上的除車夫外一共有五個人。

第一個是一個加馬克的守兵，一個帶着野氣的濃毛矮胖子，兩顆大眼珠網滿血筋，耳上帶着銀

圈；其次是兩個濮埃耳人，其中一個是麵包師，另一個是他的麵粉匠，兩人的臉都很赤紅，身材都很肥碩，他們的側影可是高貴的，像兩個羅馬勳章上的費德呂〔註三〕像。最後，在車子的前端，車夫的身旁，有一個人…不！有一頂便帽，一頂兔皮大便帽，他並沒有講什麼話，只帶着愁容望着大路。

所有這些人都彼此相識，他們在高聲着很隨便地談他們的私事。加馬克人說他從尼姆來，他因為向一個牧童刺了一叉，所以被檢察官傳去。加馬克人是有血性的…但是濮埃耳人呢？難道我們這兩位濮埃耳人不肯為對於聖母的爭辯而去拚一拚命麼？看起來這麵包師似乎是屬於一向就崇拜聖母像的教區中的，普羅望斯人稱為“慈母”（*Bonne mère*）的聖母像，是手中抱着一個小耶穌的；而這麵匠却正相反，他是在新建的教堂裏唱聖歌的，這種教堂專供奉感懷聖孕的聖母，這美麗的微笑着的聖母像，畫的是兩臂高舉，兩手滿握着光明。爭端就從這上面發生。且看看這兩個濮埃耳人彼此之間以及對於聖母怎樣的對待。

——你這感懷聖孕的倒是很豔麗呢！

——給我和我的“慈母”滾開吧！

——在巴婁斯丁，你那個的臉色是灰暗的！

——你那個呢，呼！那醜婆子！…誰知道她沒有幹…還是問問聖約瑟去。

到了拉浦爾站上的時候，可想而知他們要以尖刀相見了，而且我敢說，如其車夫不從中勸止時，這美好的宗教爭端不知要到幾時才能得結束呢。

——讓我們和你們的聖母像都清靜些吧，車夫笑着對這兩個濮垓爾人說：這些都是婦人家演的把戲，男人家是不應該參加進去的。

他說着，揚一揚鞭，臉上帶着一點懸疑的神氣，使人人都和他表同情。

爭論完結了；但是麵包師還想消遣他的餘興，他就轉向在角落裏默默無言面有憂容的苦便帽兒帶着嘲弄的神氣對他說道：

——喂，你的女人呢，磨刀匠？…她到底是屬於那一個教區的？

須知道句話是含着很滑稽的意味，因之全車頂上發出一陣鬨堂大笑來…磨刀匠，他啲，沒有笑，他像沒有聽見似的。麵包師看他這樣，又轉向我這邊來說道：

——你不認識他的女人吧，先生？她是教民中的一個奇人。在濮垓耳她是有獨無偶的。

笑聲加倍的鬨起來了，磨刀匠一動都不動；他歡喜頭也不抬的低聲着說話：

——靜默着吧，麵包師！

但是這鬼麵包師可沒有靜默的意思，而且他講的格外起勁了：

——這位朋友有着那樣的女人，也不用哀憐他…同她在一塊兒是沒法有一會子煩惱的…你想啊！六個月間屢屢給人拐走的美人兒，她回來的時候總有話給你講…那是不足介意的，這也是家庭間一件怪事…你想，先生，他們成親不到一年，呀！那女人就跟着一個糖商往西班牙去了。

“他的男人獨個兒留在家裏，落落眼淚，喝喝酒…他同瘋子似的。過了一時，這美人兒又回到故

鄉來了，她穿着西班牙的裝束，還帶來一個掛鈴子的小鼓。我們都對她說：

“——你藏躲着罷；他要殺你了。

“啊！很對；殺她……他們在一塊兒又很安靜的，她還教他玩耍那西班牙鼓呢。”

又闖起一陣笑聲。磨刀匠在他坐的角裏，低着頭，又呻嚨着說道：

——靜默着吧，麵包師。

麵包師沒有理會他，仍舊接着講：

——先生，你或者以爲這美人兒從西班牙回來之後，就安分守己了……呀，不然！……她的男人太會處事了！才使她生再走的心思……跟西班牙人之後，又跟一個軍官，後來又跟一個羅納河中的水手，再後來又跟一個樂人，再後來又跟一個……我還記得清嗎？……最有趣的是每次演的都是同樣的滑稽劇。女人走了，男人哭了；她回來了，他也安心了。而且人家屢次給他把她拐走，他屢次會得到原物回來……你想，這個丈夫多麼有耐性！雖然，也須講一句，這磨刀小娘子確實是豔麗的……簡直是一隻

小紅雀兒：又活潑，又嬌小，又喜講話；又配着白淨的皮膚和核桃色的脖子；看着男人的時候又總是在笑……我敢說，巴黎人，你如其儘在濮埃耳來去……

——呀！我求你靜默着吧，麵包師……這可憐的磨刀匠又說了一遍，他的聲音像撕破了似的。

這時，驛車停了。我們已到了昂格爾田莊的地方。兩個濮埃耳人就在這兒下車，對你們說，我是誓不留他們再住一程的……這麵包師真會弄人！他走到田莊場上的時候，我們聽見他還在笑呢。

那些人一走，車頂上像空了似的。加馬克人已在亞雷下車了；車夫在他的馬側邊的路上走着……上面只有我和磨刀匠還留着，我們一人占一個角，大家默默無言。天氣熱；車子的皮蓬在燃灼着。我時時刻刻覺得眼睛要閉攏來，腦袋也沉沉的；但要睡眠也睡不成。“我求你靜着吧”這句話，如此悽慘，如此和軟，時時刻刻在我耳朵裏。……這可憐的人兒呀！他也不能睡着呢。我從他的背後看見他的臂在戰慄；他的手，——一只死白色的笨相的手，——

和老年人的手一般，在椅子背上發抖。他在哭……

——你的家到了，巴黎人！車夫忽然叫我；他又用鞭子尖端指着我的小小綠山給我看，磨坊在山上高懸着似一只巨大的蝴蝶一般。

我急忙走下車來……在磨刀匠身旁經過的時候我向他帽子底下望一望；我想在未走之前見他一面。這苦命人似乎知道我的意思一般，冷不防他把頭抬了起來，和我四眼相對：

——朋友，你好好的看清楚我吧，他用着重濁音對我說，如其日內你聽得說濮垓耳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你就可以說你知道是誰幹的事。

這臉兒是枯瘦而悽切的，配着兩只細小無光的眼睛。這兩眼裏包含着眼淚，而這語音裏則包含着怨恨。怨恨者，是弱者的憤怒呀！……如其我做磨刀娘子，我也不信服他。

高尼葉師傅的祕密

(Le Secret de Maître Cornille)

老笛師法郎叟馬麥意時常到我家裏來伴夜，那天晚上，他喝着暖酒，給我講一節村中的故事，這事發生在二十年前，我的磨坊還是個見證。這老實人講的故事，曾使我感動，現在我且照我聽得的給你們講一遍。

親愛的讀者，你們且幻想着似乎這時坐在一把香氣蓬勃的酒壺前面，似乎有一個老笛師在給

你們講。

我們這裏，不是一向就和現在一樣一個歌聲絕跡的死地方，從前這裏經營着有磨坊業的大生意，十法里之內的莊稼人家，都把他們的麥拿到我們這兒來碾磨……村落四周的小山上，滿目都是些風力磨坊。望望東，望望西，只見些磨坊的翅子迎着西北風在柏林頂上旋轉，只見成羣的小驢，背着口袋，在山路上絡繹上下；每個星期裏聽着山中的鞭聲，裂袋聲，和磨夫“駕迂！”的叱驢聲，也是一種樂趣。……一到星期日，我們成羣結隊的到磨坊裏去。那邊有磨坊主人送出香酒來。主婦們圍着花邊之巾，佩着黃金十字，都和皇后一樣豔麗。我呢，我帶了我的笛子，一直到天黑還伴着他們跳舞。這些磨坊，你看，是我鄉的愉樂和財富的所在。

不幸，巴黎的法蘭西人想出來要在大拉斯貢道上創設一所汽機麵粉廠。凡是新的，都是美的！那些人又慣把他們的麥拿到汽機廠裏去，而這些可憐的風力磨坊，就無工可做了。他們試着競爭過一時，但是汽機廠到底還是強些，唉唷！他們只得

一家一家倒閉了…從此看不見有小驢上來了…主婦們也把她們的金十字免掉了…香酒也沒有了！跳舞也沒有了！…西北風白白的吹着，磨坊翅子還是一動都不動…其後，有一天佳日，地方當局把這些頹垣廢址撤開，在這些地上種植葡萄和橄欖了。

然而在這一堆磨坊如冰解瓦碎的當兒，獨有一家還好好的在他的墩子上鼓着勇氣，繼續旋轉，使汽機廠裏人見了要翹起鬍子來。這座磨坊是高尼葉師傅的，也就是我們正在夜宴的地方。

高尼葉師傅是一個老磨工，他在麵粉中生活了六十年，而且很懇苦將事。汽機廠的設置，激得他瘋狂似的。我們見他在村子裏跑了八天，惹得村人來圍住他，他就盡力呼叫，說人家要用汽機麵粉來藥普羅望斯人了。“不要上那邊去；這些暴徒，他們用蒸氣來造麵包的材料，是魔鬼的發明；至於我呢，我用的是西北風和東南風，是上帝的氣息呀…”他這樣說。他還想出諸如此類的一大堆花言巧語來讚揚風力磨坊，但是誰都沒有聽他的話。

於是這老人狂病發作了，他在他自己的磨坊裏閉着，和野獸般獨個兒過日子。就是他的孫女兒費凡德也不讓她住在身邊，她不過是個十五歲的女孩子，而且自從她雙親見背之後，就只有她的祖父還在世上。這可憐的小女兒不得不去自求生活，不得不到各處田莊裏去做收刈，育蠶和採橄欖這類工作了。然而她的祖父像是很愛她的。他常常冒着烈日步行四法里到她做工的田莊裏去看她，他一到她眼前，就只有望着她掉眼淚……

本地的人都猜想這老磨工的趕費凡德在外頭是由於他的吝嗇心腸；而使他的孫女兒這樣像小乞兒般的從這個田莊到那個田莊，在一班粗人中去出頭露臉，於他臉上實在也沒有光采的。而且像高尼葉師傅那樣一向爲人尊敬的體面人，那時像走江湖人 (bohémien) 般帽穿衣破的赤着脚在路上來去，也覺得十分難看……就是在禮拜天，我們看他進來做禮拜，我們這輩老年人實在也要爲他慚愧；高尼葉也很理會得，他再也不敢坐在“功德樑” (le banc d'oeuvre) 上了。他總是和一班窮人一塊

兒留在背後，經堂中“祝福水缸”的旁邊。

在高尼葉師傅的行徑中也有些莫明其妙的地方。長久以來村子裏就沒有人給他帶麥子來了，然而他磨坊的翅子還照舊在進行着…到了晚上，人家在路上遇見這老麵工在趕着載有麵粉的驢子。

——你好，高尼葉師傅！鄉下人喊他；老是些磨粉生意嗎？

——對了，孩子，老頭兒神氣活現的回答。謝謝上帝，工作倒還不少。

如其人問他那兒的鬼會給你這許多工作做，他就把一個指頭按在嘴唇上，（表示莫說的意思）規規矩矩回道：“莫說！我作的是出口貨的工作…”別的話就再也問不出了。

至于要走進他的磨坊，那是莫想。就是那小費凡德也走不進去…

若在他的門前走過，他的門總是關着，闊大的磨翅總是在動，那隻老驢子在嚼平台上的草，還有一隻又瘦又大的貓在窗口沿上晒太陽，牠帶着不懷好意的神氣在望着你。

所有這些都帶着神祕的氣息，使社會上起了不少的浮言。這高尼葉師傅的祕密，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但是一般最普遍的流言，是說這磨坊裏面放金幣的袋子比麵粉袋子還要多呢。

但是日久之後什麼都明瞭了；備述如下：

一天佳日，我帶着我的笛子去伴少年們跳舞，我看出我的大孩子已與那小費凡德彼此有情了。我心裏並不生氣，因為高尼葉這個姓氏總之是使我們門戶生光的，而且費凡德這美麗的小燕兒在我家裏跳跳躍躍，使我看了也樂意。只是我們這一對有情人常常有在一塊兒的機會，我為免除危險起見，想立刻給他們定了婚，於是我上磨坊裏去對她的祖父講兩句話……啊！這老巫！你看看他怎樣接待我！連要叫他開開門都不能夠。我附着鎖眼好好歹歹給他講道理；我只是講着，那時那只魔鬼般的瘦貓儘在我頭頂上喘氣。

這老頭不等我講完，就不客氣的叫起來，他說我還是回去弄笛子吧；如其我急於要給我的孩子

成親，很可以到汽機麵粉廠裏找女孩子去…你想我聽了這類壞話不要怒氣上衝麼；但是我還知趣，還是容忍着，我讓這老瘋子留在磨坊裏，我回來把我的不如意事對這兩個孩子講了…這兩只可憐的小羔羊還不相信；他們求我准他們一塊兒上磨坊裏去給她的祖父講話…我不忍拂他們的意，於是，撲落落！我們這一對有情人連翩去了。

他們正走到那邊，高尼葉師傅恰恰出門。大門已下了重鎖；但是這好老頭子臨走的時候，把他的梯遺留在外面；兩個孩子立刻計上心來，想從窗口裏爬進去，看看這有名的磨坊裏有的是什麼…

怪事！磨子間裏竟是空空如也…一只口袋都沒有，一顆麥子都沒有；牆壁上和蛛絲上也都沒有一些粉屑…就是平常磨坊裏碾碎麥粒的這一股熱香也聞不到…磨牀上滿佈的是灰塵，那隻大瘦貓就睡在上面。

就是內間裏也同樣的有這種廢棄與窮困的神氣：——破床一只，破衣數襲，階石上有麵包一片，一只牆角裏有三四只破口袋，口袋裏漏出些石灰

屑與粉土來。

這就是高尼葉師傅的祕密了！他晌晚時候載着在路上走的就是這石灰屑，他要挽救磨坊的光榮，才假裝着在磨麵…可憐的磨坊！可憐的尼高葉！汽機麵廠早已把他們最後的一個主顧攔去了。翅子雖總是在轉，但是磨子是在空磨。

孩子們淚流滿面回來，把他們看見的講給我聽了。我聽了，我的心都碎了…我一分鐘都不耽擱就跑到相鄰的人家去，我一言兩語把這事給他們講了，我們相約着立刻把我們家裏的麥盡量拿到高尼葉磨坊裏去…一說就行。全村都上了路，我們就帶着一聯串載着麥子的驢子上那邊去。——這些麥子可是真麥子呀！

磨坊大開着…高尼葉師傅坐在門前一只石灰口袋上，掩面於手，在哭。原來他回家來看出了他出門的時候有人闖進他家裏，而且對於他這慘淡的祕密吃驚過。

——可憐的我呀！他說。現在我只有去死了…這磨坊是丟盡臉了。

他嗚咽得很傷心，他用種種的名字來呼喚這磨坊，像對着一個真人一般和牠講話。

這時那些驢子已走到平台上了，我們大家還照磨坊興盛時代般高聲呼道：

——喂！上磨了！…喂！高尼葉師傅！

袋子在門前堆疊起，一顆顆好着的紅粒子在地上到處漏開來…

高尼葉師傅張開了一雙大眼。他取了一把麥子放在他的老手掌裏，又在笑，又在哭，又在說話：

——這是麥子呀！…天老爺！…這是好麥子呀！…讓我看仔細。

接着他又向我們說道：

——啊！我明知道你們會再回到我這裏來的…那些汽機麵粉廠裏的人全都是賊。

我們要迎他凱旋到村子裏去，但是他說道：

——否，否，我的孩子；最要緊是我去喂喂我的磨坊…你們想！這麼久牠牙齒下沒有東西了！

我們看他忙着走來走去，解袋口哩，看磨子哩，我們的眼內都包着眼淚了，這時麥粒碾碎了，麥粉

的細屑也向屋頂上飛起來。

這是我們一種公道的伸張：這天以後，我們從沒有使這老磨工缺乏過工作。後來有一天早上，高尼葉師傅死了，我們這最後一座磨坊的翅子也停止轉動了，這一次是永遠停止了…高尼葉師傅死後，沒有一個人繼續他的事業。這又怎麼說呢，先生！在這世上，什麼都有個盡頭，只要知道風力磨坊的時代，和羅納河的航船，高等法院，及大團花袍一般，都成往跡了。

晒甘先生的山羊

(La chèvre de M. Seguin)

致巴黎抒情詩人比得格南哥瓦先生

你要永遠是依然故你了，我的可憐的格南哥瓦！

怎麼，人家給你一個巴黎日報新聞編輯者的位置，你却毅然決然來拒絕……但是你看看自己，你這不幸的少年呀！你看看你那件多孔的上衣，那條破襪的褲子，那張喊着饑餓的憔悴面孔呀！你看你

here

對於你美麗的詩韻的熱情把你弄到了什麼地方！
你看你在阿波羅陛下手下十年來忠心服務的你的
代價……難道你到頭來還不引以為羞嗎？

你快作你的編輯者罷，糊塗虫！你快作你的編
輯者罷！你將能賺着那很悅目的金錢，你將在不列
巴館裏有你的的一份食器，你將能戴着你插新羽的
帽子現身於戲劇初演的那些日子。

不嗎？你不願意嗎？你要落得你的意志自由到
底……也好，你聽一點“晒甘先生的山羊”的歷史罷。
你就要看見那願意得到自由生活者所得到的結果
了。

晒甘先生爲了他那些山羊從來沒有過幸福。

他總是這樣的失了她們：一個美麗的朝晨，她
們斷了繩，跑到山上，在那上面狼把她們吃了。她
們主人的愛撫，或她們對於狼的害怕，總不能留住
她們。這似乎是些愛自由的山羊，只要能得到大氣
與自由無論什麼代價她們都出得的。

正直的晒甘先生，他一點也不明白他那些畜

生的性質，很爲狼狽。他曾說：

——完了；這些山羊都討厭在我家裏，我將要一隻都保不住了。

但是他却并不灰心，在這樣的失掉六隻山羊後，他又買了第七隻；不過這一回他却小心，買了一隻極年輕的，爲的她好習慣在他家裏住。

呵！格南哥瓦，晒甘先生的小山羊是怎樣的美麗呀！她是怎樣的美麗配着她那雙溫和的眼睛，那嘴軍官式的小鬚，那些黑而發亮的蹄子，那兩隻有斑紋的角，和那身作她長外套的潔白長毛！這差不多和哀絲梅拉達〔註四〕的那只小山羊一樣可愛，你還記得麼，格南哥瓦？——并且又和馴，又受人摸撫，擠她奶的時候又不動，也不把她的腳擺到盆裏來。真是一隻使人愛的小山羊…

晒甘先生在他住屋後面有一塊山楂樹圍着的園地。他那新來的寓客就放在這裏面。他把她繫在草兒茂盛的地方的一根木樁上，一面很小心地給她留了很長的繩子，還不時的跑來看她適意不適意。這山羊也覺着很幸福，她很高興地吃着草，這

真使晒甘先生快樂極了。

——到底，這可憐的人想，這裏有一只，她將不討厭在我的家裏呢！

晒甘先生錯了，他的山羊却是在生厭的。

一天，她眼睛望着那山自言自語說：

——人在那上面應是怎樣地適意呢！在那灌木叢中跳躍着是何等的快樂，沒有這根可詛咒的繩子把你的頸皮都勒破了！…對於驢或牛關在一個園地吃草是可以的！…山羊們，對於她們却應要寬闊的地方。

從這個時候起，園地裏的草於她是毫無滋味了。厭煩也上了她的身。她瘦了，她的奶也日見稀少了。看了她整天的啃着繩子，頭向着山，鼻孔張着，愁慘地叫起“嚶！”…來，纔真是可憐呢。

晒甘先生很覺着他的山羊有什麼事情的。但他却不知道這就是…一天早晨，當他擠完了她的奶的時候，那山羊就回身用她的土語向他說：

——你聽着，晒甘先生，我在你家是羸瘦了，

讓我到那山中去罷。

——哦，天呀！…她也一樣！喫驚的晒甘先生叫着，一下把手中的盆子也掉了；接着，他就坐在他那山羊傍邊的草地上：

——怎麼，布郎咳，你要離開我去！

布郎咳回說：

——是的，晒甘先生。

——豈是這裏沒草你吃麼？

——呵！不是的！晒甘先生。

——大約是你的繩子太留短了，你要我鬆長一點罷？

——這不是我的苦處

——那麼，應當給你怎樣辦？你願意怎樣？

——我願意到那山裏去，晒甘先生。

——但是，你這不幸的，你不知道那山上有狼…他來了你將怎樣辦？

——我給他打幾角，晒甘先生。

——那狼纔不把你的角放在眼裏呢。他曾吃過我許多同你一樣有角的山羊…你定知道去年在

這裏的那可憐的羅洛得罷？她是一只大山羊，兇狠有力同一只雄山羊一般。她曾和那狼打了一個整夜……後來，到了朝晨，那狼把她吃了

——呵！可憐的羅洛得呀！……這不要緊！晒甘先生，讓我到那山上去罷。

——天主的仁慈！……晒甘先生說；人家給我的山羊做了什麼呀？這裏又是一只狼要給我吃去了……也好，不……你雖然這樣我却要救你，頑皮孩子！因為怕你把繩子弄斷了的原故，我將要把你關到畜欄裏去，你將永遠留在那裏。

這樣，晒甘先生就把那山羊抱到一個黑暗的畜欄裏去了，他把欄門上了兩道鎖，不幸，他却忘了關窗門，他纔轉過身來，那小東西已然跑了……

你笑麼，格南哥瓦？唉！我很相信；你也做了這些山羊的同黨，你，來反對這誠實的晒甘先生……我們將要看見你停一會還笑不笑。

那白山羊到了山上的時候，一切都快樂起來。老松柏樹們從來沒看見過和她一樣美麗的。大家接待她彷彿接待一個小皇后一般。栗樹們爲了要

用他們的枝子來撫摸她都屈身直挨了地。她過路上金蝴蝶花也開了花，並且儘他們所能的發起香來。滿山都在慶祝她呢。

你想想，格南哥瓦，我們的山羊是何等的幸福！繩子也沒有了，木椿也沒有了…沒有一點什麼來阻礙她隨意吃草自由躍躍…在那裏有的是細膩的齒形的，千萬的植物…這簡直同園地裏的草不同。又是許多的花！…有許多大的藍色黨參，有許多帶長萼的紅色玄參，整個森林的蜜汁滿溢的野花！…

那白山羊半酣醉的，四脚朝天的倒在這裏，混雜地和着些栗實同落葉沿坡打着滾…後來她忽的一跳站了起來。呵，你看她跑了，腦袋向前，棘叢裏，灌木中，一會峯頭，一會澗底，上面，下邊四處跑…人家可以說晒甘先生有十隻山羊在這山裏了。

她是沒有一點什麼可害怕的，這個布郎垓。

她總是一跳就越過了那些大瀑布。那些瀑布等她過身時就濺她滿身的水花。如是，一身水淋淋的，躺在平崖石上，讓太陽給她晒乾…有一次，嘴裏啣着一枝金雀花，走到一個高原的邊緣時，她看

見在下面，在下面平原裏，那晒甘先生的屋子和屋子後面的園地。這個簡直使她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這樣的小！她說；要我怎能在那裏面留住呢？

可憐的小東西！看着自己站在這樣的高處，她就自信至小她也同世界一般大了…

總之，對於晒甘先生那山羊，這是一天好日子。日中的時候，她東西亂跑的跑進了一羣正在大口吃着一樹野葡萄的羚羊中間。我們那穿着白袍的小跑家看着也感動了。人家給了她一個吃葡萄的上好位置，因為這些先生們是很媚人的…並且似乎，——這應當只許你我談談的，格南哥瓦，——似乎有一個年青毛黑的羚羊很有幸福使得布郎埃喜歡呢。這一對情人還故意在林中亂走了一兩點鐘，假如你願意知道他們彼此談些什麼，那你就去問那些隱在蘚苔裏流着的多言的流泉罷。

忽然風氣清涼了。山成了紫綠色；這是黃昏…
——已經黃昏了；那小山羊說；於是她很驚奇

的停住了。

下面的田野已是淹滅在霧氣裏。晒甘先生的園地也已從霧中消失，人家現在是只能看見那小屋子的帶着炊烟的屋頂了。她聽了人家趕回家的羊羣的鈴聲，她心裏很覺着憂鬱起來…一只回巢的鷹過身時用翅膀擦了她一下。接着山中一聲哀鳴：

——鳥！鳥！

她現在纔想到了狼；這瘋子整天沒想及這個呢…同時遠地山谷裏一個喇叭在響着。這是那誠實的晒甘先生在作他最後一次努力的嘗試呢。

——鳥！鳥！…狼叫着。

——回來呀！回來呀！…喇叭喊着。

布郎垓很想回去；但是一回憶到那木樁，繩子，園籬，她就想現在她是更不能過往日那種生活了，還是留着的爲妙。

喇叭更不響了…

那山羊忽然聽見在她後面一聲樹葉響。她回轉身來，在黑暗裏她纔看見兩隻豎直的短耳和一

雙發光的眼睛…這就是狼。

巨大的，不動的，後身坐着，他在那裏一面看着那小白山羊，一面已預先在嘗她的滋味了。因他確信她已是他口中肉，這狼也就不急忙了；不過，當她一回身，他就兇狠地笑起來。

——呵！呵！晒甘先生的小山羊呀；他把他的
大紅舌頭伸在他那火絨似的嘴唇上。

布郎垓覺得頭腦昏迷了…一時，回憶起那老羅洛得的歷史，她是打了一個整夜到早晨才被吃的，她就自己同自己說大約還是讓他立刻吃了的好；後來，忽然變了意見，她就做了守勢，頭俯着，角向前，彷彿她是晒甘先生的一只勇敢的山羊…她沒有存着殺狼的希望，——因為山羊們是不會殺死狼的，——不過僅僅看一看她能否支持到同那羅洛得一樣的長久罷了…

於是那怪物開始前撲，那雙角也開始舞蹈起來。

哦！勇敢的小山羊，她是這樣的用全身心相對

付！有十多回，我沒有撒謊，格南哥瓦，她迫着那狼爲了喘氣不得不而退後。當着那些一分鐘的休戰時間，那貪食的她還要吃她親愛的草；接着轉身來戰的時候，嘴裏滿了…這樣經過一個整夜。晒甘先生的山羊不時的看見繁星在蒼空跳舞，她不時的自己向自己說：

——哦！只要我能支持到黎明！…

一個跟一個的，繁星已然消滅。布郎垓倍增了那角的打擊，狼倍增了那牙的咬齧…一線微光已現在天際…啞聲的雞唱自一個農家傳來。

——到底！那可憐的畜生說，她已是只等着天明來死了！她倒身在地，淹臥在她滿染了紅血的白而美的皮毛裏。

於是狼就撲在那小山羊身上把她吃了。

願天主佑你，格南哥瓦！

你所聽的歷史并不是杜撰的故事。假如你有一次到普羅望斯來，我們的農人們他們將常給你說那“晒甘先生的山羊，她和狼打了一個整夜，後

來，到了早晨，那狼把她吃了。”

你好好聽我說，格南哥瓦：

‘後來，到了早晨，那狼把她吃了。’

星星的故事

(Les étoiles)

普羅望斯一個牧童的自述

當我在留波龍山上看守羊羣的時候，我常是整幾禮拜的看不見有生命的東西，在牧場裏只我獨自一個同着我的狗拿百里和那些羊。有時，牛山那隱士去採藥草從那里經過或有時看見一張彼野蒙山燒炭人的黑面孔；但這都是因過於孤獨而靜默的，淳樸的人，一面他們已失掉了說話的趣味并且他們也不知道下方村莊市鎮裏所談說的事了。

可是，每十五天，當我聽見在上坡的道上，我們農莊裏的給我載來半月糧食的那騾的鈴聲時；當我看見從山坡上一點一點的現出那村童活潑的頭或那老媽羅娜的櫻色頭巾時，我覺真是非常的幸福。我讓他們給我述說下方的新聞，如行洗禮，結婚等事；但是尤其使我感到興味的，却是知道我們主人的女兒，我們周圍十里內最美麗的絲德華姑娘變成怎樣了。我裝着不關心的樣子探詢他們是否她常赴那些宴會和夜聚，是否她又來了新的情人；如果有人問我這些事於我，於我這深山可憐的牧童有什麼用，我將答他說我年已弱冠了而這個絲德華却是我生平所看見的最美的。

但是有一個禮拜日我正等着我半月的糧食，他們(糧食)却很晚纔來。早晨我對我自己說：“這是彌撒的過錯罷”；等到中午却來了一陣暴風雨，如是我想這是路濫騾兒不能上道的原故。後來，到了三點鐘，正是天清如洗，滿山閃耀着水珠和陽光的時候，在那樹葉滴水聲中和漲溪的澎湃聲中我聽出了騾兒的鈴聲，同那復活瞻禮日數鐘合鳴一

般快活，一般活潑。但這領驃兒的却不是那小村童，也不是老媽羅娜。這是…你們猜是誰！…我們的姑娘，孩子們，我們姑娘自己，端坐在那些柳條籃的當中，雨後的清涼和山間的大氣使她臉兒成了玫瑰色。

村童是病着，羅娜老媽是請假回她孩子們家去了。這美麗的絲德華下驛時告示了我這些，並且說她因是迷了路所以來遲了；但是看她穿着漂亮的禮拜日服裝，戴着花帶，束着華美的裙子和花紗，與其說她到棘叢中找路去了倒毋甯說她是在什麼地方跳舞耽擱了呢。O，可愛的創造物！我的眼睛看着她是不會厭倦的。其實我也從沒這麼近的瞧過她呢。有時冬天來了，當羊羣回到了平地，當我晚上回到農莊晚餐時，她常迅速地穿過飯廳，很少同僕人們講話，老是裝飾着帶一點兒驕氣…現在我有她在我面前，僅是爲了我；這不要使人狂亂麼？

她把糧食從籃裏拿出來後，絲德華就好奇地看起她的周遭來。曳起了她那怕弄污了的禮拜日華裙，她進了牧場，因她願意看看我憩息的那角隅，

那草褥和羊皮的睡窩，我的掛在牆上的大衣，我的木杖和打火石。這些東西都令她快樂。

——那麼，你就在這裡生活着嗎，我可憐的牧童？永遠獨自一人你應是怎樣的發悶呀！你作些什麼？你想些什麼？

我很想答她：“想你，女主”，就如此我也并沒撒謊；但是我的擾亂是這樣的大以致我連一句話都找不着。我很相信她也覺到這個了，因為這個惡人還用她的戲弄來增加我的困難以為樂呢：

——你的好朋友，牧童，她是不是有時上來看你呢？…這應當是那金色的山羊或那愛奔走山峯的仙女埃絲德…

她自己，同我說着話時，却真有那仙女埃絲德的神氣，帶着她那頭髮蓬鬆的美妙的微笑和她僅做曇花一現的降臨即去的恩惠。

——再見，牧童。

——祝你幸福，女主。

她於是帶着那些空籃走了。

當她從那下坡的小徑裏隱滅時，在驟蹄下滾

着的那些細石，似乎是一個一個的掉在我心頭上。我長久長久的聽見那些細石在響；直到日暮我還如已入睡般在留着，因為怕把我的幻想弄跑了，我纔連動都不敢。到了黃昏，當山谷的深處開始變成藍色，畜生們一個擠一個一面叫着的緊緊地湧進羊圈時，我忽然聽見有人在下坡叫我，一會我就看見我們的姑娘顯現了，可是現在却不是同方纔一樣笑着，現在却是因恐懼，水濕，寒冷而在顫抖。似乎她在山坡下碰着梭格河因驟雨而水漲了，似乎她想出全力過去而冒了幾乎淹溺的危險呢。而最可怕的，却是黑夜已來不能再想到回轉農莊去；因為那條捷徑我們姑娘一個人定不能找着，而我呢又不能離羊羣而去。想到要在山上過夜真是使她苦惱，尤其是對她家裏人的掛慮。我呢，我是盡我所能的安穩她：

——七月天，夜是很短的，女主…這不過一霎的惡時間罷了。

爲了來烘乾她的腳和那被梭格河水濕透的衣裳，我就趕快生了一個大火。隨後，我給她拿了些

牛奶和奶餅放在她面前；但是那可憐的孩子却不想烘火，也不想吃喝，看着一顆顆的淚珠升在她眼裏時，我也一樣想哭起來。

然而夜是完全來了。山峯上已僅留有一線的殘陽，西方也已洒上一片光明的霧。我想要我們的姑娘進羊棚裏憩息去，所以把一張新新的羊皮舖在新鮮的草褥上後，我就祝了她夜安跑在外面門前坐着……上帝是我的證人，雖然愛火是在我血管裏面燃着，我却沒懷壞思想的；除了那一種想到在羊棚的一角，看她睡着的好奇的羊羣的近旁，我們主人的女兒——彷彿一隻比其餘那些更皎潔更寶貴的山羊的，——安眠在我保護下的驕傲外，再也沒有別的思想了。從來天宇於我沒顯出過這樣的深澄，星星沒顯出過這樣的燦爛…忽然羊棚門啓，美麗的赫德華出現了。她不能睡覺。羊羣是不時的攪動墊草發響或是夢中鳴叫。她願意來傍着火。看着這樣，我就把我的羊皮投在她的肩上，弄旺了火，我們就默默無言地相傍坐着。假若你有一次在那美妙的星光之下過夜，你就知道當我們睡

的時候，在寂靜和孤獨之中是另生了一個神秘世界。那時流泉唱得更響，池沼生出火星。滿山的精靈是自由地來來往往；空氣裏有相觸的聲響和覺不出的微音，彷彿我們聽見那些樹枝在長，草兒在生。白天是有生物的世界，但黑夜却是無生物的世界了。當我們沒習慣這些時，那纔令人害怕的…所以我們的姑娘已是戰着，一聲微響就緊靠着我。有一回，一聲淒慘的長鳴，從下面發光的池沼發出，向我們波動而來。同時一個美麗的流星從我們頭上向同方向滑去，彷彿我們適纔聽見的那鳴聲帶有一道光明。

——這是什麼？絲德華低聲問我說。

——一個進天國的靈魂，女主；我就畫了一個十字。

她也照樣畫了；於是頭仰天空很深思的停了一會。接着她向我說：

——那麼真的，牧童，你們，你們牧童們，是些幻術者？

——一點不，我的姑娘。但是我們生活在這裡

比較與星星相近，所以星星們所經過的事情我們比住在平原的人們知道得要清楚。

她老是望着天空，頭靠在上手，身裹在羊皮裏彷彿天上一個小牧童：

——這許多星星，這是怎樣的美麗呀！我從來沒看見過這麼多…你知道他們的名字嗎，牧童？

——是的，女主…注意罷！你看那正在我們上面的，那是“聖讓克路”（銀河）。他從法蘭西起直臨西班牙。這是聖讓克加立斯給勇敢的沙立曼畫的當沙立曼和那些回教徒做戰的時候〔註五〕。更遠一點，你可以看見那“魂靈的車”（大熊星）和他四根光明的車軸。走在前面的三個星是“三畜”，傍着第三個的那很小的星就是“車夫”。你看見周圍那些如雨似地掉下的星星嗎？那是些上帝不願意留在他家裏的魂靈…下去一點，就是“耙”或叫“三王”（南方的星座）。這是給我們，我們牧童們，當時鐘用的。只要看看他們，我就知道現在是過夜半了。更下去一點，永遠向着南方的，亮着“讓得米郎”，這是羣星的火炬（狼星）。對於這個星，

牧童們有下述的傳說。有一夜“讓得米郎”，“三王”和“布西以野”（昴星）他們被請去參觀他們朋友中一個星的婚禮。“布西以野”很急的，人家說，她頭一個先走了，由上面那條路。你看她，在那上面，天空深處。“三王”他們由下面一點抄近路也趕及了她；但是“讓得米郎”這懶人，他曾睡得太遲，完全拖在後面，爲着截住他們，於是很怒的把他的手杖向他們擲去。因此“三王”又叫作“讓得米郎的手杖”……但是這些星星中最美麗的，女主，却是我們的星，這就是“牧童星”，她黎明照着我們把羊羣趕出來，晚上又照着我們把羊羣趕回去。我們還叫她作“馬格洛”，這美麗的馬格洛她老跟在“普羅瓦斯的石”（土星）後面跑着，她同他每七年成婚一次。

——怎麼！牧童，星星們也結婚麼？

——是的，女主。

當我試着給她講述那些婚姻是個怎樣的情形時候，我忽然覺得一個細膩清涼的東西輕輕地壓在我的肩膀上。這是她那睡眠壓住了的頭靠在

我身上同了一個柔軟的花帶，花紗和如波的美髮的摩擦。她就在這樣不動的狀態裏直到天空的星星發了白，被正上升的晝光磨滅了的時候。我呢，我是看她睡覺，心深處有一點兒擾亂，但是神聖地由這光明而僅給我些美麗思想的夜保護着。我們的周遭，羣星繼續着他們靜默的前進，馴和的如一大羣羊；不時地我想像着這些星星中的一個，最美麗的，最燦爛的一個，因為迷了路途而來靠在我肩膀上睡覺呢……

亞雷女子

(L' Arlésienne)

下了我的磨坊，要走到村子裏去，總從大路旁邊一個榆樹大院落裏一家田莊前面經過。這是一所真正普羅望斯式的農房，蓋着紅色的瓦，帶着深淡不勻的褐色的大門面，極高處還有樓頂閣上的定風針，扯磨片的轉軸和幾束枯黃的乾草，露在外邊……

爲什麼這所房子擊動我？爲什麼這關緊着的

大門焦灼我的心？我真不能述其所以，但是這屋子叫我難受，四圍太靜寂了…在這兒經過，犬也不吠，珠雞只是無聲走避…莊屋裏更是聲息全無的！什麼聲音都沒有；就是一聲驟鈴也聽不見…窗子沒有白窗簾，屋頂上也不見炊烟，真使人以爲是闕無人居的所在。

昨天日中時候，我從村子裏歸來；爲的要躲避太陽，我延着莊院的牆在樹蔭裏走路…在農莊前的路上，一班默默不語的莊丁，正裝好一搭車乾草…那大門方開着。我走過望了一眼，見院落裏面有一個鬚髮皤然的胖老人在一只大石台上坐着，臂支着石台，手托着腮，——穿着過于短小的襖子和破碎不堪了的袴…我停住了步。有一個莊丁低聲對我說道：

——喂！這個就是莊主…自從他兒子的災禍之後，他就是這個樣兒了。

這時，一個婦人和一個小孩子在我們身旁經過，他們全穿黑衣（喪服也），手裏帶着大本金裝的聖經，向莊屋裏進去了。

那人又接着說道：

——…主婦和小弟做“彌撒”回來了。自從那孩子自殺以來，他們每天都要去做的…啊！先生，這是怎樣的氣數！…那老父還穿着死者的衣服呢；我們怎麼也不能使他換下… 駕！迂！畜牲！（趕驢聲）

搭車搖搖擺擺地去了。我呢，想知道他的下文，就趕上去跳在車夫的身旁去問他，我就在這車子高頭，乾草上面，聽得這段酸鼻的故事…

他名叫約翰。他是個二十歲的可欽羨的農人，和女孩子般聰明，身體堅實，相貌誠懇。因為他生得很漂亮，所以女人都要向他送秋波；但是在他的心裏，只有一個女人，——一個嬌小的亞雷女子，滿身穿的是絲絨和花邊，他一次在亞雷里司地方遇見的。——農莊中人起先對於這頭親事並不怎樣樂意。因為這女子過於風騷，而且她的親族又非本鄉人氏。但是約翰竭力要他的亞雷女子。他說：

——如其不把這女子給我，我去死。

只好就此依他了。他們決定在秋收之後給他成親。

一天星期日晚上，合家正在莊院裏晚餐。這差不多是一席婚筵。新娘雖不在座，但是我們已時時在爲她舉樽祝福了…忽而有一個人走上門來，他帶着發抖的聲音，求見主人埃斯台夫，要和他獨個兒講話。埃斯台夫立起身來，出門走到路上。

——老班，那人說，你要叫令郎和一個賤婦結婚，這女人兩年以來就是我的情婦了。我的往事，有證據在：這些就是信札！…她的父母完全知道，并且已經把她許過我的；但是自從令郎找她之後，他們和那美人兒都不願我了…然而我想照此情形，她是不能爲別人的妻室的。

主人埃斯台夫看了這束信札之後，說道：

——好！請進來喝一杯香酒吧。

那人回答道：

——謝謝！我的煩惱比酒渴還要厲害呢。

他走了。老人不動聲色的回來，重新入席；晚餐也歡歡喜喜到底……

這個晚上，主人埃斯台夫同他的兒子一塊兒往田間去。他們在外面很久；他們回來的時候，那老母還在等他們呢。

——主人牽着他兒子的手向她走來，對她說道，‘女人，親吻他吧！他是不幸的……’

約翰不再講起那亞雷女子了。然而他永遠在愛着她，並且自從人家告訴他說她曾經在過別人的懷抱裏了的之後，他愛她的心比從前更切。只是他過於以不露一詞爲榮，這可憐的孩子呀！因此致他的死命了…有時他整天一動不動的獨個兒在一只牆角坐着。還有幾天，他到田裏去狂幹了一陣，獨個兒做下幾人的工作…一到晚上，他走上到亞雷去的路，一直前去，直到在夕陽中望得見城裏的鐘樓爲止。到這時他就回轉了。他也從來沒有走到更遠處去。

田莊中人看他總是這樣悽慘而孤獨的，都對他一籌莫展。都怕有災禍要臨頭了…有一次，正在用膳，他母親滿包眼淚望着他，對他說道：

——唉！你聽着，約翰，如其你始終要她，我們還是把她給你…

老父羞紅着臉，把頭低了下去…

約翰搖頭示否，出去了…

從這天起，他的行徑又變了一個樣子，他裝着無時不快樂，使他的父母安下了心。我們又見他往跳舞場中，往酒店和農人聚樂會裏去了。跳舞會中還舉他爲導演者呢。

老父說：“他癡可了”。但是老母，她呢，總懷着恐懼心，而且把她的孩子比從前守護得更緊…約翰和小弟睡在一處，靠養蠶房很近；這可憐的老婦人靠近他們的臥房安着一只床…在夜裏她也可以照顧着蠶。

農稼祖師聖愛羅的節期到了。

田莊中歡樂無窮…人人都喝着香酒和燒酒，酒真如雨一般普施下來。接着又有花爆咧，焰火咧，彩燈咧…聖愛羅萬歲！我們死勁的跳着舞。小弟的新衣也燒破了…約翰自己也面有笑容；他還叫他的母親去跳舞；這可憐的女人得意的流眼淚了。

到了半夜，大家去睡了。誰都已有了睡意…約翰，他呢，睡不着。據小弟說，他嗚咽一夜…啊！我對你說，他呀，他是傷感極了…

第二天黎明時分，老母聽見有人跑着經過她的房間。她好像得着預兆之感似的，問道：

——約翰，你嗎？

約翰不回答；他已登至梯上了。

急忙忙，急忙忙；這老母爬起身來：

——約翰，你上那兒去？

他已走到樓頂閣上；她跟着他上去：

——我的孩子，看上帝面上吧！

他關上門，扯上門了。

——約翰，我的約翰兒，回答我吧。你幹麼去了？

她摸索着，用她衰老而顫抖着的兩手去尋找門門…上面一扇窗開了，院子裏的石板上，發出一個人身掉下去的聲音，盡於此了…

這可憐的孩子，還自己在說：“我過於愛她了

…我要去了…”啊！我們的心多麼可憐啊！然而還好，輕蔑之心還不能戰死愛情！…

這天早上，村中人互相問起誰在埃斯台夫田莊那邊這樣呼叫……

這是那老母，她在院子裏堆滿鮮露和鮮血的石台前，一絲不掛的，抱着她已死的兒子哀號。

教皇的騾子

(La Mule du Pape)

我磨坊四近十五法里之內，每逢說起一個記恨懷讎的人，總說：“這一個人呵！你不要理他！…他和教皇的騾子一樣，把牠要踢的一蹄保留了七年。”在我們普羅望斯鄉人用來點綴辭令的一切諺語，成語，俗語中間，我不知有沒有比這句還要有趣，還要奇特的了。

我尋查了很久很久這成語的出處，這所謂教

皇的騾子，和這保留七年的一蹄。在這裏誰都講不出這回故事，就是我的老笛師法郎叟馬麥意，他雖把普羅望斯的傳說知道得瞭如指掌，這個連他也講不出來，法郎叟也同我一樣的想，以為在阿維儂城的古史裏或者查得出，但是除了用用這句成語外，別的什麼也沒有講起。

——你只能在“知了”的圖書館裏查得到。老笛師笑着對我說。

這意思我覺得很不錯，而且“知了”的圖書館就在我門前，所以我在裏面藏了八天。

這個圖書館很出奇，而且怪富足的，日夜為詩人們開着，裏面有帶着鏡鉞，整天給你奏樂的小圖書館員照顧着。我在裏面過了幾天愉快的日子，經過了七天——躺着的——尋找，我發現了所求的才算完事，那騾子和這出名的保留七年的一蹄就此找着了。這故事雖則簡樸一點，但是很美麗，我且照昨早在天青色冊頁上讀着的講給你們聽，冊頁中有香草的芬芳，有聖母的長帶（虹也）做書簽。

誰而沒有看見過教皇時代的阿維儂城，就不能算見過事物。講到這城裏的歡樂，活躍，擁擠和節慶的熱鬧，從沒有一個城能比得上的。一天到晚，儘是些進香的，頂禮的，來來去去，滿街散着花，結着綵，有大僧由羅納河來到，有旌旗飄飄，有掛帆的兵船，有教皇的禁衛軍在街上唱着拉丁詩，有化緣僧徒的木鉢聲；教皇大宮的四圍，還有高高下下擠結着的房子，‘烘烘’作聲，好像附麗於蜂房四周的蜜蜂，還有花邊機的‘滴搭’聲，有織祭袍金線的穿梭聲，有祭席酒樽鐫花匠的錘聲，造琴匠家中發出來的調弦聲，織女的歌聲；諸聲之中，夾雜着鐘聲，那橋邊的鼓手，也時時聽見在打搗。像我們，一到了高興，一定要跳舞了，一定要跳舞了；但在他們那時候，因為城中的街道，於‘團圓舞’嫌太狹窄了些，所以笛師和鼓手都在阿維儂橋上，羅納河中的涼風裏住着，成日成夜有人在跳舞，有人在跳舞……啊！快樂的時代！快樂的城市！斧鉞已沒了用處，國家牢獄裏的人們在飲酒乘涼。從來也沒有荒歉；從

來也沒有刀兵…從此可知公搭時代的教皇如何善治民；從此可知他們的人民爲何這樣感念他們了！

尤其是在那時的一個，名喚鮑尼法師(Boniface)的，和美老人…呵！他呀，他死時阿維儂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淚！他這樣的王子是如此惹人愛，如此和氣的呀！他騎在騾上，對你笑得如此可人！不論你是個苦樵徒還是個城中的大法官，你只要在他身邊走過，他總給你必恭必敬的祝福！真是一個依凡多教皇，不過是普羅望斯的依凡多，他笑容中帶着雅意，方冠上插着芳蘭；但是連一個頂小的金十字架也沒有掛…這和善老人獨一無二的金十字架，別人誰都不知道；原來就是他的葡萄田，——離城三里外，新宮地方的冬青園裏，他手植的一塊小小的葡萄田。

每個禮拜天，午後禱告出來，這貴人就去服他的務，他到了那個地方，就在豔陽中坐下，他的騾子在他的身旁，他的僧衆圍繞着他站在大樹根前，這時他叫人開了一瓶酒，——這種美酒，顏色鮮紅，

一向稱爲御用新宮酒，——他又帶着慈和之氣，望着他的葡萄田，一口一口細啐。等到他的瓶空了，太陽也落了，他也愉愉快快回進城去，背後跟着他全班的屬員；當他經過阿維儂橋，走入鼓聲和團圓舞中的時候，他的騾子爲樂聲所激，也起一種小步的跳躍，那時他自己也用他方冠來拍跳舞的步節，這種情形，很致他的大臣們譁謗，但使他的人民異口同聲的說：“呀！這好王爺！呀！和美的教皇！”

這世上教皇所最愛的，除新宮的葡萄田而外，其次就是他的騾子了。這位高人對於這畜牲，真溺愛至極。每晚他在未睡之前，總要去看看牠的廐門有沒有關好，牠的食料足夠與否，而且每逢飯時，須親眼看着人把一大瓶法蘭西式酒加了許多糖和香料預備好了，更不管大臣們的注目，他須親自給牠送去，然後上席…但也須說明，這畜牲實在也值得這樣煩勞。這是一隻黑色夾着紅點的美麗騾子，蹄子穩健，皮毛光澤，後臀寬大而肥滿，神氣十足的小小頭腦，帶滿了絨球，花結，銀鈴；諸種樣子之

外，又慈和得好像個天神，牠眼睛裏露着天真，長長的兩耳，常常在搖動，這種樣子，又像個好孩子。全阿維儂都崇敬牠；牠在路上走，人家沒有不對牠表示好意的；因此人人都知道若要得寵於朝廷，由牠身上是頂好的進路，所以這教皇的騾子，帶着牠無私的天真之態，濟渡於幸福之途的，已不祇一個了，雷史斗凡代和他的奇遇可以為證。

這雷史斗凡代，照他的行徑，簡直是一個無恥狡童，他的父親冀凡代，是一個鑲金匠，因為他不肯做一點事，要引壞學徒們，所以不得不把他逐出家庭。六個月中間，只見他穿着短褂在阿維儂街上閒宕，皇宮附近，尤其常見；原來這怪人長久以來就在教皇的騾子身上轉他的念頭，你會見得他是不會懷什麼好意的…一天，教皇陛下獨個兒帶着他的騾子在城牆下散步，這位雷史斗走近他去了，他帶着驚嘆的神氣，拱手同他說道：

——啊！我的上帝！大聖父，你帶着的騾子多麼好！…容我賞鑒牠一下罷…啊！教皇，騾子真美呀！…日爾曼的大皇帝也沒有這樣的騾子。

他又撫摩牠，像和一個姑娘講話般溫柔地對牠說：

——到這邊來，我的寶石，我的寶貝，我的珍珠……

這和善的教皇，感動到了極點，自己在心裏想：

——這小子多好呀！…他待我的騾子真和藹呀！

到了下一天，你知道事情怎麼樣了？——宦史斗凡代脫下了他的舊黃衫，換上一件花邊月色袍，一塊紫絹披肩，一雙扣鈕的靴子，走進教皇的御學裏去了，在他之前，這裏面從來只接受貴族的子弟和大僧人的甥姪們的…這就是他的陰謀了！…但宦史斗還不能安分於此。

他每次受教皇的差使，總要一試他已有成效的故技。他對於什麼人都是傲慢的，他所注意而待以敬禮的只有那騾子，在宮庭裏常見他拿一把蕎麥或一束乾草，望着聖父的陽台，把蕙簇搖得很有趣的，神氣像在說：“喂！…這是爲誰的呵？…”如此如此，直到末了，這好教皇自己覺得已入老境，便

把察看廐門和給騾子送法蘭西酒等事讓給他去照管；就此也不被大僧們笑了。

就是騾子也一樣，牠也不會笑了…現在，一到牠應該喝酒的時候，牠總看見五六個御學裏的小修士走進門來，他們急急地和他們的披肩和花邊一起鑽在乾草裏躲着；過一忽兒之後，一股熱噴噴的甜香，充滿了廐房，雷史斗凡代也當當心心帶着一瓶法蘭西酒到了。這苦畜牲的怨恨也提了起來。

牠愛到如此的這種香酒，曾給牠熱量，曾給牠插上一雙翅膀，人家竟忍心帶到牠食槽旁邊來給牠聞聞；等牠才聞進鼻子，完了，過過號了！這紅光滌滌的美酒，全望這幾個光棍的喉嚨裏去了…並且，他們非但偷了牠的酒呢，這些小修士，一喝了酒，都和鬼一樣了；…這個來扯牠的耳朵，那個來拔牠的尾巴；基革騎在牠的背上，貝呂苟給牠戴帽子，而這幾個頑童，誰都沒有想到這好畜牲只消一蹶，或者一蹴，就會把他們送到北極星裏，或者還要遠一點的地方去…不會的！這教皇的騾子，可不

要小看牠，牠是一只又慈愛，又寬仁的騾子…孩子們縱然胡鬧，牠並不動氣；牠所恨的，就只有番史斗凡代一人而已…對於這人，譬如牠覺得他在牠背後，牠的蹄子就癢癢的起來，實在，這裏面很有些事故。番史斗這個壞蛋曾給牠鬧了這樣的惡把戲！他喝過酒後，會想出如此殘忍的花樣兒來呢！

有一天他不是設法使牠一直，一直，去到皇宮盡處，御學裏那個鐘樓上去麼！…這我所講的並非僅僅是一個故事，有二十萬普羅望斯人曾親眼看見的。你想想這不幸的騾子的怨氣看：牠在迴旋而上的梯上，衝來衝去，不知爬了多少級，轉了一個鐘頭，才一下子走在一個豁然開朗的平台上，在牠眼前百十丈遠近底下，牠看見一片茫茫的阿維儂全景，市房沒有核桃般大，營房前面那些教皇的兵隊，像一堆一堆的紅螞蟻，那一條銀綫上，有一條微細的橋，上面有人在跳着舞，跳着舞…啊！可憐的畜牲！牠是驚駭得怎麼似的！牠發出來的吼聲，全宮的窗格都震動了。

——怎麼啦？人家怎麼牠啦？好教皇急忙着跑

上陽台叫了起來。

雷史斗凡代已經在院子裏了，他扮着哭喪的臉，怨氣衝冠，說道：

——啊！大聖父，事情呵！是你的騾子…上帝啊！我們怎麼好呢？你的騾子走上鐘樓去了！…

——獨個兒去的麼???

——是的，大聖父，獨個兒去的…看喲！你看牠，在高頭…你看見在牠耳尖上過去的麼？…像是兩只燕子…

——唉喲！可憐的教皇抬起眼來…牠瘋了！牠要自殺去了！…你肯走下來麼，可憐虫呀！…

哦！牠只求走下來呢，牠呀…但是從那兒下來呢？樓梯嗎，牠想都沒有想着：走上這些東西，還是在望上面走呀；至于望下走，那是只好把腿兒拆個千百段了…這可憐的騾子在焦急，牠兩顆粗大的眼睛，淚汪汪地儘在平台上逡巡着，她又想到雷史斗凡代了：

——啊！賊痞，我如其逃脫下來…明早上有多重的一蹄要給你嚐嚐！

這一蹄的想頭使牠略定一定神；不然，牠再也立不住身了…後來有人到高頭帶牠去了；但是這是一件實在難辦的事。要牠下來，須要用着槓，架，繩索了。但是你想，一個教皇的騾子，這樣高高地倒懸着，四脚划划和線端頭上一個金龜虫般的，這是何等屈尊的事。還有全個阿維儂的人在望着牠呢！

這不幸的騾子，在夜裏竟睡不熟。牠總覺得牠還在這該咒的平台上打轉，全城的人還在底下對牠笑，於是牠又想到這下流的管史斗凡代，又想到下日早上要報復的好好的一蹄。呵！朋友們，多重的一蹄！這一蹄揚起來的灰塵，在彭班里古都望得見…現在，該預備這一席盛筵到廐裏去的時候，你知道管史斗凡代在幹麼？——他下了羅納河，在御舟上唱着曲兒，和一班貴族子弟到那不爾宮廷中去了，這些貴族子弟，是每年由城中送到霞娜皇后那邊去習政治和禮儀的。管史斗並非貴族；但是教皇以此報酬他對於騾子的服侍之勞，尤其是他對於那天救護出力之處。

一天，騾子可絕望了！

——啊！賊！他自己也有些疑慮了！…牠發着狂勁搖動着項鈴，在想…那也沒有關係，滾罷，壞痞，你這一蹄，你回來還可以享受…我為你保留着！

牠就爲他保留着。

自從雷史斗起行之後，教皇的騾子從新過着牠安靜的生活，從新走牠舊時的步履。廐房裏不復有基革和貝呂苟的蹤跡。法蘭西酒的良辰重又回來了，同時牠的好性子，牠長長的午睡，牠經過阿維儂橋時舞蹈似的細步，也都復了舊。但是自從牠那回遇險以來，市中人對於牠總帶一點冷淡。牠經過的道上，起了些唧唧耳語；老年人們在搖着頭，小孩子們遙指着鐘樓在笑。就是這好教皇自己，他對於他的朋友（指騾子），也不復有如前的信任了，每當禮拜天他從葡萄田回來，躺在牠背上要微睡一忽的時候，他心底總有一種下意識：“我不要醒來時在高頭，在平台上了！”騾子看了這種情形，默然傷心；只是有人若在牠面前一提起雷史斗這個

名字，牠的長耳就要爲之震起，牠還要帶着微笑，在石板上磨磨牠的蹄鐵。

七年就是這樣過去了；這七年的盡頭，雷史斗凡代從那不爾宮廷裏回來了。他在那邊的期限雖還沒有滿；但是他聞得教皇的首相忽在阿維儂頻危，他覺得這個位置好，所以他兼程趕來，想列入朝班。

當凡代這個陰謀家走進皇宮的客廳的時候，這聖父差不多不認識他了，他已經長成得這麼高，這麼大了，但也須說，這好教皇自己也老了，他不戴眼鏡已看他不清楚。

雷史斗進一步和他說道：

——怎麼！大聖父，你也不認識我了？…是我呀，雷史斗凡代呀！……

——凡代麼？…

——對了，你很知道…是帶法蘭西酒去喂你驢子的那個。

——啊！對了…對了…我記起來了…這雷史斗凡代是一個好小子！…不知他現在到我們這兒

來有什麼事？

——呵！一點點小事，大聖父…我來求你…說起，你的騾子還健在吧？牠很好吧？…啊！那頂好了！…我要來求你那個頻死的首相的位置。

——首相，你麼！…但是你年紀太輕了。你有多大年紀？

——二十歲零兩個月，有名的教主，恰恰比你的騾子大五歲…啊！這好騾子是上帝的榮耀呀！…你總還知道我是怎等愛這騾子！…我在意大利是怎樣在聖念牠呀！你不肯讓我去看看麼？

——不會的，我的孩子，你可以去看牠，好教皇感動到了極點…因為你如此愛這馴良的騾子，我只願你比牠長壽。從今天起，我就用首相的身份看待你…我的大臣們要反對，由他去！我是聽慣了的…明天午禱過後，你就來找我們，我們在僧衆之前給你授爵位，過後…我就領你去看了騾子，你再同我們倆往葡萄田去…說定了…

番史斗凡代走出客廳的時候如何快意，他把明天的行禮等待得怎樣不耐煩，我都無須對你們

說得。但是在宮裏比他還要得意，比他還要不耐煩的還有着呢：這就是那騾子。從凡代的回來，直到下一天的午禱，這可怕的畜牲，儘在不停地嚼草，不停地用後蹄敲着牆壁。牠也在預備行禮了…

下一天，午禱一告畢，番史斗凡代就向教皇的宮廷裏進去。所有的高僧都已到場，紅袍的大臣，黑褂的鬼律師，修道院裏帶着狹頭巾的教士，聖亞葛里谷的區監教士，御學裏的紫披肩兒（指小修士），低級修士也都來了，穿大制服的御林軍，三宗的苦修僧，望都山裏面帶野相的隱修士，以及執鈴的跟隨小僧徒，赤膊的化緣僧，穿着判官花服的香伙僧，全班，全班，直至送聖水的，點燭的，息燈的，…什麼角色都沒有缺…啊！這次真是個好看的晉爵禮啊！鐘聲，爆響，日光，音樂，還有常在那邊，那阿維儂橋上，引導跳舞的發狂似的擂鼓聲…

當凡代在會衆中出現的時候，他出衆的舉止，和他美麗的儀表，引起了會場上流行一種讚嘆的喁喁耳語。他是個好看的普羅望斯人，一頭金絲，又厚又捲，一撮滑稽的小鬍子，像曾掉在他父親金

匠的墩頭上經過刀切的一塊金子。有一種流行着的浮言說這糝黃的鬍子，霞娜后曾玩弄過，而這位凡代大人實在也很有曾被皇后寵愛過的人那種名貴的神氣和輕忽的眼光。這一天，爲的要使他祖國增光，特地把他那不爾式的衣服換掉，穿上一件紅邊的普羅望斯式長褂，他帽子上還插一根加馬克鶴的毛羽。

這首相一進場，就帶着漂亮的神氣行了一個禮又向階上走去，教皇在階上等待給他晉授爵位：一個黃楊木匙和一件受位袍。騾子是在階沿下面，全身安好鞍韉，預備出發到葡萄田去…番史斗凡代走過牠身旁時，帶着滿臉和藹的微笑，立定了在牠背上給牠兩三下友善的摩拍，一面從眼角上看看教皇是否在望着他。這機位很不錯…騾子要償牠的夙願了：

——留神！賊！這就是七年中我爲你保留着的！

牠就放開牠如此可怕，如此可怕的一蹄，就是在彭班里古都望得見揚起來的灰塵，一陣迴旋的

煙霧中，飛起一片鶴的毛羽，這就是這苦命的管史斗凡代還留下來的——一切了！……

平常一騾蹄斷不會掃起如此大的風塵；但這是御騾的一蹄呀；而且，你們想！牠保留着已經有七年了……教會中嫉妬之風，這是再好沒有的例子了。

沙吉萊爾的燈塔

(Le Phare des Sanguinaires)

那夜我總是不能入睡。北風怒吼，他那洪聲的激響弄得我直到朝晨還是醒着。笨重地搖着牠那些破裂的翅翼，在北風底下發出尖銳的聲響彷彿一隻海船上的帆檣繩索一樣，全個磨坊都格格地響起來。瓦片紛紛從頹敗的屋頂上飛去。遠地蓋滿了山的密接的松林在黑暗裏搖擺發響。我們簡直要以爲這是在大海之中了……

這樣便完全喚起我三年前的那些甜蜜的不眠之夜，當我住在那邊，哥耳斯海岸上，阿加西約海灣進口，沙吉萊爾的燈塔的時候。

這也是我在那邊爲了甘於孤獨耽於幻想而找着的一個美麗的地隅。

你請想像着一個風景野樸的淡紅色的島；島的伸於海中一個土尖上有燈塔，另一個上有一座牽洛式的古塔，這塔裏，當我在的時候，住着一隻鷹。島的下部，水邊，有一所頹廢了的驗疫所，遍地長着草；接着，是些水窪，棘叢，大崖石，野山羊和一些鬣隨風飄的跳躍的哥耳斯小馬；末了，上面，頂上面，在海鳥的旋渦中，是燈塔的屋子和那守塔人來往地步着的白堊的露台，那穹窿形的綠門，那小鐵塔同上面那盞多面的大燈，這燈在陽光底下閃閃發亮，白天仍是點着光……這就是沙吉萊爾島，如同那夜我聽着那些松樹隆隆然時所重見的一樣。這就是我沒有這磨坊之前當我需要大氣和孤獨時我有時跑去把我關在裏面的那悅人的島。

我那時做了些什麼呢？

却比我現在在這些做的更少。那時當東北風或北風不劇烈地吹時，我就把我放在傍水的兩個崖石間，在那些海鷗，鳥鵲，燕子的當中，在一種海的膽望所給與的愉快的軟弱和麻痺的狀態裏，我差不多整日在那里留戀着。你認識，是不是呢，這種甘美的靈魂的陶醉？那時我們也不留思，我們也不幻想。你整個身心從你跑去，而飛了，散了。我們是那潛水的游鷗，是那隨陽光飄蕩在兩浪間的水花的飛沫，是那在漸離漸遠的郵船的白色，是那戴紅頭巾的小採珊瑚人，是那顆水珠，是那片流霧，我們除自身以外是一切…哦！我是怎樣地在我的島裏，在這種狀態中過了我那些游絲般夢幻般的良辰美日！…

大風的日子，不能留在水邊的時候，我就把我關閉在驗疫所的院子裏，這是一個帶憂鬱性的小院落，有羅曼草和野茴香香着，在那里，背靠一扇年老的牆蹲踞着，我就讓那幽渺的輕香和隨陽光在四周如古墳一樣開着的那些石屋上浮蕩着的悲哀緩緩地侵入我身。不時門上一聲微擊，草地裏一

聲輕跳…這是一隻來避風吃草的山羊。一見我時，她就住了腳，直站在我面前，長長的角，活潑的神氣，用那兒童似的眼光看着我…

到五點鐘，那些守塔人的傳話筒就來喊我要晚餐了。於是我取了那條在棘叢裏直攀上高臨海面的峯巔的小徑，慢慢地回向燈塔去，一步一回頭的看那廣大的水與光的天涯，這天涯似乎我在上升他也就在擴張。

那上面纔是有趣。我現在還像看見那橡木護壁，石皮鋪地的美麗的飯廳，魚羹是在中間沸騰發汽，門臨白色平台大開着，全個夕陽照了進來…守塔人都在那里等我上桌。他們一共是三個，一個馬賽人和兩個哥耳斯人，三個都小身材，都是鬍子，同樣的一張褐色皺紋的面孔，同樣的一件羊毛帶帽的外衣，但他們的性情和態度却完全相反。

一看這些人的生活方法，我們立刻就可以覺出這兩種人的殊別。那馬賽人，智巧而活潑的，永遠是忙着，永遠在動作，從早到晚在島上跑，種園

地，釣魚，拾介類的蛋，在棘叢裏埋伏着來擠過路的山羊的奶；並且老愛弄些蒜羹或是正在沸騰的魚羹。

那兩個哥耳斯人，他們除了他們的職務外，是絕對不從事別的無論什麼的；他們自視彷彿是些大官吏，整天的在廚房裏鬥着無了結的紙牌過日子，僅僅用了嚴重的神情用剪子在手心裏切着大片的綠煙葉，重新來燃煙管時，纔間斷一會…

你們想想！爲着快樂而來把自己關在燈塔上！…他們覺得日子是這樣的悠永，可是當輪着他們上陸地時他們又是何等的幸福…在和暖的節氣裏這非常的幸福每月他們都享得着。燈塔上三十天然後上陸十天，這是常例；但是當冬天來了，暴風雨多的時候，那就不能按規而行了。風吹，浪起，沙吉萊爾滿是白的水花，於是這些在職的守塔人要被繼續地封鎖兩三個月，有時甚至在很危險的地位。

——這就是對於我所發生的事，先生，——有一天，我們晚餐的時候老人巴爾托里給我述說，——這是五年前對於我所發生的事情了，在這張我

們現在在的桌子，同現在一般也是一個冬天的晚上。這晚我們只有兩人在塔上，我同我的朋友人家叫他作哲哥的…其餘的人都上了陸，病的病了，告的告了假，我現在記不清楚了…我們晚餐完了，都很平安的…忽然，你看我那停了食的朋友，用了雙奇異的眼看了我一會，碰的一聲，兩臂向前的掉在桌上。我跑近他，我搖他，我喊他：

“——哦！哲！…哦！哲！……”

“有什麼用！他已是死了…你們想想那是怎樣的感動！我在這死屍前面戰慄的呆呆的站了一點多鐘，後來忽然我想起了“還有燈塔呢！”於是我只有跑上燈室和點燈的時候了。夜已是到來…但這又是怎樣的夜呀，先生！海和風更不是他們自然的音調。而時時刻刻又好像有人在樓梯下叫我的一般。於是寒熱來了，渴也來了！但是無論怎樣你也不能使我下樓去…我太怕那死者了。不過天一發亮時，我的勇氣又回來一點。我把我的朋友移在他的床上；上面蓋了一床呢毯，做了一段祈禱，然後很快的打起了求援的信號。

“不幸，海裏風浪太大；我徒然求援，求援，却沒有一個人來…於是我是獨自一個同我可憐的哲哥在燈塔了，天知道要過多少時候呢…我很希望我能看守着他在我的旁邊直到那小船到來的！但是三天之後這簡直是不可能了…怎麼辦呢？把他移到外面麼？埋了他麼？崖石是太堅硬了，在島上又是許多的烏鴉。把這基督教徒捨棄給他們（烏鴉），那是可憐的。於是我纔想到把他下在那驗疫所的一個石屋裏面…這就費了我一個下午的工夫，這個愁慘的無報酬的苦役，我可給你担保幹這事也要我有一點勇氣呢。呵！先生，就是現在，當我由一個大風的下午從島的這面下去時，永遠好像我有那死人在我的肩上呢…”

可憐的老巴爾托里！他只是想到這事，汗珠已是在他額上滾着了。

我們那些飯餐就在這樣的長談着：燈塔，海，船的遇難的敘述，哥耳斯強盜們的歷史…裏過去。接着，日暮時，第一個當值的守塔人拿了他的煙管，

他的水壺，一本紅邊大普留達格（這是沙吉萊爾島的全部藏書），就由裏門消滅。過一會，全燈塔就都在繩索，滑車和在上發條的大鐘的響聲裏了。

我呢，當這個時候，我就跑去坐在外面露台上。太陽已是很低的，越來越快的向水裏沈下去，把整個地平曳在他的後面。風氣清涼，島成紫色。在天空裏，離我不遠，一只大鳥笨重地飛過：這是牽洛式塔裏的鷹回來了…海霧漸漸地升了起來。一霎時我們就只看見島之周圍的泡沫的白鑲邊了…忽然，從我的頭上，濺出一個大而柔和的光波。燈塔已是點着。一面把全島遺在黑暗裏，那光明的光線掉在遠遠地海面上，我也迷失在黑暗裏，在僅僅過時迸射我一下的光波下面了…但是風氣愈是清涼，應得進去了。摸索着，我就關了那大的門，安穩了那鐵杆；接着，永遠摸索着的，我上了一架在我脚步下戰慄發響的的鐵樓梯，我纔到了燈塔的頂點。在這裡，也有燈光。

你請想像出一盞加爾賽發明的巨大的六排燈草的油燈，圍着這燈，緩緩地旋轉着一些燈壁，有

些裝着一塊大水晶透鏡，其餘的開在一塊不動的用以避風的大玻璃上……我進去時頭都暈眩了。那些銅，那些錫，那些白鐵的反射鏡，那些同着些藍圈旋轉着的凸形水晶鏡，凡是這些反射物，這些光響都給我一時的暈眩。

不過，漸漸的我的眼睛也就習慣這些了，我有時甚至還來在燈腳下坐着，坐在那恐怕睡覺了而高聲唸着他的普留達格的守塔人旁邊……

在外面，是黑暗和深淵。在那圍玻璃轉着的小陽台上，風怒吼着同一個瘋子在跑。燈塔格格地響着，海在隆隆然打鼾。在島的土尖，那些沙灘上面，波浪如一聲聲的炮在響……有時，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在玻璃上敲擊：是光引來的夜鳥對着水晶觸碎了他的頭……在那發光的炎熱的燈室裏，只是些火燄的發爆，油滴的和在纏繞的繩索的音響；此外還有一個單調的聲音在歌頌着特墨推里得華來爾的行傳……

午夜了，守塔人立了起來，對那些燈心瞥了最

後一眼，我們就下樓來了。在樓梯上我們遇着第二個當值的朋友，他摩擦着睡眼上來了；我們遞給了他那只水壺，那本普留達格…接着，在上床以先，我們進了那充滿着鐵條，大鐘擺，錫的貯水器和繩索等的內室，在那里，在他那小燈的微光下，守塔人在常開着在的那本燈塔的大紀事冊上寫道：

“半夜。激浪的海。暴風雨。海面有船。”

‘水蜜洋’的遇險

(L'Agonie de la Sémillante)

因爲那晚的西北狂風，把我吹度到哥耳斯海岸那邊去，所以讓我給你們講一段可怖的海上故事吧，這故事那邊的漁人常常在夜談中講起，而且于不知不覺間給我許多極奇怪的教訓。

…那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我在沙台尼海上航行，同伴的有六七個海關水手。於初出茅廬的人這次真是困窘的旅行呀！那

時全個三月裏沒有一個好日子。東風緊緊地追趕着我們，海也總不能息怒。

一天晚上我們正在遠遠地躲避開暴風，我們的船到鮑尼法礁港口一羣小島裏去藏着……這地方的景象，毫無可取之處：濯濯光禿的大巖石，滿棲着鳥雀，幾堆胡蘇，幾堆野核桃的叢菁，山坎裏面，散滿着已在朽爛的木片；但是，照我良心說話，在這些悽慘的巖石間過夜，比之在一隻半圈棚舊船的梢艙裏要好多了，這梢艙還有那櫓板也鵲巢鳩占般闖在裏面，所以我們覺得還是‘此間樂也’。

剛剛上岸，水手們正在生火煮菜燒魚的時候，船主在喚我；他給我指着一個隱在島邊上濃霧中的白色小牆圈說道：

——你到墓地上去麼？

——那是一塊墓地麼，船主？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

——在拉伍齊羣島，先生。‘水蜜洋’船上六百個人埋葬的地方就在這裏，他們的大船也就在同地點失事的，現在有十年了……可憐的人呀！他們

得不到什麼人來過訪；我們既然在這裏，至少也得去向他們問問好……

——我極願意，船主。

這‘水蜜洋’墓地多麼悽慘呀！……現在還像在我眼前，圈着個小小的矮牆圈，鐵門又銹，又難開，祭堂沉寂寂地，幾百個黑色的十字架，埋沒在荒草之中……一個不朽草（immortelles）的花圈都沒有，一件紀念物都沒有！什麼都無……呀！可憐呀，被遺棄的死者，他們在這意料之外的墓中，像是應該被人冷淡似的！

我們跪在那邊就一忽兒。船主高聲禱告着；巨大的老鷹，是唯一的守墓者，在我們頭頂上打旋，對着大海的淒涼景象發幾聲破啞的慘叫。

禱告完了，我們悽然向旋船的島角上回轉。我們走開的時候，水手們一忽不停地忙着。一堆旺火，已在岩山障裏發耀，鍋子也在冒煙了。我們向着火團團圍坐着，立刻每人的膝蓋上放着一只紫沙碟，碟子裏放着兩塊滿塗着油漿的黑麵包。席間默然

無聲：因為我們都浸濕了，都餓了，而且又在坟地的鄰近…但是碟子一空，大家又燃着了煙斗，又要談一點話了。當然講的是關於‘水蜜洋’的話。

——但是，這經過的事情到底怎麼樣的？我問船主，船主正手托着腦袋，對着火焰出神。

——這經過的事情到底怎麼樣的麼？那和善的李溫第微笑着回答我說，唉！先生，世界上沒有人說得出來。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水蜜洋’載一羣旅客到克里煤去，上一天晚上從都龍出發的時候，天時已很不好。一到夜，更糟了。有風，有雨，海裏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險惡…早上，風是略減些，但海總是這個原狀，還加之以一陣鬼迷濛霧，使人隔着四步辨不出船燈…這些濛霧，先生，不是好兆是無用疑議的…那也不打甚麼緊，我猜想‘水蜜洋’一定在早上把舵丟了；因為從來沒有這種濛霧缺德得使船長運不轉舵來對付他的。我們都知道他是個老練的航海家。他在哥耳斯海道上供職已有三年，對於海綫上的礁峽都很熟悉。

——這‘水蜜洋’大概在什麼時候沉沒的呢？

——大概在午刻；是的，先生，正在午刻……但是呀！有了這海霧，這正午並不比黑夜好些，像在狼口裏一般……峽上有一個關卒曾對我說，那天在十一點半光景，他走出他的小屋來關緊他的外窗，一陣風來，把他的帽子帶去了，他不顧自己已被海浪捲去的危險，四脚也就是四手，沿着海岸爬着去追趕。你要明白！關卒們都不是富裕的，一頂小帽，於他們已經值得貴重了。有一忽兒，我們這人兒，他抬一抬頭，好像看見在靠他很近的濃霧裏有一只巨船，帆檣盡脫，在風裏向拉伍齊羣島那邊飛逝而去。這船駛得這麼快，這麼快，這關卒也不及看個清楚。然而完全可信這就是‘水蜜洋’，因為羣島上的牧人聽得在岩石上……但是恰好我同你講的那個牧人到這裏來了；他會親自把那回事講給你聽……你好呀，巴龍善！……來晌一忽兒火罷；不用慌。

一個戴風帽的人，我先見他在我們火旁邊逡巡了一回兒，我不知道這島上有牧人，以為他是個水手，他惶惶恐恐地向我們走近來。

他是個瘋癩老人，大半個人是呆笨的，不知害

了什麼潰血症，嘴唇浮腫起來，看了可怕。人家費盡周折才使他明白要叫他幹麼。這老頭兒才用手指攔起他的病嘴唇同我們說，原來，出事那天將近正午時候，他在棚裏聽得岩石上發出可怕的霹靂一聲。他因為島上泡滿着水，不能出去；到第二天開出門去，他才看見海岸上積滿着殘木破片，和被海水衝留下來的屍骸。嚇怕了，他趕緊向他的船跑，要到鮑尼法礁找人去。

說了這許多話，說得疲倦了，牧人才坐下，這船主又接着說：

——是的，先生，就是這苦老頭兒他來通報我們的。他怕的幾乎瘋了；而且因此，他腦經受了影響，還有些昏亂。實在是有緣故的…你想，有六百具屍骸成堆堆在沙上，夾雜着木塊的碎斷和帆布的破片…可憐的‘水蜜洋’呀！…海把牠一下碰碎了，而且碰成這樣細小的碎片，牧人巴龍善煞費苦心，才從所有這些殘餘之中檢出些來在他棚的四圍編起一個籬笆…至于那些人呢，那是差不多全

已面目模糊，潰爛得不堪了…他們彼此成簇的交錯着，看了真是可憐…我們看見船長穿着大禮服，牧師頸上圍着領巾；在兩塊岩石中間一角裏，有一個小水手，張大了兩眼…我們以爲他還活着；但可不然！計算起來，一個都未得逃脫…

講到這裏，船長停住了。他喊道：

——當心，那爾地！火要息了。

那爾地在火上丟了兩三片有柏油的木片，火就燃着了，李溫第又接着說：

——現在，這故事裏頂慘的一段來了…發生這慘禍三星期前，有一只小兵艦也像‘水蜜洋’般開往克里煤去，也差不多在同個地點，同樣的遭到覆沒；只是那一次我們來把物件和二十個兵士從船上救起了…你們想想，這些可憐的兵士還是若無其事的！我們把他們載到鮑尼法礁，我們陪他們在船上住了兩天…身上一乾，走得路，再見了！好運氣呵！他們又回到了都龍，在那邊耽擱不久之後，他們又奉命到克里煤去…你猜搭在什麼船上！…正在‘水蜜洋’上，先生…我們看見他們全數都在，

整整的二十個，都在死人堆中躺着，正躺在我們坐的地方……我親手救起的一個生着雅緻鬍子的漂亮隊長，一個巴黎的時髦人物，我曾叫他在房裏睡覺，他講的故事使我們笑不停口……看他也在其中，真使我傷心……呵！上帝！……

講到這裏，這和善的李淵第感動到了極度，他把煙斗搖出了灰，塞進衣袋，又向我道了晚安……水手們又低聲講了一刻話……往後，一個一個息了煙斗……話也不講了……老牧人也走了……我獨個兒在這些睡熟了的海員中間沉思着。

我還是沉綿於方才聽來的慘談的印象之中，我想在我想像裏把這可憐的沉船及其遇險的經過重新組構起來，這一回事只有這些老鷹是當時唯一的見證了。幾點動我心的屑事，如船長穿着大禮服，牧師的領巾，船上的二十個兵士，都幫我猜出這變端的經過……我眼前現出這艘巨船，在夜裏從都龍出發……牠駛出海口。海面很險惡，風很可怕；但有個船長是精幹的航海家，大家在船上都很安

靜…

早上，海霧起了。他們纔始甞心起來。全船的船員都上了船頂。船長也不離開舵樓…中廊艙裏住着兵士的地方，還是黑暗的；天氣很熱。有幾個病了，躺在他們自己的行囊上面。船身顛簸得可怕；簡直站不住腳了。他們一堆一堆緊抓着坐櫓，坐在地上談話；要談話，須要高聲叫着才能聽得。有人才漸始駭怕了…“你們聽着！覆沒船隻這等事在這一帶是常有的！”兵士們在那裏這麼說，但他們說的並不怎麼可靠。他們的隊長尤其講的起勁，這巴黎人儘是在打趣，他說笑着要叫你不寒而慄：

——翻一回船呵！…可是翻一回船倒很有趣。我們進涼水裏去洗一回澡，人家再把我們載到鮑尼法礁去，又是在李溫第船主那里吃珠雀的故事了。

兵士們都笑了…

忽然，發生一聲折裂響…這是什麼？出了什麼事了？…

——舵要斷掉了，一個滿身溼透的水手跑着

穿過中廊艙在說。

——有趣的旅行呵！這隊長發瘋似的喊着；但是誰都沒有應聲而笑。

廊艙裏起了大擾亂。濃霧障得彼此看不見面。水手們來來去去，驚慌着，摸索着，沒有舵了呵！轉運方向是不可能了…‘水蜜洋’飄飛着，風一般快地行去…那關卒看見牠經過，正在這時候；這時正是十一點半。只聽得船頭前面一聲砲響似的聲音…礁石！礁石！…完了，絕望了，一直聳到灘上…船長下來走進他的辦事房…過一忽兒，他又走上舵樓，歸入原位——身上穿着大禮服…他到死還要體面。

中廊艙裏的兵士，畢慮着，默然相視…病人們撐着想起身…那矮小的隊長不再笑了…這時門開了，牧師套着領巾在門口出現：

——跪下來，孩子們！

大家都聽命。牧師帶着響亮的嗓音起始為這些將死的人們禱告了。

忽然，一下可怕的衝碰，一聲叫喊，只有一聲

叫喊，一聲漫大的叫喊，臂膀都伸起，手都牽抓着，眼睛都慌忙着，死神的影，像一道光綫般在眼前閃過…

可憐！可憐！…

如此，如此，我幻想着過去這一整夜，一面我隔着十年的距離，在禱祝這可憐的巨艘的幽靈，牠的殘跡是還圍在我四周…遠遠處，暴風暴雨在港口狂嘯；篷帳裏的火炬，在迎着陣風鞠躬；我聽見我們的船兒，振響着索纜，在巖石脚下舞跳。

關 卒

(Les Douaniers)

我從凡嘯港出發往拉伍齊羣島去作我慘淡的旅行那回搭的‘愛彌兒’船，是一艘海關用的半圈棚舊船，船上要避風雨和浪花，就只有一個僅容一桌兩床的油漆小艙。你且看看我們在天氣生變時的水手看。他們滿臉淌着汗，濕透的短緊身氣蒸得像才從熱湯裏出來，就是在冬令，這些可憐人兒也整日這樣過去，在夜裏也一樣，他們捲縮在浸透水

的橈子上，在這種不衛生的潮氣中打戰慄；原來，在船上是不能生火的，而且又常常難得傍岸…可是他們沒有一個會自怨自艾的。就是在天氣頂惡劣的時候，我看他們也總是這麼不動聲色，總是這樣很耐性的。但是這些海關水手的生活，是何等淒慘的生活呵！

他們大多已經娶過親，陸上還有着女人和孩子；他們個個月在外面，在這些如此危險的海峽上轉來轉去。他們食的也不過霉爛的麵包和野生的大蒜。從來也得不到酒喝，從來也得不到肉吃，因為酒和肉都很貴，而他們每年所入，不過五百法郎而已！五百法郎一年呵！你想想，他們的小屋子得不會黑漆漆的，他們的孩子得不會赤裸着腳麼！…不打甚麼緊！這些人還是個個都有喜色。船稍上艙棚的前面，有一只盛滿雨水的大木盆，船中人都在其中取飲，我記得他們嚥下最後一口水的時候，這些苦鬼個個都搖搖他的水瓶，呼出一聲心滿意足的‘啊！’來，臉上現出的得意之色，又滑稽又真諄。

船上頂快樂，頂滿足的，就要算名喚巴龍菩的

那個矮小的鮑尼法礁人了。這人他儘是在唱着，即使在天時頂壞的時候還是在唱。每逢風浪大作，每逢天色沉晦，霞影滿空，大家都昂着頭，手搭着帆索，偵察將到的風色的時候，在這船上的沉默與望慮之中，巴龍菩安閑自若的歌聲起了：

否否，老爺，
這倒是大有光采。
麗才德很聰·明，
她住着在村·中……

陣頭風白白的在吹，白白的在搖憾着帆檣，白白的在顛簸着，傾側着船身，這關卒的歌聲自顧在進行，和浪尖頭上的海雁般的縈繞着。有幾回風來得太大了，我們不再能夠聽出歌中的辭句；但在每下海浪過後，這短短的歌尾，總在淋漓的滴水聲中回來：

麗才德很聰·明，
她住着在村·中……

一天，風雨很大，可是我沒有聽見他唱。這真是異乎尋常的，使我不由的探頭艙外去：

——喂！巴龍菩，怎麼不唱了？

巴龍菩不回答。他一動不動的躺在他的櫂底下。我走近他去。見他牙齒在打戰；渾身病得發抖。

——他害着‘怖都拉’了。他的夥伴們悽然對我說。

他們所謂‘怖都拉’(Pountoura)者，是指一種悶氣痛，一種肺膜炎而言的。對着這鉛色的大空，對着這淋漓的船子，對着這在雨中光油油的和海馬皮般的橡膠舊外套裏打滾的可憐病人，這樣悽慘，我真未經見過。頃刻之間，寒冷呀，風呀，海浪的顫簸呀，齊來加重他的病。他昏迷了；非靠船不可了。

經過很久的時間，費了很多的周折，將近夜了，我們才駛進一個荒曠而靜寂的小海港。港裏只有幾只海鵝在迴旋飛翔。四岸圍着的有峻削的巖石，有長年作暗綠色的亂樹。低處近水的地方，有一所灰色百葉窗，白色牆壁的小屋：這所就是海關的卡局了。這所標着號碼和一頂制帽般的國有建築，宕在這曠野中間，帶一點悽慘之象。這不幸的巴龍菩就在這裏扶上岸去。於病人是一個愁悽的去處呀！

我們見關吏正和他的妻兒們在火旁邊用飯。那邊所有的人個個都面色蒼白，黃萎，眼珠很大，眼圈兒上帶着病色。主婦還年輕，臂上抱着個乳兒，同我們講起話來，聲音帶着顫抖。

——這是個可怕的卡局呀！檢查吏低聲對我說。我們的關卒，非兩年一調不可。不然，海病會磨折掉他們…

但是事情須要找個醫生才好。在比沙灘再近一點的地方，就是在六七里以內，可找不到。怎麼辦呢？我們的水手不能去；叫小孩子去又嫌太遠。于是那婦人探出頭去，叫：

——三哥！…三哥！…

我們就看見走進一個強壯的大孩子來，帶着櫻色氈帽，穿着羊皮外套，真是個違禁獵人和土匪的標樣兒。我在上岸的時候已經注意他，那時他正坐在門口，嚼着他的紅色煙斗，腿裏夾着一支槍；但是，我們一走近來，不知爲什麼，他就避開了。或者他怕我們是帶着警察來的。他走進來時，關吏娘子臉上微微一紅。

——他是我的小叔子……她對我們說。叫他在亂樹叢裏去鑽是不會有危險的。

接着她指着病人，低聲和他講話。這人低頭無語，出去，招呼了他的狗，肩上背着槍，拔起長腿，從這塊岩石跳到那塊岩石，跳着走了。

這時孩子們看見檢查吏來了，好像都着了慌，都急忙把他們栗子和白餅干的晚餐吃好。桌上有的老是些水，也只是些水！然而，在這些孩子看來，已經覺得很不錯，似乎是一席酒筵了。呵！可憐！後來這母親領他們上樓去睡了。這父親呢，他點着提燈，到港口查察去了；單是我們留在火爐旁邊守護我們的病人，病人在那隻蹺腳牀上輾轉着，好像他還在海中，還在被海浪顛簸着似的。爲的要略爲鎮靜他的‘怖都拉’，我們烘熱些石礫和磚塊來放在一邊。有一兩回我靠近他牀邊去的時候，這可憐人兒還認識是我，他很勉強的伸起他嶙瘦而焦灼的和那些從火裏出來的磚塊般的手來和我握手，表示他的謝意……

悽慘的夜晚呀！外面的風雨，接着落日重起；

就聽見是浪花的一種喧嘩，一種滾跑，一種澎湃，是水與岩石的交戰。海面上一陣陣的風，時時闖進海口，來捲撼我們的屋子。爐中火焰忽然旺起，一下照出水手們憂鬱的臉，他們正圍着火爐，帶着一向在單調的大海上習慣了的一種沉靜的外表，望着爐火。有時，巴龍善也輕輕地呻吟着。於是大家的眼光又轉向在暗角裏的可憐的夥伴，他正要在這舉目無親，束手無助的異鄉死去了；他的肺膜炎正在增劇，我們只聽見他在長聲太息。這些情景，都使這些堅毅溫和的水手們起身世之悲的。他們是無抵抗，不示威，一聲嘆氣，從此完了！…可是不然，我說錯了。有一個水手，他拿一把枯柴，經過我前面去丟進火爐的時候，慘然低聲對我說道：

——你看見嗎，先生…在我們這行營生中，有時是痛苦無窮的！…

古古壤的牧師

(Le Curé de Cucugnan)

每年的二月二日聖節，法南省的詩人們總要在阿維儂刊行一種裝滿快樂故事和美麗詩歌的小冊子。今年刊行的恰恰又到我的手裏了，我在其中找到一篇可愛的短篇神話，我要把牠略為刪節，給你們譯了出來…巴黎人呀，請預備着受用罷。這回送給你們的是法南省的細緻的澱粉呀…

馬丁教士是…古古壤的牧師。

他和麵包一般和善，和黃金一般率真，他愛子女一般愛古古壤的人民；在他看來，如其古古壤人稍稍順他的心，古古壤簡直是地上的樂園了。但是，唉！蜘蛛已在他的‘懺悔室’裏結網；就是在聖誕佳節，‘犧牲麵包’總原物安放在盆底。這好牧師就因此傷心，他常常求上帝慈惠，使他在—息尚存的時候，把亡羊重引進故牢。

終於你們會看見上帝感應了。

一個禮拜日，念過經懺之後，這馬丁先生走上講座。

——弟兄們，他說，我講的你們信不信隨你們便：那天晚上，我這個可憐的罪人，走到了天堂的門口。

“我打門：聖比埃給我開門了！”

“——怎麼！原來是你，好馬丁先生，他對我說；什麼好風把你吹來了？…不知有何可以給你効勞之處？”

“——神俊的聖比埃，你是掌管着鑰匙和名簿的，你如其不以我爲太好奇，可不可以對我說你們天堂裏有多少古古壤人？”

“——我絕無拒絕你的道理，馬丁先生；你請坐吧，我們一塊兒檢看那簿子。

“聖比埃拿起他的大簿子，翻開了，夾上了他的眼鏡：

“——看：我們說的是古古壤。古…古…古古壤。在了。古古壤…好馬丁先生，那一頁全是空白的。一個靈魂都沒有…”

“——怎麼！這裏一個古古壤人都沒有？一個都沒有麼？那不至於罷！你再細細看一看…”

“——一個都沒有，聖人。你如其當我是和你開玩笑，請你自己來看罷。

“我呢，唉！我只有躑着腳，拱着手，呼着慈悲，於是聖比埃說道：

“——馬丁先生，聽我的話，你不用傷心，因爲你白白的憂壞了。總之這不是你的過處。你想，你們的古古壤人們，一定小譴在淨罪界裏了。

“——呀！求大聖比埃慈悲！你至少使我去望望他們，安慰他們。

“——那是我樂爲的，朋友…你聽着，快把這雙草鞋穿上，因爲那些道路實在不甚好走…好了…那麼，你這樣一直走去。你看見裏間轉灣的地方麼？那靠右手的一邊…有一扇嵌滿黑十字的白銀門…你上去打門，會有人來給你開…再見了！祝你康健和快樂。

“我走過去…走過去！多窘呵！我只要一想起那，就要汗毛直豎。一條小徑，滿路是荊棘，滿路是耀眼的紅石子，滿路是嘶鳴着的蛇，我延着道兒一直走到銀的門。

“——哪！哪！

“——誰打門？一種黯啞的聲音在問我。

“——古古壤的牧師。

“——那兒的？

“——古古壤的

“——噢！…請進來罷。

“我進去了。一個巍峨的美麗天神，生着一雙晦暗得和黑夜般的翼翅，穿着一件光耀得和白日般的長袍，腰帶上掛着一個寶石的鑰匙，在一本比聖比埃的簿子還要大的大書本上，克拉克拉地寫字…

“——歸終一句，你有何願？你有何求？那天神說。

“——上帝的美麗天神，我要知道，——說不定我也過於好奇了，——你們這裏有沒有古古壤人。

“——什麼人？

“——古古壤人，古古壤地方的人民…他們的祈禱師，在下就是。

“——啊！可就是馬丁教士嗎？

“——特來聽命，天神先生。

“——你說的是古古壤…

“天神打開他的大簿子，翻展着，把手指潤些口液，爲的是易於翻展書頁…

“——古古壤呀，他嘆了一口長氣說…馬丁先生，在我們淨罪界裏一個古古壤人都沒有。

“——耶穌！瑪麗！約瑟！淨罪界裏一個古古壤人都沒有！大天上帝呵！他們到何處去了呢？

“——喂！聖人，他們在天堂裏呢。你希望他們在何處？

“——但是我才從天堂裏來…

“——你從那邊來呀！…那邊呢？

“——那邊麼！他們沒有在！啊！天神們的慈母呀！…

“——牧師先生，那你有什麼法呢！他們既不在天堂，又不在淨罪界，這兩處中央又沒有別的地方，他們一定在…

“——神聖的十字架！大衛的兒子，耶穌呀！唉！唉！唉！這是有的事嗎？…難道大聖比埃撒個謊不成？…可是雞還沒有啼呀！…唉！可憐的我們！我的古古壤人一個都不入天堂，我將來怎麼到天堂裏去呢？

“——聽話罷，我可憐的馬丁先生，你既要窮

其究竟，親眼看看這事情如何，你可以上這條道兒，如其你會跑，你就延着道兒跑去…你在左邊找着一扇大門，你就可從中探知一切。祝上帝作成你！

“天神把門關了。

“這是一條舖滿熾炭的長徑。我搖搖恍恍，像多喝了酒；我走一步，失一脚；我滿身濕透了，每個汗孔上都滋着汗滴；我渴的兀是喘氣…可是，講句實話，我還幸虧好聖比埃借給我的一雙草鞋，才得沒有把我的兩腳燒焦。

“我顛顛跛跛走了一陣，看見靠左手這邊有一扇門…不，是一扇大門，一扇極大的大門，一半兒開着，像一扇大火竈的門兒…呵！好大的奇觀呵！那邊也沒有人來問我姓名，也沒有放着簽名簿。從竈口頭大開着的門兒進去，弟兄們，和你們禮拜天進咖啡館去一樣容易。

“我雖在淌着大顆的汗珠，我是嚇的在戰慄。我的頭髮根都豎起了。我聞到烙膚的氣味，有點兒像在我們古古壤蹄鐵匠埃羅烙鐵給一只老驢釘蹄

時發出一種臭氣。我在這又腥臭又灼熱的空氣裏，連氣都喘不轉來；我耳旁起一種駭人的叫喊聲，夾雜着嘆息聲，呻吟聲，咀咒聲。

“——喂！你，你到底進來不進來？——一個生角的夜叉，用他的鐵叉刺刺我對我說。

“——我嗎？我不進去。我是上帝的一個朋友。

“——你是上帝的一個朋友…嘿！…癩頭的！你來幹麼呢？

“——我來…啊！你不要對我這麼說了，我的兩腿都立不穩了…我從…我從遠處來…來向你陪個小心，問你…這…這…這裏間或有沒有…個把…個把古古壤人…

“——啊！笨東西，你，好像還不知道古古壤人全都在這裏。看呀，醜烏鴉，你見麼：我們怎麼把你那些高明的古古壤人安排在這裏…

“我從一漩可怕的火焰中：

‘看見那高幹兒的高加林，——兄弟們，你們大家都認識他的，——他從前常常酗酒，常常對他

可憐的葛來侖嚇罵。

“看見加德莉娜…這小乞婆…她頭向着天仰着…她從前獨個兒躺在倉屋裏…你們總還記得，怪物們！…我可講的太多了，算了罷。

“我看見派司卡兒，他從前拿尤良先生的橄欖來做自己的油。

“我看見巴蓓這檢柴婆，她從前在檢柴的當兒，要趕緊打滿一捆柴，不惜一把一把到柴車裏去抽。

“我看見克拉巴齊師傅，他從前把他的車輪油漆得這麼光。

“還有杜芬，她從前把井水賣得這麼貴。

“還有陶梯耶，我身上掛着十字架出門，他在路上碰見我的時候，總要繞道兒避開我，他頭上戴着方帽兒，嘴裏嚼筒煙斗…傲繆得像個亞大鵬…他好像遇見了一條狗。

“還有古洛和他的柔德，還有約克，還有比埃，還有多尼…

聽衆被感動了，臉都嚇得變了色，唉聲嘆息，

好像在大開着的地獄門前，歷歷看見，那個是他的父親，那個是他的母親，那個是他的祖母，那個是他的姊姊…

——兄弟們，你們也很感到，這好馬丁教士又說，你們也很感到，這種情形是不能長此下去的。我有勸道之責，你們現在都正要爭先跳入火坑；我要把你們從火坑裏救起。明天起，我要來着手工作了，明天是再也不能過遲了。這種工作可不少着呢！事情要做得周到，就得依次序去做。我們像在榮基堰跳舞般，一排一排來。這是我預定的計劃。

“明天禮拜一，我叫老年人來懺悔。這是不算什麼一回事。

“禮拜二，孩子們來。一會兒也就完了。

“禮拜三，少年男女們來。那是要費點兒時間了。

“禮拜四，男人們。我們可以省一點時候。

“禮拜五，婦人們。我說：不用論起！

“禮拜六，磨坊主人了！…爲他一個，費一天也不算久…

“禮拜天我們如其已經完滿功德，我們就可很幸福了。

“你們想想，孩子們，麥子一熟就須割，酒一成就須喝。現在有不少的髒衣服，就得要去洗，要去細細地洗。

“於此，我於你們有厚望焉。阿們！”

說定的，就做好了。他們都洗淨了。

自從這可紀念的禮拜天之後，古古壤地方的德馨，一直沾染到四近十法里之內。

心滿意足的好牧師馬丁先生，那晚他夢見在光明炫耀的行列裏，在輝煌閃恍的燭光中，香烟結成雲彩，歌童唱着讚美歌，他全體的教民送着他，走上天宮的光明之路。

上面講的就是古古壤的牧師的故事，是路馬尼那個缺德東西叫我給你們講的，他也是從另外一個好朋友那里聽來。

老 夫 妻

(Les Vieux)

——一封信嗎，阿查老爹？

——是的，先生…這是從巴黎來的。

他是很爲驕傲這是從巴黎來的，這正直的阿查老爹…但於我却不然。有些東西告訴我這讓讓克街的巴黎客，這樣大清早不意地落在我桌上，將要使我丟掉整天工夫。我沒有自誤，你們請看罷：

‘你應當給我幫一個忙，我友。你得要把你的

磨坊關閉一天並且立刻到埃吉雅爾去…埃吉雅爾是離你住的地方三四里地遠的一個大村落，——一個散步罷了。你到那里時，你就問孤兒院。孤兒院後的第一家，是一所有遮窗板屋後帶有一小園的矮矮的房屋。你就不敲門而入，——那門是常常開着的，——進門時，你就高聲叫：“日安，正直的人們！我是莫里士的朋友…”於是你就要看見兩個老人，哦！老人，老而極老的老人，從有靠椅裏向你張開手臂，你就以我的名義同他們吻抱，彷彿他們就是你的親人。接着，你們就談話；他們將給你談我，只是談我；他們將給你敘述千萬的瘋語；這些你要隱笑而聽…你將不笑嗎，呢？…他們是我的祖父母，我就是他們生命的兩個生物，他們已是十年來沒見過我了…十年，是這樣的悠久！但是你要怎樣！我是巴黎把我掣住了；他們却上了年紀…他們如此的老，假如他們要來看我，他們在路上就要累壞了…幸而如今你在那邊，我親愛的磨工，那兩個可憐的人吻抱着你時，將要以爲在吻抱我自己了…我曾常常給他們談及我們和我們的好友誼；從

這友誼上……”

魔鬼纔是友誼呢！恰巧這天早晨是個極可歎賞的天氣，但是奔波道路這却沒甚好處：北風和陽光過烈，是個真正的普羅望斯天氣。當這封可詛咒的信到時，我已然在兩個崖石間選了我的蔭蔽地，我想同一隻壁虎般整天留在那里，餐飲陽光，聽松濤澎湃……究竟，你又怎樣辦呢？我忿忿地關了磨坊，把鑰匙放在貓洞下。一根手杖，一根煙管，這樣我就啓程了。

兩點鐘時我到了埃吉雅爾。村裏寂寂無人，大家田野去了。在散步場周圍那些白着塵土的榆樹上羣蟬唱着同在格羅大平原一般。村公署前的場地裏有一個驢兒在陽光之下取暖，一羣鴿子在教堂的噴泉上飛翔，但是却沒一個人來指給我孤兒院的所在。幸而一個老仙女忽然爲我顯出，她坐在她的門隅紡紗；我就給她說了我所尋的；因這仙女是全能的，她僅舉起她那紡錘竿：立刻孤兒院就彷彿幻術似的立起在我面前……這是一所可厭而黑暗的大房屋，十分驕傲地在牠那穹窿形的門上顯出

一個周圍有拉丁文的紅砂石老十字架。在這所房屋旁邊，我看見另有一所很小的。灰色遮窗板，背後有花園…我立刻就認識了牠，於是門也不敲的進去了。

我一生將永遠看見那清鮮安祥的長遊廊 那粉紅的牆，在穿過一幅透明的活動簾深處戰慄着的那花園，和那些畫屏上模糊不明的花和提琴。似乎我是到了 Sedaine 時代一個老法官的家裏了…遊廊盡頭的左方，從一扇半啓的門我們聽見一個大鐘的滴格嗒格聲和一個小孩的聲音；但是是在學的小孩，她在逐字而停的念着：於…是…聖…以…列…萊…叫…道…我…是…天…主…的…小…麥…應…當…我…死…在…這…些…禽…獸…的…齒…牙…下…的…我緩緩地走近這門，我看見…

在一間小房的微光和寂靜裏，一個玫瑰紅頰，皺紋直起至手指頭尖端的老人，躺睡在一張臂椅中，口張着，兩手放在膝蓋上。在他的腳邊，一個穿藍的小女孩，——大折領衣，小的帽子，是孤兒們的服飾，——在一本比她更大的書裏念着聖以列

萊傳…這個聖蹟的朗誦統治了全房間。老人睡在他的臂椅裏，蒼蠅們睡在天花板上，福島鳥們睡在那邊窗門上，牠們的鳥籠裏。那大鐘打着舂，滴格嗒格，滴格嗒格。在這房間裏醒着的只有一條從閉着的窗板間白白而直直落下的大光帶，滿了活躍的光輝和微小物的旋舞…在這一切的假寐當中那小孩帶着嚴重的神氣繼續她的誦讀：立…刻…兩…個…獅…子…撲…在…他…身…上…把…他…吞…嚥…了…就在這時我進了門…就是聖以列萊的獅子也不會比我產出更大的驚怖。真是忽來之變呀！小女孩發了一聲喊，那本大書也掉了，福島鳥，蒼蠅們都驚醒了，鐘也響了，老人突然立了起來，很驚慌的，我自己呢，也一點擾亂的，我停在門階上高聲叫道：

——日安，正直的人們！我是莫里士的朋友。

哦！假若你曾看見他，那可憐的老人，假若你曾看見他手張着向我走來，吻抱我，握我的手，迷亂的在房間裏走，一面喊着：

——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

他臉上那些皺紋笑了。他臉紅了。他口吃着：

——呵！先生…呵！先生…

接着他走向房間深處喊

——馬梅德！

一扇門開了，在遊廊裏有碎步聲…這是馬梅德。再也沒有比這小老女人戴着她結紐軟布帽，穿着她那黃色長袍，手裏拿着照舊時習慣給我致敬的繡花手巾還要漂亮的…動人的事呀！他們彼此纔相像。再有一條領巾和些黃結紐，他也可以名爲馬梅德了，他也一樣。不過那真的馬梅德在她的一生裏却應是哭泣過許多來的，她的皺紋比那一個還多呢。同那一個一樣，她也在她身邊有一個孤兒院的女孩，穿藍衣的永不離她的小保護者；看着這些老人被這些孤女孩保護着，纔是我們纔能想到的動人的事呀。

一進門，馬梅德就開始給我致起一個大敬禮來，但是一句話，那老人把她的敬禮截作兩段了：

——這是莫里士的朋友…

立刻你看她驚抖了，她哭了，手巾掉了，她臉

紅了，緋紅了，比他的還紅…這些老人！已是只有一滴的血在脈管裏的，遇了最小的感動，牠就沖上了他們的臉來…

——快，快，一張椅子…老女人向她的女孩說

——開開那些遮窗板…老人向他的女孩說。

每人拿了我一隻手，他們就急急地碎步地把我直引到窗下，這窗人家已經大開着在爲的更好看我的。人家把那些臂椅也挪近了，我位置在他倆間的一張摺凳上，兩個著藍的小孩站在我們的後面，於是問答開始了：

——他身體怎樣？他現在做些什麼？他爲什麼不來？他是不是快活？…

巴達的！巴達達！這樣過了幾個鐘頭。

我呢，我盡我所能的回答他們那些問題——一面說給他們我的朋友的那些我所知道的細事，一面厚顏地杜撰了些我所不知道的，我尤其堅持着承認我曾注意他那些窗子是好好關着或他房間裏的糊壁紙是什麼顏色。

——他房間裏的糊壁紙呀！…那是藍的，夫人，

淺藍的，帶着許多花繩……

——真嗎？那感動的可憐老女人說，她又轉身向他丈夫加了一句：這是一個怎樣正直的孩子呀！

——哦！是的，那是一個正直的孩子！那一個也熱情地說。

當我說話的時候，在他們兩人間纔是些搖頭，微笑，瞬眼，了解的神情或那老人還近來給我說：

——請你更大聲點說……她耳有點不順。

她也從她這面：

——高聲點說，我求你！……他是聽不清楚的……

於是我放高了聲音；他們倆都以微笑報謝我；而在這些向我的，一面直到我眼瞳深處找他們的莫里士的影像的乾枯的微笑裏，我呢，我是十分感動的遇着那個影像，泛泛的，模糊的，差不多是不可捉摸的，如同我看見我那朋友，遠遠地，在濃霧裏，向我微笑一般。

忽然老人從他椅裏立了起來：

——但是我想到了，馬梅德……他大約還沒早

餐呢！

於是馬梅德，很驚慌的，手向着我：

——還沒早餐！…至大的上帝呀！

我以爲他們還是說着莫里士，我打算答說這個正直的孩子老是要過正午才上桌的。但是不，他們說的確實是我；應當看看又是怎樣的擾亂當我承認我還是在餓着的時候：

——快擺食具，藍衣小孩們！桌子放到房正中，禮拜日的桌布，花碟子。我們不要笑了，請你們！我們趕快罷…

我相信她們是很快的。僅有打碎三個碟子的時候，那早餐已預備好了。

——一頓好小早餐！馬梅德導着我到桌旁說；不過只你獨自一個罷了…因爲我們，我們早上已經吃了的。

這些可憐的老人！在人家吃飯的時候，他們總是早上吃了的。

馬梅德的那頓好小早餐，是兩條奶糕，一些海棗和一隻‘小船’，是個同奶餅相似的東西；這至少

可以作她和她那些福島鳥們八天的糧食的…而只我一個人就把所有這些食物吃完了!…桌子周圍是怎樣地憤懣不平呀!那兩個藍衣小孩是在用手肘擠靠而低語,在那邊,在牠們鳥籠深處,福島鳥們似乎在互相告語說:“哦!這位先生,他把整個‘小船’都吃了!”

實在,我是把牠整個兒吃掉了,並且我似乎還沒覺到,因為我是忙着在看這鮮明和靜,似乎浮蕩着一種古器的輕香的房間的我的周圍了…在這里尤其有兩架小床是我不能離開我的眼光的。這些床,差不多是兩隻搖籃的,我想像着在一個早晨,天纔發亮,他們還埋在流蘇的床帳裏的時候。三點鐘響了。這是老人們醒來的時節:

——你還睡着麼,馬梅德?

——不,我友。

——是不是莫里士是一個正直的孩子?

——哦!是的,那是一個正直的孩子。

僅僅看見了這兩架一個立在一個旁邊的老人的小床,我就想出這樣一個談話…

就當這個時候，可怖的一幕在房間的那端經過，在那衣櫥前。這是因為要達到那上面，那最末一格上面的一瓶酒浸櫻桃，十年來就等着莫里士現在人家要給我開封的。雖然有馬梅德的哀求，那老人執着的要躬自去找他的櫻桃；在他婦人的恐怖下他立在一張椅子上，他試想達到那上面…你們請看這幅畫圖罷，老人抖索着上升，藍衣小孩們抓住他的椅子，馬梅德在他後面氣喘的伸着手臂，而這些之外，有一種從開着的衣櫥裏發出的橙子的輕香和大堆的赭色布…這是很有趣的。

後來，在許多的努力後，人家達到從衣櫥裏把那瓶拿出來，那有名的瓶，同牠一塊有一個凸起的老銀碟，莫里士小時候用的銀碟。人家給我盛了一碟滿綠的櫻桃；莫里士從前是非常的愛吃櫻桃的呀！老人一面預備給我吃，一面却用了饕餮的神氣到我耳邊說：

——你是怎樣的幸福呀，你，能夠吃這些櫻桃！
…這是我的婦人做的…你就要嘗着這是怎樣好的味道了。

唉！這些櫻桃是他的婦人做的，但她却忘掉了漬糖。你又怎樣呢！人們是漸老漸見分心的。你的櫻桃牠們是很酸澀的，我可憐的馬梅德……不過這却不能阻止我不皺眉的一直把牠們吃完。

餐畢，我就立了起來向我的主人們辭行。他們很願意還留我一會為好談他們那正直的孩子，但是日已暮，磨坊却遠，應該走了。

老人和我同時站了起來。

——馬梅德，我的衣！……我要送他直到那場地。

一定在馬梅德自己心裏是覺得他要送我到那場地已是少年氣一點的；但是她却毫不讓牠顯現出來。僅僅，當她幫他穿衣時，（一件西班牙煙草色的美麗的螺鈿紐扣衣），我聽見那可愛的造物輕輕地向他說：

——你不回來得太晚嗎，是不是？

他就用了狡滑的神氣：

——呃！呃！……我不知道……或者……

於是，他們互視而笑，藍衣小孩們看見他們笑

而笑，在那角隅福鳥們也同他們一樣而笑…我相信櫻桃的香味使得他們都有點醉意了。

…當我們，那祖父和我，出來的時候，夜之幕已漸漸地下沉。藍衣小孩很遠地跟着我們爲了等一會引他回去；但是他却沒有看見她，很驕傲地挽着我的手臂走，彷彿一個壯年人一般。馬梅德呢，滿面春風的從門階上望着，但她一面望着我們，一面却很美麗的搖着頭，好像是在說：“依然，我可憐的人！…他還能行走。”

散文詩兩章

(Ballades en Prose)

今早上開出門去，我的磨坊四周圍着一大片霜凝的白地毯。草上閃閃亮着，格格響着，像滲着玻璃；全個小山都在寒慄……我親愛的普羅望斯，也有一天會喬裝作朔方模樣；我就在這鑲着霜花邊的柏樹林中，在這開着水晶花球的香艾堆裏，寫成這兩章帶一點日爾曼風味的幻想的敘事詩，這時，冰霜給我閃耀着星火微光，清澈的天上，還有人字

形的雁陣從亨利海涅的故鄉飛來，向加馬克飛去，叫着：‘冷呀…冷呀…’

一 太子之死 (La Mort du Dauphin)

小太子病了，小太子病的要死了…全國的寺院，日夜都陳設着‘聖祭’，日夜燃點着大蠟，祈禱儲君的痊癒。這古都的街道，都是悽慘慘，冷清清的，鐘聲不再響起，車馬也一步步慢走…宮牆外面，有許多好奇的市民在向着柵欄張望，穿着繡金衣的瑞士人(衛兵)，帶着鄭重的神色在宮庭中交談。

王宮裏人人都担着憂…內臣和總監，在白石梯上奔跑着上下…廊下滿是綢衣的侍從，他們成羣來低聲探問消息…闊大的階沿上，涕淚着的命婦，用繡帕拭着淚，在彼此行敬禮。

橘廳 (Orangerie) 裏面，有一大羣穿袍的大夫。從玻璃窗裏望進去，只見他們搖搖他們的黑色長袖，大方地斜拖着他們的假髮…小太子的太傅和騎衛，在門前徘徊着等待這會議的決斷。廚司們在他們跟前經過，也沒向他們行禮。騎衛先生和一

個異教徒般在詛咒，太傅先生在背誦何臘思（Horace）的詩句…正在這時，馬廄旁邊發出一聲驚人的長嘶。這是小太子的櫻色馬兒因為馬夫忘了牠，牠在空空的食槽前面悲叫。

還有國王呢？這國王陛下在那兒呢？…國王是在王宮的底裏，一個房間裏獨個兒關着…貴人們總不喜別人見他們流淚…至于王后呢？那可又不同了…她坐在小太子的床頭，芳容上淌滿眼淚，和一個織女般的，在衆人面前嗚咽。

小太子在花邊垂垂的小小的床上，臉色比他睡息着的墊褥還要灰白，兩眼瞑着。人家以為已經睡去；否否。小太子可沒有睡去…他回頭向他母親，見她在涕泣，向她問道：

——母后，你為什麼哭呢？是不是你以為我一定要死了？

王后想回答。但是她咽哽得說不出話來。

——不要哭了吧，母后；你忘了我是太子啊，太子是不能就此死去的…

王后嗚咽得更加厲害了，小太子才有點看起

慌來。他說：

——呵啦，我不願意死神來取我去，我很會得阻止她來到這裏…立刻給我差人去調四十個很有力的劍手兵來圍住我們的牀守衛着！…調一百個大礮來，點着藥線，在我們窗下照架着！如其死神敢走近我們來，她就該倒霉！…

爲要見好這位儲君，王后使一個手勢。立刻，就聽見大礮在院子裏滾來；四十個偉軀的劍手兵，手握長劍，來圍住這房間。他們都是有灰色鬍子的老兵，小太子一見他們，就拍起手來，他於其中認識一個，就喚道：

——勞倫！勞倫！

老兵向床走近一步。

——我很歡喜你，我的老勞倫…你的長劍給我看一看…如其死神要來抓我，就得殺掉她，對不對！

勞倫回道：

——對的，殿下……

兩大顆眼淚從他櫻色的臉上滾了下來。

這時，牧師走到小太子這裡，指給他看着一個

小十字架，和他低聲講了很久的話。小太子聽着，神色十分驚訝，忽然，他打斷他的話：

——教士先生，你給我講的話，我很懂得；但我的小朋友勃波，我給他許多銀子，難道不能替我去死嗎？…

牧師又和他低聲講下去，小太子的神色，一步一步驚訝起來了。

牧師一講完，小太子長嘆一聲，說道：

——教士先生，所有你給我講的話，全都是十分悽慘的；好在有一件事使我寬心的，就是到天上星星的樂園裏，我還是去做太子…我知道好天主是我的堂哥哥，他不會不按我的身份來接待我。

接下去他又朝向他的母親說道：

——叫人把我最美麗的衣服取來，我的白貂衫，我的絲絨拖鞋！我要向天神們示傲，穿着太子服色走進天堂。

牧師第三次靠近小太子身邊來低聲講了很久的話…他講得一半，儲君就怒叫起來打斷他的話：

——怎麼了，一個太子一點都不值麼！

這小太子什麼話都不願意聽了，他臉兒轉向牆壁，沉痛地哭了。

二 知事下鄉 (Le Sous-prêt faux Champs)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御者在後，護從在後，縣公署裏的馬車威威武武載着他向仙女谷(Combeaux-Fées)而去。知事先生爲這個可紀念的日子，特地穿上他漂亮的繡花衣，戴上他的禮帽，套上他銀線鑲的緊身袴，帶着他螺鈿柄的佩劍……他膝上還放着一只烙花的大皮書夾，他含愁對皮書夾望着。

知事先生含愁對他的皮書夾望着；他想到回頭在仙女谷居民前要宣講的那篇動人的演說辭：

——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民們……

但是他白白的在撚他的櫻絲，白白的來回念個一二十遍的‘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民們……’，這篇演說的下文，總是想不起來。

這篇演說的下文，總是想不起來……在馬車裏面，這樣的熱！……一望之中，仙女谷的大道，在日光

下灰塵擾擾着…空氣很悶熱…樹旁的榆樹上，佈滿了白色的灰塵，成千成萬的鳴蟬，在樹上彼此呼應着…知事先生忽然跳了起來。原來他看見那邊的小山脚下，有一個小小的綠橡樹林，像在向他打招呼。

那小小的綠橡樹林，像在向他打招呼：

——到這兒來罷，知事先生；你要做你的演稿，在我的樹底下是再好沒有了…

這小小的綠橡林裏，有鳥，有紫羅蘭，還有泉水在細草底下流着…牠們一見這穿着執袴，提着烙花皮書夾的知事先生，鳥兒們嚇怕了，停止了歌唱，泉水不敢再作聲，紫羅蘭也在草底下躲起來…這一小夥兒全都從沒有見過知事，牠們彼此低聲詢問這穿着銀鑲袴的漂亮貴人是什麼。

有的在樹葉底下低聲詢問這穿着銀鑲袴的漂亮貴人是什麼…這時，知事先生因為歡喜這林子裏的幽靜和清涼，他揭下他的禮帽來放在草上，解開了衣襟，在一株小橡樹根前一片綠茵上坐下；于是他在膝上打開他的烙花皮夾，抽出一大張公事

箋來。

——他是一個藝術家！秀眼鳥說。

——不對，黑頭翁說，他不是一個藝術家，因為他穿着銀鑲袴；他還是一個王子的對。

——他還是一個王子的對，黑頭翁說。

——既不是藝術家，也不是王子，一隻曾在縣公署的花園裏整整唱了一季歌的老紅雀說…我知道他是誰；他是一個知事官！

於是全個小樹林都耳語起來了：

——他是一個知事官！他是一個知事官！

——他怎麼是個禿子！一隻頭上有一大撮毛的稻雞關心着說。

紫蘿蘭們探問說：

——他可是一個壞人？

——他可是一個壞人？紫蘿蘭們這麼探問。

老紅雀答道：

——沒有的事！

這麼一個擔保，鳥兒們重復開始歌唱，泉水兒再流，紫蘿蘭再發散花香，和這位先生不在那裏一

樣…在這鳥語花香的園中，知事先生毫不爲所動，他心中在祈禱田神娘娘的啓示，他舉起鉛筆，開始用恭謹的語氣呼道：

——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民們…

——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民們，知事先生用恭謹的語氣說…

一聲大笑，打斷了他；他回轉頭來，只看見一隻歇在他禮帽上的大啄木鳥在笑着望他。知事聳聳雙肩，又想把他的演說稿繼續下去；但是這啄木鳥又在遠處笑着叫着打斷他：

——何苦來呀？

——怎麼！何苦來？知事漲紅臉說着；一面揚起手來驅逐這無恥的野禽，他更起勁的念道：

——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民們…

——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民們…知事念得更其起勁。

但這時有小小的紫蘿蘭們在她們的枝頭上向他翹過來了，她們柔聲婉氣的向他問道：

——知事先生，你聞到我們的香氣嗎？

泉水也在青草底下爲他奏出一種天樂；還有成羣的秀眼雀，到他頭頂上的樹枝叢裏來給他唱出他們最美麗的曲調；全個小樹林裏的都合夥兒來阻止他草他的演說稿。

全個小樹林裏的都合夥兒來阻止他草他的演說稿…知事先生被花香沉醉了，被樂聲迷住了，他試着想抵抗那個新來侵他的迷魂陣，但全歸失敗。他手撐着草地，解脫了他美麗的衣裳，還咕嚕兩三次：

——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民們…諸位先生和親愛的屬…諸位先生和親愛的…

往後連屬民們都送到九霄去了；而這田神娘娘也只好蒙起臉來退避三舍。

田神娘娘，蒙起你的臉吧！…縣署的八員現已過了一個鐘頭，他們要罣慮到他們的主人了，他們一進這小樹林子，就嚇的倒退，…知事先生覆身躺在草裏，衣服縐亂得像個‘走江湖老’，他已把他的漂亮衣服脫下…還在大嚼着紫蘿蘭花，——知事先生這時在做詩了。

畢格秋 的 護 書

(Le Portefeuille de Bixiou)

十月的一個早晨，在離巴黎的前幾天，我看見來在我家裡，——當我早餐的時候，——一個穿著襤褸，兩腿內彎，泥污，背曲的老人，在他兩隻長足上寒戰着彷彿一隻拔毛的長足鳥一般。這就是畢格秋，是的，巴黎的人們，是你們的畢格秋，那殘酷而有趣的畢格秋，十五年來用了他那些諷刺書畫使你們十分享樂的熱狂的譏諷者…哦！不幸的人，

怎樣的不幸呀！他進來時，假若不做一個歪嘴臉！我一定不會認識他了的。

腦袋向肩膀上歪，他的手杖彷彿一枝笛似的用口啣着，那著名的可慘的滑稽家一直走到房間的中間靠着我的桌子，用一種悲哀的聲音說：

——請可憐我這個可憐的瞎子罷！…

這是這樣模仿得像使我禁不住笑了。但他，却很冷淡地：

——你以為我在打趣麼…請看我的眼睛罷。

於是他把兩隻大的白而無光的瞳人轉向我。

——我現在是瞎子了，我的好友，永遠是瞎子了…你瞧這就是用硫酸鹽書畫東西的結果。我是由這個美好的職業燒毀了眼睛；而且裏面全燒了…直至深處！他接着說，一面把他那被燒得更沒留一根睫毛影子的眼臉顯出。

我是這樣的感動使我更找不着什麼同他說。可是我的靜默又使得他不安了：

——你在工作麼？

——不，畢格秋，我在早餐。你也願意吃麼？

他不答話，但由他鼻孔的顫動，我看出他的確極想承受的。於是我就握着他的手使他坐在我近旁。

當人家替他預備食物時，那不幸的人帶着微笑向桌上聞嗅：

——這些覺得很好。我要大宴了；有這麼久我就沒早餐過！每早晨只一個銅子的麵包，一面跑着各部衙門…因為，你知道我現在屢往各部衙門；這是我唯一的職業。我想得到一個煙草專賣所…你又打算怎樣呢！家裏的人是要吃的。我現在却不能夠畫了；我現在却不能夠寫了…默寫麼？…但是寫什麼呢？…我沒一點東西在腦精裏了，我；我一點也不能創造了。我的職業，就是看了巴黎的鬼臉把他們做出來；現在我却沒有什麼法子…於是我就想到一個煙草專賣所；不過可要說明白，那不是通衢要道的。我沒有權利得到這個恩典，一不是女跳舞者的母親，又不是軍官的寡婦。不！僅僅一個外省的小專賣所罷了，在很遠的一個地方，在Vosges 山脈的一隅的。我將有一根很大的磁煙袋，我

將名叫Hans或Zébidó如同在 Erekman-Chatrian 一般，我將用了我同代人們的作物作着捲煙紙以自慰自之不能書寫。

“你瞧這就是我所要求的。不爲大罷，是不是？…可是，要想達到這纔難呢…然而說對於保護我却不應當缺少的。我從前也曾很著過名。我曾在上將家裏，親王家裏，各閣員家裏午餐過；這些人從前之所以要我因爲我使得他們快活或者他們有所畏於我。現在呢，我更不能使人恐懼了。哦！我的眼睛！我可憐的眼睛呀！現在人家也不請我了。一個瞎子的腦袋膳餐時很是悶人的。給我拿點麵包來罷，我請你…啊，強盜們！這不幸的專賣所他們還要我費很高貴的代價。六個月以來，我是拿着我的請願書在各部衙門跑着。我早晨當人家纔燃爐火，當人家預備他‘殿下’到院裏沙場上去跑馬的時候我就到了；但是我却要等到夜裏掌燈時分廚房裏發出香味來的時候纔能回去…

“我的生活就這樣的在候接室的木廂上過去。那些門吏也認識我了，你去罷！到了裏面他們叫我：

“這位好先生！”我呢，爲了要得到他們的保護，我就說些笑話，或在他們吸墨紙角上畫些使得他們笑的大鬍子…這就是在二十年人人咸知的成功後我所到的地步，這就是一個藝術家的生涯的末路！…而在法國却還有四萬的人們我們的職業還使得他們流口水！每天從各地方還有一個燃燒着的火車頭給我們裝來一籃一籃的渴望想着文學和出版聲的蠢人！…哦！荒誕的外省人呀，唯願我畢格秋的不幸能作你們的一種教訓！

說完他就埋頭在他食碟裏，一言不語的饕餮的吃東西去了…看着他這樣纔是可憐呢。每分鐘他必失掉他的麵包，他的叉子，摸索着尋他的酒杯。可憐的人，他還沒有習慣呢！

過了一會，他又說道：

——你知道對於我還有比這個更可怕的麼？就是更不能看報了。要想懂這個簡直要在行的人…有時晚上回家時，我買一份，不過僅僅聞聞新聞和潤濕的紙味罷了…這是如此的好！可是沒一個

人來給我讀！我的女人她很能，但是她不願意：她藉口說那些小新聞裏有很些事是不端正的…哦！這些舊情婦們，一次結了婚，那就更沒比她們假惺惺的了。自從我有這樣一個來故畢格秋夫人，這畢格秋夫人就信以為應當變作偽誠的，但是到了某種地步…她豈是不願意讓我用沙來得的水來洗我的眼麼！并且，大祭麵包，求施捨，聖的童年，小中國人們，我還知道些什麼？…我們是在直至埋頭的好創造物裏…能讀報我聽這纔是一件好的創造物。但是，不，她不願意…假若我的女兒是在家裏，她可以給我讀，她；但是從我瞎了以後我就把她送進職業修院裏去了，爲的她將來至少可以糊口…

“她也是一個給與我以快樂的！她入世還沒九年，她已經所有的病都有了…又是愁悶！又是醜陋！比我還要醜，簡直可說是…一個怪物！你怎樣呢！我只知道做些誇張…雖如此，但我却是很誠實的，我，向你訴說我的家庭歷史，這又能使你怎樣呢？…現在，還請你給我一點燒酒罷。我應當去幹事了。從這裡出去我就要到教育部去，那里，那些門吏是

不容易使他們高興的。那都是些舊教習。

我給他倒了他的燒酒。他用動人的神氣開始小口兒的嘗味了…忽然，我不知道什麼幻想刺激了他，他站了起來，手舉着杯，用了他瞎子的腦袋向他周圍轉了一轉，帶着可愛的將發言的先生的笑容，接着，用了尖銳的聲音，好像在一個兩百桌席的宴會上演說一般：

——藝術萬歲！文學萬歲！印刷萬歲！

於是在一個十分鐘的獻爵裏，那最熱狂最卓絕的即席演說起頭了，這種演說從不從這滑稽者的腦精裏出來的。

你請想像出年底的一個雜誌題名：一八六…年文學之路；我們的所謂文會，我們的廢談，我們的爭論，所有一個奇怪的社會的趣聞，墨汁囊，黯澹的地獄，在那里人們互相扼吭，在那里人們互相抽腸，在那里人們互相攔劫，在那里人們比村野人還更利害的談着利益，以及那些以至使人們都餓死的事；所有我們的卑鄙，所有我們的微賤，那東波拉的某老子爵拿了他的盆鉢穿了他的深藍色衣

走到 Tuileries 去叫“呀…呀…呀…”；其次我們一年的死人，埋葬，議員先生的總是一樣的“親愛而可惜的！不幸的親愛的！”的祭文，對於一個不幸人們拒絕他的埋葬費；以及那些自殺者和成了瘋人的；你請想像出所有這些，由一個天才的滑稽家口講指畫的詳細的敘說出，你就可以得到畢格秋的那即席演說的一個觀念了。

他的獻爵一完，他的酒也喝了，問了問鐘點，他就帶着蠻野的樣子，辭也不告的走了…我不知道丟柳先生那些門吏是怎樣的接待他；但是我却知道我生平從沒比這可怕的瞎子走後覺得更愁悶更不舒服。我的墨水壺使我心欲發嘔，我的鋼筆頭使得我戰慄。我很想走到遠遠地去，奔跑，看那些樹木，感覺到一些好事物…天呀！怎樣的怨恨！怎樣多的愁苦！怎樣的需要唾棄一切，污蔑一切呀！哦！不幸的人…

我在我房間裏憤怒地大步走着，我相信我常在聽見他給我說及他女兒時的那種無味的冷笑。

忽然，在那瞎子坐過的椅旁，我覺得有一件東西在我腳下打滾。我俯身看時，我纔認出是他的護書夾，一個大而發光的護書夾，四角都破了，畢格秋從不離開牠的，他笑着叫這是他的毒液袋。這袋，在我們的社會裏是同溪辣丁先生那有名的紙匣一樣著名的…人們說是有些可怕的東西在那裏面…現在是使我得以證實的好機會來了。那老護書夾，因為太飽滿，在掉下的時候便自行破裂了，所有紙件都滾在地毯上；使得我要一件一件的來拾集…

有一束用花紙寫的信，起頭都是：“我最親愛的爸爸”，署名是：“雪麗泥畢格秋”。

有一些藥方是關於小兒病症的，如：喉頭炎，狗攣症，紅麻疹，麻疹…（可憐的女兒她沒逃掉一個！）

末了是一個封了的大信封，從這裡面露出，如同從一個小姑娘的帽裡露出似的，兩三根黃鬚髮；在封上寫着戰慄的字，是瞎子的筆法：

“雪麗泥的頭髮，五月十三剪下，她進那里去

的那天。”

這就是畢格秋的護書夾裡所有的東西。

算了，巴黎的人們，你們都是一樣的。厭倦，譏諷，惡笑，戲弄，而結果是：…五月十三剪下的雪麗泥的頭髮。

金腦子人的傳說

(La Légende de l'Homme à cervelle d'Or)

——致索快樂故事的太太——

太太，讀了你的信，我心裏覺得有點不安，我也自恨我那些短篇故事裏帶的喪氣色彩太濃重一點，我今天準獻給你一點快樂的東西，一點極快樂的東西。

到底我爲什麼煩悶呢？我住在簫鼓觴酒之邦的一個豁朗的小山之上，離開京華塵霧，有千里之

遙。周遭有的是陽光和音樂；我有白頭翁的樂隊，子規雀的歌團；早上有‘咕哩！咕哩！’叫着歌麗鳥，日中有鳴蟬；還有牧童在弄笛；有秀麗的少女們在葡萄園裏發着笑聲…其實，這種不是煩愁的去處，我還是該給太太們做些玫瑰色的詩歌，整筐整担送出些悅人的故事來。

可是，不然！我住的還是太靠近巴黎。就是我走進我的松樹林去，那邊還是每天要給我送些閒愁來的…就在我寫這幾行的時候，剛正得着可憐的查利巴巴拉 Charles Barbara 的噩耗；一時我的磨坊裡也充滿了喪氣。歌麗鳥和鳴蟬呀，請了！我是再也沒有心思快樂了…太太，我就因此，本來約你做的美麗而有趣的故事，現在你還是只得着一篇悽慘的傳說。

從前有一個人，他有一個金的腦子；太太，他真有一個純金的腦子。他一出世，醫生們就以爲這孩子不會活的，因爲他的頭如此其沉重，他的腦壳又如此其龐大。他可倒活的，而且像一棵美麗的小

橄欖樹一般在日光之下長大起來；只是他的大頭總使他受累；看他這樣攀搭着桌椅走路，真是叫人可憐……他常常要跌倒。一天，他從台階頂上滾下來，他的額角撞在一級石階上，撞的他的腦壳和一塊金屬般響亮。別人以為他是摔死了；但把他扶起來時，見他只受一點微傷，他的椶色髮上還凝着兩三滴金汁。他的雙親就從此發現出這孩子有一個金的腦子。

這回事是守着祕密的；這可憐的小孩他自己也都沒有想到。他不住地問起為什麼不放他到門前去和街上的孩子一塊兒玩。他母親回答他：

——人家要偷你去的，我的好寶貝！……

於是這孩子很怕被人偷去；他仍舊在家裏獨個兒默默地玩着，他從這間屋到那間屋很費力地到處亂走……

到了不過十八歲光景，他的雙親才對他說穿了這命運給他的怪禮物；而且因為他們把他養育到了這麼大，他們也要他報償他們一點金子。這孩子毫不遲疑；他立刻——怎麼樣的？用什麼法子？

那傳說裏可沒有講起，——從他的腦袋裏抓出核桃大的一塊粗金來，傲然擲在他母親的懷裏…往後他給他腦袋裏的財富眩惑了，他給一切的願望想瘋了，他給他的能力迷醉了，于是他離開了他的祖屋，到世面上去享用他的寶庫。

照他這樣揮金如土的奢侈生涯，好像他的腦袋是用之不竭的…然而牠是用得完的，漸漸地看見他的兩眼深陷了，他的臉龐瘦削了。終于到了一天，在窮奢極慾的早上，在酒席殘餘，燈光漸淡的當兒，他獨個兒在這燈光之下覺着他這元寶的大缺口而驚惶了：他到了勒馬收韁的時候了。

從此他開始了一種新生活。這金腦子人改了方針，去以工作爲生，他小心謹慎的和一個客鬼一般，避開了一切的誘惑，竭力想法忘去他這些命定的財富，不願再去染指了…不幸，他一個朋友在他無聊之際來投奔他，而這個朋友又是知道他的祕密的。

一夜，這可憐人兒覺着頭上一下劇痛，從夢中

驚跳醒來；這一下痛的真可怕；他驚惶失措的立起身來，在一線月光中他看見他的朋友在衣服裏裹些東西逃走…

又是一些腦汁給人拿走了！…

離那時不久，這金腦子人居然成個情郎了，這回他是全完了…他死心塌地戀着個金髮小娘子，她也十分愛他，但她更愛的是花球兒，白鳥羽，和在靴子上飄躍的花結。

他以一片片的金子在這——一半兒是鳥兒，一半兒是玩意兒的——‘小嬌嬌’的手裏化去爲樂；她總是一味苛求；而他呢，永遠不會說一個‘不’字；并且怕叫她難過，連他的財源這個淒慘的祕密也始終瞞過她。

——我們這樣是很有錢的？她說。

這可憐的人兒答道：

——噢！是的…很有錢的！

于是他對這還在無知中吃他腦子的小青鳥兒一往情深地笑了。可是有時他也着了慌，他也有吝惜的意思；但只要小娘子一跳一跳走來向他說：

——丈夫，你是這麼有錢的！給我買一點很寶貴的東西來…

他就給她買一點很寶貴的東西來。

這樣過了兩年之久；到後來，有一天早上，這小娘子和一隻鳥兒般莫明其妙地死了…他的寶庫也用的將盡；這繆夫就以他剩餘着的給他親愛的亡婦辦一次很像樣的葬禮。打了連珠響的亂鐘，用着披黑紗的重馬車，馬身上披着翎毛，絨衫上綴着銀珠，還沒有一點使他覺得太像樣的。他的金子，現在於他還打甚麼緊呢？…他施送些給寺院，施送些給扛夫，施送些給花兒匠，他到處施送着，毫不加以遲疑。他從坟地裏走出來時，他這神奇的腦子差不多已經完盡了，僅僅有幾小片還在他的腦壳壁上黏着。

那時他走上街道，神色昏亂，兩手前垂，東顛西倒地像一個醉漢。晚上，市中萬家燈火的時候，他在一處大玻璃櫃前面站着，櫃內錯亂一大堆飾物和布帛，在燈光中閃亮，他站着對一雙雁絨鑲邊的綠色緞鞋望了許久。他微笑着自語道：‘我知道

這雙鞋子會使某人很歡喜；”他已忘了他的小娘子已死，他走進去買。

店主婦在店堂背後聽到一聲響叫；她跑着出來，看見一個男人靠櫃臺立着，兩眼很煩惱地死釘着她，她嚇的倒退了。他一手拿着那雙雁絨鑲的藍緞靴，一手血漬淋漓，指甲尖上刮着些金子送過去。

太太，金腦子人的故事就是如此如此。

這篇傳說雖帶着些玄幻的色彩，但從頭至尾是實有其事的…世上儘有這類可憐虫，他們靠自己的腦子生活着受罪，他們用自己的腦漿和精髓，用純細的金子來交付生活中的些些小事，這于他們是日常的痛苦；到了他們痛苦得累極的時候…

詩人米斯特拉

(Le Poète Mistral)

上星期日，我起床時，我以為是在合浦孟馬特街了。天下着雨，灰色的天空，愁慘的磨坊。我很怕在家裏過這淒冷的雨天，於是到佛烈忒里米斯特拉身邊去取暖的欲望，立刻就來了。米斯特拉這位大詩人是住在離我的松林三里地遠的地方，瑪意亞小村裏。

立刻想，立刻行：一根長青樹木棒，一本孟特

尼 (Montaigne), 一件雨衣, 上路罷!

田野無人…我們美麗的天主教的普羅望斯禮拜日裏是讓牠的休息着…住宅裏只有狗, 村莊都關閉了…遠遠地有一輛帶着滴水的篷布的運貨車, 一個戴風帽的老婦人裹在她枯葉色的外衣裏, 一些盛飾的騾, 紅的藍的斯巴達布鞍被, 紅飾球, 銀頸鈴, ——拉着滿滿一車赴彌撒去的村人快步地走着; 其次, 那邊, 穿過霧氣去, 一隻小舟在溪上, 一個漁夫站着在撒他的網。…

這天在路上簡直沒法子看書。雨是瀑布似地下着, 北風將滿桶的水向你臉上射來…我一氣的跑着路, 後來, 走了三點鐘的路後, 我看見一些小柏林在我前面, 這些柏林的中間, 瑪意亞怕風似的躲避着在。

村子的街道上是一隻貓兒都沒有; 所有的人都赴彌撒去了。我走過教堂前的時候, 蛇形風管打着鼾, 穿過顏色玻璃我看見些巨蠟在發光。

詩人的住所是在這村子的末端; 是聖洛密街左手的最末那屋, ——一所一層樓前面有花園的

小屋…我輕輕走進…纔沒人呢!客廳的門是關着,但我却聽見裏面有人在走着並且高聲吟哦…這步履,這吟聲我是很熟的…我在石灰粉白的小走廊裏停了一會,手在門鈕上,很感動的。我的心在跳着。——他是在那里。他在工作…應不應等他那節詩完就了?…罷了!我們進去。

啊,巴黎的人們呀!當瑪意亞的詩人來在你們那地方就是他的詩篇 Mireille 裏所顯出的巴黎時,當你們在你們的客廳裏看見那穿着城市衣裳,一頭硬領,一頂同他的光榮一樣使他束縛的大帽的賒克達斯(Chactas)時,你們以為這就是米斯特拉了…不,那不是他。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米斯特拉,就是上星期日我在他村子裏驀然捉住的那一個,氈帽斜戴在耳朵上,沒有領衣,穿着短衫,兩眼發光,頰上燃着靈感的火,帶着美妙的微笑,溫文都麗,彷彿一個希臘的牧人,兩手插在衣袋裏,大步地走着,正在吟咏推敲…

——怎麼!是你!米斯特拉攀住我的領項叫着;

你到這里來的思想纔是美呢！…恰巧今天是瑪意亞的節日。我們有阿維儂的音樂，鬥牛，迎神會，對舞，這將是美妙的…母親快從彌撒回來了；我們早餐，接着，我們去看那些美麗的姑娘們跳舞…

當他給我說話的時候，我就帶着感動的情緒看那舖着明艷淨彩的小客廳，這客廳我許久以來沒見了，在這里我曾度過許多良辰美日。沒有一點兒變動。永是那黃方格的安樂椅，兩張靠椅，壁爐上的無臂維娜絲和阿爾維娜絲，葉倍畫的詩人肖像，葉底野加惹照的詩人小影，在一隅，近窗的地方，一張寫字檯，——一張收稅者登錄的小檯，——擺滿了舊書和辭典。書棹的中央我看見一本大稿冊開着…這就是‘加南達’，佛烈忒里米斯特拉要在年底聖誕節出版的新詩。這詩稿，米斯特拉已經從事七年了，詩的最末一節寫了將近六個月；但是他還不敢放手。你們知道，我們是常有些辭句去琢磨，常有些更響亮的韻調去尋找…米斯特拉枉然用普羅望斯語寫了，他做他的詩就彷彿所有人們都應用那種語言來讀并且尊重他好工人的努力的

…啊！勇敢的詩人，孟泰尼說的簡直可以說是米斯特拉…你們要記憶起那人，對於他人家問他何必要在一種少受人知的藝術裏苦心研究的，“我只要一些人知道就夠了，他答。我只要一個人知道就夠了。沒一人知道我也夠了。”

我拿着加南達稿本在我手裏，我翻着，滿懷感動…忽然鼓笛的音樂在街上，窗前響了起來，於是我的米斯特拉跑到碗櫥邊，從裏面拿出些酒杯，酒瓶，曳起那桌子擺到客廳當中，然後去給那些音樂家開了門，一面向我說：

——你莫笑…他們是來鬧喜樂的…我是市廳顧問。

這小小的房間滿了人們。人家把那些鼓擺在椅子上，舊旗放在一個角裏；於是傳酒了。後來，當人家喝了幾瓶祝佛烈忒里的健康的酒後，當人家嚴重地談了會慶會，是否對舞也同去年一樣的好，是否鬥牛也一樣鬥的不錯後，那些音樂家纔出去給別的顧問的鬧喜樂了。就在這時候米斯特拉的

母親來了。

一舉手食桌已經立起：一塊好看的白桌布和兩份食具。我熟悉這屋裏的習慣；我知道當米斯特拉有朋友的時候，他的母親是不上桌吃飯的…那可憐的老婦人，他只懂得普羅望斯語，同法蘭西人談話她就要感覺不適…而且，廚房裏也需要她。

上帝！那早晨我吃的真是一頓美餐啊：——一塊烤羊肉，一些山鄉的奶餅，一些蜜餞果汁，一些無花果，一些香葡萄。都是澆了那倒在酒杯裏有一種美麗的玫瑰色的教皇新宮酒的…

在用飯後果點時，我尋着了那詩稿，我把牠擺在桌上米斯特拉面前。

——我們說過我們就出去的，詩人笑着說。

——不！不！…加南達！加南達！

米斯特拉退讓了，用了他柔和似樂的聲音，一面用手擊着節，他開始了那第一個歌唱：——一個狂於愛情的女郎的，——我曾說過的那悲慘際遇，——現在呀，我將唱，如我主願意，唱一個加西的孩子，——一個捕鱈白魚的可憐的少年漁人…

在外面，申正經的鐘聲響着，場地上在放炮竹，笛和鼓在街上過去過來。人家引着在跑的加馬克鬥牛，也在長鳴。

我呢，手肘靠在檯布上，淚珠含在眼眶裏，我在細聽普羅望斯少年漁人的歷史。

加南達只是一個漁子；愛情使他做了一個英雄…爲了要得着他愛人的心，——那美麗的愛絲特蘭，——他做了些非常的事，就是愛爾居（Hercule）的十二功業在他的旁邊也算不得什麼。

有一次，想着變成富人，他發明了可怖的捕魚器，可以把海裏的魚都趕近碼頭來。又一次，是一個阿立烏山谷的可怕的強盜，衰維拉伯爵，加南達直要追進他的賊巢裏，他的賊夥賊婦當中去…加南達是怎樣一個可畏的孩子呀！有一天，在聖波尼，他遇着兩夥人來在那里，在讓克大師，一個曾造沙樂蒙廟木材的普羅望斯人的墳上，用了很大一下的力擊來解決他們的爭論。加南達就投在那殺戮中間鎮住了兩夥人，一面向他們說…

一些超人的事業呀！…從前那高處，在綠爾石巖中，有一個達不到的柏林，那里從沒樵夫敢上去。加南達去了，他。他獨自一個在上面住了三十天。在這三十天裏，人家聽見他的斧聲在砍進樹身時發響。全樹林叫了；一根跟一根，那些巨大的老樹倒落在深淵裏，當加南達下來時，沒有一根柏樹在山上…

後來，因這許多功績的報酬，捕鱸白魚的漁子得到了愛絲特蘭的愛情，又被加西的居民舉為督理官。這就是加南達的歷史…但是加南達有什麼重要呢？在那詩裏在一切之前的，却是普羅望斯，——海的普羅瓦斯，山的普羅瓦斯，——同牠的歷史，牠的風俗，牠的聖傳，牠的風景，所有在這位大詩人未死以前遇着他的自由淳樸的居民…現在你們畫了些鐵道，樹了些電杆，從學校裏逐去了普羅望斯語！可是普羅望斯是永遠在米乃依和加南達裏活着。

——詩讀夠了！米斯特拉閉了他的本子說。應

該看節會去了。

我們出來了；全村的人都在街上；一陣大風掃淨了大空，天宇是快活地在雨濕的紅屋頂上發光。我們恰來在看迎神會回來的時候。這是行經一句鐘的一隊無盡的穿套頭長背心的苦修會士，白苦修會士，藍苦修會士，灰苦修會士，蒙面女郎會，金花玫瑰旗，四肩抬的褪金大聖像，偶像般的著色陶製手執花束聖女像，法衣，聖體觀示台，綠絨天蓋，白絲框基督苦像，所有這些在太陽和蠟燭的光輝裏，在讚美歌，祈禱歌，和連響的鐘聲當中波湧着。

迎神會畢，所有聖像仍擱在他們的原處，於是我們去看那些鬥牛，接着，場地上的遊戲，人鬥，三跳，勒貓，皮袋戲，以及所有普羅望斯慶日的各種好遊戲…我們回到瑪意亞時夜已來到。在場地上立着的那小咖啡館，米斯特拉每晚要同他的朋友惹托爾到那里作他們的娛樂的，已是燃燒着一個巨大而快活的火…對舞是在預備。一些雕花紙提燈在黑暗裏四處照着；青年人各佔了位置；一會兒在一聲鼓的叫喚裏，一羣癡狂，喧噪的男女繞着那

火開始跳舞了，這跳舞是要經過整夜的。

晚餐後，因為還跑實在太倦，我們就走進了米斯特拉的房間，這是一間鄉下人的平凡的房間，有兩架大床。那些牆壁沒糊紙；天花板的椽子是赤裸着…四年前，當國家學會給三千佛郎的米乃依的獎金給這著者時，老米斯特拉夫人有一個意思。

——我們是否叫人家給你的房間鋪氈，裝天花板呢？他對他兒子說。

——不！不！米斯特拉回答…這個，這是詩人的錢，我們莫去動他。

於是那房間仍是赤裸裸地留着；而當詩人的錢在的時候，凡到米斯特拉家去敲門的，總是遇着他的錢囊開着的…

我曾把加南達帶在房間裏，我要他在睡以前還讀一段。米斯特拉選了陶器的一段事。約略的錄在這裡：

這是我不知道在那兒的一個大餐會裏。人家拿來了一套木低野的美妙的陶製食器在桌上。每

個碟子的底上，有一件普羅望斯的事迹用藍色畫在釉裏；地方的歷史全在這裏面。也還應當看看這些美麗的陶器是用了怎樣的情緒寫的；每個碟子有一段詩，這許多小詩是一個誠實博學的工作，同Théocrite的小畫一樣完成。

當米斯特拉給我念他的詩的時候，用着那美麗的普羅望斯語，四分之三拉丁文的，從前那些皇后所用以談說而現在只有我們的牧人們懂得的，我心裏就在贊美這個人，並且，一面想及他所用的母語的現在那種凋零狀況時，我就想像出古時那些王侯們的老宮殿的一個如同我們在阿爾畢看見的一樣：屋上沒有了屋頂，石階上沒有了欄杆，窗子上沒有了玻璃，穹窿形的門也破了，門上盾徽滿了青苔，庭院裏一些母雞覓着食，一些豬在走廊的細柱下打滾，驢兒在生草的祭堂裏食草，鴿子們向滿了雨水的聖水瓶中取飲，末了，在這些頹牆敗院中，有兩三家鄉人在這舊宮的旁面築了些茅屋在住。

後來，一個美日裏，這些鄉人中一個的兒子，

他是緊戀着這些偉大的凋零物，他憤怒的看着牠們被褻瀆了；於是很快的，很快的，他把那些畜生從庭院裏逐去；仙女們來助着他，他便一個人重修起了大樓梯，把那些護壁重安上牆，玻璃安上窗子，重起了塔，把金重鍍上御座廳，於是他重修起了前代曾經住過教皇皇后們的壯麗的宮殿。

這復興的宮殿，就是普羅望斯語。

這鄉人的兒子，就是米斯特拉。

三堂“彌撒”懺

(Les trois Messes basses)

——聖誕故事——

1

——加里古，有兩只香菇火鷄罷？

——是的，長老，有兩只嵌足香菇的上好火鷄。是我親手帮着裝嵌的，所以我很知道一點。據說炙起來牠們的皮都要爆破了，——有這麼大！…

——耶穌瑪利亞！香菇是我愛的怎麼似的！…

[164]

快給我把白禮袍拿來，加里古…除火鷄之外，你在廚房裏還看見些什麼？…

——呵！還有各色各樣的好東西…從午上起，我們就只在給野鷄，竹鷄，林雉，稻鷄拔毛。那些毛羽到處在亂飛…往後我們就在池潭裏取起些鰻鯉金鯉魚和白鱸魚來…

——鱸魚有多少大，加里古？

——有這麼大，長老…大啊！……

——呵！天主！好像真的在我眼前…說起，你有沒有把酒灌進酒樽？

——是的，長老，我已把酒灌進酒樽了…可惜！你得等到半夜裏，彌撒懺散出來才能喝酒。你去看看堡中食堂裏放着的；一個個瓶裏盡裝滿了各色的酒…還有銀的杯盤，大半都鑄着花紋，還有鮮花，還有燭台！…這樣的消夜酒席，從來也沒有見過。侯爵公把鄰近的貴人都邀了來。不算那些下官屬吏，入席的至少也有四十個人…啊！長老，你也在裏面，真是好福氣！…只消去聞一聞這兩只好火鷄，香菇的香氣就到處會留在我鼻孔裏了…噯唷！…

——算了罷，算了罷，孩子。小心犯了貪嘴罪，在聖誕夜尤其要小心…快快去點燃了蠟燭，搖起開懺的鈴來；因為半夜快就到了，我們不該挨遲了時刻。…

這一段談話是一千六百多年那個聖誕夜裏，巴拉垓長老（前拔那皮脫氏的禱師，現在被脫侖克拉的爵爺們聘為牧師），和他的小行者加里古兩人講的，這人至少在長老的心裏以為是他的小行者加里古，你須知道，原來這晚上，是魔鬼變成個圓圓臉兒，五觀不整的小香伙樣兒，好容易把這長老誘惑，使他犯了饑口的大罪孽。所以當這自稱加里古的在這貴族家寺的鐘樓上連連打起來的時候，神父正在更衣房裏穿他的上祭禮服；那時他的心早已被這翻酒筵的描擬說得搖搖不定了，他一面穿衣，一面還在來回自語道：

——炙火鷄…金鯉魚…這麼粗的鰻鯉！…

外面夜風吹澈了鐘韻，望都山的山腰裏，時時露出點點燈光點綴在暗影之中；山頂上高矗起脫侖克拉的古塔。是田家的老小們夜半到堡裏聽彌

撒懺來了。他們五六成羣的唱着歌爬過山角來，父親前走，手中執着燈籠，婦人們披着大衣，衣服裏裹抱着她們的嬰孩。雖然既夜深又冷，這些好百姓一想到彌撒散後，和往年一樣，廚房裏有爲他們備着的酒席，他們便一個個鼓着勇氣，欣欣然走去。有時見一輛貴人的馬車，在難行的山坡上過去，前面擁着一班執火把的從人，照耀得車上的玻窗在月光中閃亮，有時見一匹驢兒，響着鈴兒走來，農人們從籠着霧的燈光中認得是他們的區吏，當他走過時，便向他行禮：

—— 晚安，晚安，安諾東師爺！

—— 晚安，晚安，孩子們！

夜色很清，星兒在寒戰；北風刺人，還帶着擦衣不溼的細雪珠，正應了聖誕雪中白這句老古話。山角極頂之上，堡屋似有若無地顯着，其中有塔，有馬牆，這麼一大堆，堡寺的鐘樓，高矗在暗藍色的天空，一堆螢火似的微光，在所有的窗口隱現，來去，移動，在這暗色的建築物上，好像在一片焦紙灰上打轉的火星…走過吊橋和山門，要進禮拜

堂去，一定要穿過第一個院落，院子裏滿是車轎夫役，四下裏給火把和廚房裏的燈光照得澈亮。沙鍋的叮噓聲，瓶子的摔破聲，預備席面中的銀器和玻璃器的碰動聲，全都聽得；其中還散出一種清香，夾雜着煎肉與酸菜湯的氣息，要使鄉人們，使祭師，使區吏，使個個人知道：

——‘彌撒’之後，我們將有多麼好的一頓消夜席啊！

2

得兒鈴叮叮！…得兒鈴叮叮！…

夜半的‘彌撒’懺開始了。堡中的教堂裏，有一座畫壁的神殿，殿頂作穹形，橡板護壁，高與壁齊，地毯已經展開，蠟炬也點齊了。並且還有好多的人呵！還有好多的‘紅粧’！先講脫侖克拉的爵爺，他坐在歌童座前的鏤花椅內，身上穿着灰白色的絲服，他近旁是應邀而來的貴人。對面鋪絨的拜臺上，坐着穿黃錦袍的老伯爵夫人和梳着法蘭西時式宮粧髻的年輕的脫侖克拉貴婦。再過去，是穿黑衣，

戴大簇尖尾假髮，刮光鬍子的法吏安諾東，和保長安白羅，這兩個是在綺羅叢中夾着的雄糾糾者。過去是胖胖的總管們，隨從們，御者們，賬房們，和腰間一個掛着她一切鑰匙的細銀圈的巴波婦人。靠裏面，坐在條櫈上的，是下級執事，女僕們，和帶着一家老小的農人們；擦近門口，有幾位廚子先生，小小心心把門兒微啓，又關緊，他們帶一點來做彌撒懺的神氣，又帶來一種消夜菜的氣味，走到融融焰蠟光中的禮拜寺裏來。

這些小小的白方帽兒（指廚子們），給監禮者見了，會不分心亂意麼？加里古在祭壇跟前，振的像在地獄裏一般急迫的發狂似的鈴子，似乎時時在說：

——我們趕快！我們趕快！…我們早一忽兒完事，早一忽兒上席。

實在，這魔鬼的鈴子每回叮的一響，祭師就忘了他的彌撒，而且一心在消夜席上。他想像出一班擾擾攘攘的廚子們，想像出燒紅熾火的灶，想像出從微開的鍋蓋內冒出來的水氣，這水氣中，有兩只

實滿的，龐大的，嵌足香菇的上好火雞……

有時他還看見一列一列的侍者，托着香氣濛濛，引人涎滴的盤，在他眼前經過，他就跟着他們走進備好酒筵的大廳。呵，安逸——那是一只滿目琳琅的大桌子，上面是披毛的孔雀，托開兩只紫色翅膀的雉雞，紅寶石色的酒瓶，一堆堆堆成三角錐形，帶着綠梗的耀眼的水果，還有加里古（呀！很對，加里古！）說的那些上好的魚，在茴香堆上躺着，鱗片閃着螺鈿光，像方才出水似的，牠們怪物似的鼻孔裏，還插着一束香草。這些奇妙的幻像，如此活現現的，在巴拉埃爾看來，好像一個個動人的盤子，全都在他前面神台的繡單上擺着，因此有兩三次他應該唸 *Dominus uobiscum!* 的時候，他一跳就唸到 *Benedicite*。除這些小錯處外，這位好人格外的十分盡職，一行經也不掉，一次跪也不缺；直到頭懺終了，都還過的去；原來，你須知道，一個主祭司在聖誕那天，須得要接連着唸三堂‘彌撒’懺。

‘一堂了！’牧師如釋一重重負地呼出一口氣說；接着連一分鐘都不放過，他向他的香伙（或者說是

他意中的香伙)做個手勢,於是…

得兒鈴叮叮!…得兒鈴叮叮!…

第二堂彌撒懺開始了,而巴拉垓爾師傅的罪孽,也跟着起頭。

‘快,快,我們趕快’,加里古尖銳的鈴聲,向他這樣叫喊,而這回這不幸的祭司,可要捨身給饑口的魔鬼了,他跳着去唸彌撒經,他用他滿腔的饑慾,把經頁都吞去了。他瘋人似的俯下,站起,劃着十字,打着跪,他因為要早些完事,把所有的手勢都縮簡了。他剛要向聖經伸出手去,他的胸已振振然在唸出 Confiteor 來了。在他與香伙之間,簡直在比賽誰咕嚕得快。一唱一答,互相在催迫,互相在疊合。一個一個字眼半吞半吐的,連口也不張,因為一張口太費時了,就只是咕嚕着不知在說些什麼。

Oremus ps…ps…ps…

Mea culpa…pa…pa…

兩人支支吾吾唸着彌撒懺裏的拉丁文,像性急的葡萄夫向地窖裏傾倒葡萄,四下裏只傳到一

點聲音。

Dom...scum !...巴拉埃爾說。

...Stutuo!...加里古回答；沒有一刻這該死的小鈴子不在他們耳邊叮響，響的和我們馳馬極速時的馬頸鈴聲一樣。你想，照這個樣子下去，一堂彌撒懺一忽兒就會了事的。

‘兩堂了！’急喘着氣的牧師這麼說；接着他氣都不及喘轉來，漲紅着臉，流淌着汗，就從神臺的階上跪下來，於是…

得兒鈴叮叮！…得兒鈴叮叮！…

第三堂彌撒懺開始了。現在不過幾步之間就可進食堂去了；但是，唉！消夜酒愈是近了，這不幸的巴拉埃爾倒口饑的性急的瘋了。他眼前的幻像格外顯著起來，金鱗鯉魚哩，油煎大雞哩，都在那邊，那邊…他觸到牠們了…他觸到…呵！天主！…盤子在冒着汽，酒在發着香；小鈴子向他發狂似的振振有詞：

——快，快，還要趕快！…

但是他怎麼能夠還要快呢？他的嘴唇抬不起

了，他再也唸不清字眼來…至少已整整地把好天主騙了，已騙了他的彌撒懺了…而這可憐人，他竟這樣幹出來了！…他一步一步受着誘惑，先跳了一節，接着跳了兩節。接着他嫌聖約書太長了，就不把牠念完，只用指沾了沾經頁，他從 Credo（聖約書之首章。拉丁意作‘我信’解。）前面過而不入，跳了 Pater（禱詞），遠遠地向序文打個招呼，他如此如此地一跳一衝趕進永淪的罪罰裏去。他身後到處跟着這無恥的加里古，（Vade retro, Satanas! 滾開，撒旦！）他格外的機警：幫着他撩祭袍，同他兩張兩張展書頁，衝倒桌子，打翻酒樽，還不住地搖鈴，愈搖愈起勁，愈搖愈趕緊。

現在要看看全體在座者着驚的臉色了！他們在這堂聽不出一字的彌撒懺裏，又不得不跟着祭司的手勢繼續下去，他們有一批抬身的時候，另一批跪下了，一批坐下的時候，一批又站起了；這奇怪的禱禮在羣衆的座中每節都要各狀齊起。聖誕星在天上走到中途，向這小小的鴿棚照來，看了這片擾攘之狀，嚇的顏色都變成蒼白…

‘教士太快了…我們跟不上’，老爵夫人迷亂着搖搖她的帽子咕噥着說。

安諾東司爺鼻上架着一付鋼邊大眼鏡，在向他的經書上尋找現在念到什麼地方。靠裏面所有的這班好人（指農人），他們也想到消夜酒上，誰都不因為‘彌撒’做得如此樣子便生氣；等到這巴拉埃爾長老容光煥發地向衆人轉過臉來使勁喊出 *Ite, missa est*（走罷，彌撒圓滿了）的時候，禮堂裏只有一個聲音回答他道：*Deo gratias*（謝天主），這一聲叫的如此其高興，如此其動人，像是已經在消夜席上碰第一次的祝福杯了。

3

五分鐘之後，一羣貴人已在大廳裏坐下，祭司就坐在他們中間。從頭到底澈亮的堡裏，響亮起一片歌聲，叫聲，笑聲，喧嚷聲；這可敬的巴拉埃爾長老，已把他的食叉插進一只小雉雞的翅膀，他罪過的自憊之心，已泯滅在御酒與肉漿的波紋之下了。他大喝大嚼了之後，這可憐的聖人，連追悔的餘時

都沒有，就在夜裏受一下可怕的打擊而死了；後來到了早上，他上升到天界的時候，還滿耳是夜間歡嚷的聲音；我要讓你們想想，他在那邊受到的是怎樣的接待。

——離開我眼前，壞教徒！我們全人類的主人，那無上的審判者對他如此說。你的過處大的已儘夠把一生的善德傾毀了…啊！你把我夜裏的一堂彌撒懺都偷去了…好吧！你去做三百堂彌撒懺來給我抵償；你須在原教堂裏，與全班被你帶累與你同犯的人等，做過三百個聖誕彌撒，才能進得天堂…

…上述的就是在橄欖鄉中講着的真的巴拉埃爾長老傳說。現在脫俞克拉的堡已經不在了，但是教堂還是在望都山的頂上，在綠橡樹的叢中筆直聳着。風碰着破門，草塞住門限；祭臺的角上，和久已脫去五彩玻璃的長窗沿上，都已築上了鳥巢。但在每年的聖誕節晚，總好像有奇怪的燈火在這些頹垣廢址之間遊移來去，農人們在赴彌撒祭和消夜席的時候，看見教堂的影中，照耀着無形的蠟炬，

這些蠟炬在大氣中燃着，雖在風中雪下也不滅。你們要笑話，隨你們笑罷，我是從本地一個葡萄夫名叫加里克（當然是一個加里古的後裔）這裏聽來的；他對我說，有一個聖誕夜裏，他已覺得有些醉醺醺了，在脫侖克拉那邊的山上迷了路；以下的就是他所看見的……直至十一點，還一點都沒有什麼。無聲，無影，也無動靜。將近夜半，忽然間一連串鐘聲，從鐘樓頂上響出來，這鐘聲隱約的，隱約的像是從十里之外傳來的。在上山的路上，加里克立刻間看見有些搖曳的火光，有些模糊的腫腫人影。教寺的臺階下，有人在走路，有人在啁啾言語：

——晚安，安諾東師爺！

——晚安，晚安，孩子們！……

等個個都走進門之後，我所講的那個葡萄夫（他是很有胆量的）輕輕地走了近去，他從破門裏望着，發現出一番奇怪的景狀。他所看見的那些人，都圍着禮堂列坐在頹倒的座中，好像原來的櫛子都還存在着似的。其中有衣錦綉，戴花邊的麗婦，有滿體琳琅的貴公，有和我們祖父輩一般穿着花

衫的農人，都帶着老態，倦容，顏色頗頹，遍體蒙塵。夜鳥是寺中的常客，牠們被所有的燭光驚醒轉來，時時在蠟燭的四圍打旋。燭光直立而模糊，像點在一股水氣的背後，最使加里古瞧着得趣的，要算那個戴鋼邊大眼鏡的人物了，他一忽不停在振搖他高高的黑假髮，髮上有一只夜鳥停着，停得直直的，還在輕輕地撲着翅膀站穩來…

靠裏面有一個童子身裁的矮老人，跪在禮堂的中間，失意地搖着一只無鐺無聲的鈴子，同時有一個祭司，穿着用舊了的繡金衣，在祭壇前走來走去背誦着聽不出一字的祭文…當然的，這就是巴拉亥爾師父，這時正在做他第三堂的彌撒懺了。

橘 子

(Les oranges)

幻想

在巴黎，橘子們是有一種樹下拾集來的墜果的愁慘氣象。在嚴寒多雨的冬天裏，她們來在你們這裡的時候，她們光彩的外皮，她們在這風趣平庸地的濃芬給了他們一種異樣的，一點流浪的神情。在那些霧氣沉沉的夜晚，他們愁慘地沿着街，堆在她們的環行車裏，紅紙提燈的黯光下。一個單調細

[178]

長迷失在車輪喧聲裏的聲音護送着他們：

——環拉斯橋兩個子個！

對於四分之三的巴黎人，這遠遠地摘來的果子，很不常地圓圓的，那上面樹兒僅給留下薄薄一片綠蒂的，都相信這是從製糖所來的。包着她的絲紙，和她所到的慶會，助成了這種印象，尤其是在近正月時，那些成千成萬散布在各街上的橘子，那些滾在溝道泥瀆中的橘皮，使人想是一根巨大的聖誕樹在巴黎城上搖牠滿了人造果的樹枝了。沒那一個角隅裏人們不遇着她們。在那些透明玻璃陳列櫃裏，選擇而裝飾過的，在監獄和救濟院的門前，那些餅乾袋和蘋果堆的中間；在跳舞場和星期戲耍場的進口處。她們美妙的芬香混在煤氣的氣味裏，提琴的響聲中，戲院包廂板凳的塵土上。人們由此簡直要忘了應該是要橘樹纔能產生橘子的，因為當那果子由南方滿籃的直到我們這里時，樹兒已是修枝翦葉，變態，改裝，從她過冬的溫暖花房出來，僅在公園大氣中作一個短期的出現。

爲要好好地認識橘子們，還應到她們家去看，

到巴列阿羣島，到沙爾坦尼，到哥爾斯，到阿爾惹里，到地中海去。我記憶起一個小橘林來了，那是近補立達的地方；在那里，她們纔是美麗呢！在濃綠，光澤，如釉的樹葉中，那些果子帶着顏色玻璃的光彩同着鮮豔輝耀的花的圓光，使得近周的空氣如漾着金光似的。這裡那里的林隙讓我們看出那小城的白牆，回教堂的尖塔，一個小寺院的圓頂，出乎這些之上又有阿特拉山，青的山麓，山頂蓋着如白裘裳的雪，和些輕浮似流蘇的雪浪。

一個夜裏，當我在那地方的時候，我不知道由一個三十年所未有的怎樣的氣象，忽然在酣睡的城上下起雪來，補立達醒轉來時已是化了裝，撲了白粉。在這阿爾惹里輕清純淨的空氣裏，那雪纔如些螺鈿粉一般。她是帶有白孔雀羽的反光。而尤其美麗的，却是那橘林。堅硬的葉上保留着未弄動的雪彷彿些半冰飲料擱在漆盤之上，所有果兒上撲着雪粉帶一種柔和的光輝，一種隱約如蒙一層淨透白紗的黃金的射光。這個模糊地給我們一個教堂慶日的印象，紅的法衣在花紗袍下，鍍金的祭台

蓋着薄綾…

但是我的橘子的最美的回憶，還是來自巴爾皮加立亞，一個近阿惹西約的大花園，在那里暑熱時我曾睡過午覺的。那里的橘樹比較補立達的更高更廣，一直落在那路旁，這路同花園是僅由一籬一溝分開的。接着下去就是海，那無涯際的藍海…我在那花園裏曾過了些怎樣美的時日呢！在我頭上，那些帶實的橘樹蒸發着他們的芳香。不時，一個成熟的橘子，如因熱氣而加重了似的，忽然離了枝頭，乾燥而沒回響的一聲落在我近旁地上，我一伸手就達得着。那是些華美的果子，內裏紅緋緋。他們於我是顯得如此其妙麗，而遠遠地天際又是這樣的清華！在樹葉的空隙中，海是鋪着些耀光的蔚藍水面，彷彿些破碎的玻璃片在霧氣中發光。此外，還有浪的波動一陣陣地震盪着大氣，還有那有韻的悠悠水聲搖蕩着你如在一隻不看見的小舟裏一般，還有暑氣，還有橘芬…啊，到巴爾皮加立亞的花園裏睡覺總是有趣呢！

然而有時當午睡正濃妙的時間，鼓的響聲突

然醒了我轉來。這是些來在下邊路上練鼓的不幸鼓手。穿過縫隙，我看見那包鼓的銅和紅袴上的白裙，爲了躲避一點路塵殘忍地向他們輸送的眩目陽光，那些可憐的人就來在花園邊，矮籬陰裏。他們打着！他們是熱！於是我竭力的把我從睡眠狀態裏拔了出來，給他們投擲幾個懸在我近旁的金黃美果以自遣。在一分鐘的猶疑裏，投了一瞥環視的眼光看這滾落在當前溝裏的美橘的來處，然後很快的把他拾起連皮也不剝的大口咬着。

我還記得在巴爾皮加立亞的最近旁，僅由一道小矮牆開的，有一個頗奇異的小園，這園是在我所在地的下方。這是很平凡的一個小地隅。他那些鋪着沙夾着青的黃楊的小徑，和他進門口的兩株柏樹，給了他一種南方鄉間小屋的景象。沒一絲陰影。在深處有一個帶有與地平的地窖窗的白石屋。我起初以爲這是一個別墅；但是，仔細看去，那上面的十字架，一個我從遠地看見刻在石上還沒認出文義的銘誌，使我知道這是哥爾斯人的家塋。阿惹西約附近一帶有很多死者的祭堂，立在特修

的花園中的。家裏人每星期日來在那里看望他們的死者。這樣，如死者有知，死是比在公共墳地的雜亂裏要少一點悲哀了。因為只是親愛者的步聲來打破寂靜的。

從我所在的地方，我看見一個老人安祥地在小徑上步着。他整天的在修剪樹枝，鋤地，澆水，極小心的除掉那些凋花；後來，夕陽西沉時，他纔走進那睡着死者的小祭堂；把鏟，耙，澆水壺藏起；所有這些事，他都用了埜地園夫平靜安閒的態度做着。然而他自己却沒覺到的，這正直的人只一心工作着，一切聲息都靜止了，就是每回關地窖門也是很謹慎的，就如恐怕驚了誰的一樣。在這悠永和平的寂靜裏，這小園的存在是連一隻小鳥兒都沒驚擾，他的鄰居也並沒以他的存在而感到愁慘。不過海却因此顯得更廣大，天顯得更高空，而這無盡期的午睡放在他周圍，放在紛擾的困於生活的一切當中，一種永遠安息的感覺罷了……

二 旅 舍

(Les Deux Auberges)

這是從里尼回來，七月的一個午後。天是悶窒人的熱着。那一望無際的，白而如炙的路，在橡樹園和橄欖園的中間，在充滿大空的銀白陽光底下飛揚着塵土。沒有一點雲影，沒有一絲風聲。除了炎燒空氣的震盪，羣蟬尖銳的鳴聲外，更沒有什麼；而蟬的震耳如狂的音樂，在熱急時，也一樣同是那無涯的光波的反響了…當忽然在我前面一叢白屋

從路上飛揚的塵中顯出的時候，我已然在這荒野走了兩個鐘頭。這就是人家叫的聖文山驛：五六個農屋，帶着長的紅頂倉樓，在一叢無花果樹裏有一個乾涸的牲畜飲水池，這地方的盡頭，兩個大旅舍從路的兩旁對面互看着。

這兩個旅舍的相鄰却有些攪眼的事，這邊，是一個大的新建築，充滿了生氣活潑，所有門戶都開着，郵車停在前面，纔卸下的馬在喘氣，旅客們下來急急地在牆的矮陰裏喝酒；院裏滿了騾和車，車夫們躺在廠棚下等着涼風到來。內裏，是些喊聲，咒罵聲，拳擊桌聲，酒杯相碰聲，彈子激發聲，檸檬水的開塞聲；而駕乎這些騷動之上的，却是一個快活的，激響的聲音，使得窗上玻璃顫動的聲音在唱：

那美麗的瑪耳哥東
這樣早就起來了，
拿了她銀的水壺，
走向水邊去……

…對面的那個旅舍，却正相反，是寂靜地同被棄一般。門階上長着草，遮窗板是破了，門上一枝

凋謝的金雀花如一束舊羽似的懸着，階石是埋沒在路石裏……一切都顯得很窮困，很可憐，停在那里喝杯酒纔真是仁慈事呢。

一進門，我就看見一間靜悄而鬱悶的長廳，這廳室從三個大而沒窗簾的窗子射進來的眩目的陽光使得他更顯出靜悄更顯出鬱悶。幾隻擺着些因塵土而失光澤的酒杯的缺脚桌，一張高低不平張着盆鉢似的四個孔的彈子檯，一張黃沙發，一張舊帳櫃，睡在那里一種不衛生的沉重熱氣裏。還有許多蒼蠅！許多蒼蠅！我從沒看見過這麼多：天花板上，玻璃窗上，酒杯裏面，一簇簇的……當我開門時，這纔是一個嗡嗡聲，振翅聲，就如我走進了蜜蜂窠一樣。

廳深處，一個十字窗口，有一個婦人貼近玻璃站着，忙着在望外面。我喊了她兩次：

——喂！女主人！

她慢慢地轉過身來，讓我看見那張鄉下婦人的可憐面孔，一張皺紋多裂土色的戴着同我地老

婦們所戴的縐紗的面孔。然而她却並不是一個老婦人；不過她淚眼的生涯使她如此憔悴了。

——你要什麼？她擦着眼睛問我。

——我要在這裡歇息一會並且喫點東西。

她很驚奇的看着我，一動也不動，就如她不明白這個一樣。

——那末這不是一個旅舍嗎？

婦人嘆了口氣：

——是的…這是個旅舍，若你願意…但是爲什麼你不同別人一樣到對面去呢？那是更快樂…

——於我却是太快樂了…我更喜歡留在你這裡。

於是不等答話，我就坐在一張檯子前面了。

當她確定我說的是實在話時，女主人就很忙的來去的走起來，開抽屜，搬酒瓶，擦酒杯，趕蒼蠅…人家覺得這待食的旅客是一件重大的事呢。有時那不幸的女人忽然停住，深思的，彷彿她在失望不能做到頭。

後來她走進了內房；於是我聽見她搖鑰匙，開

鎖，麵包櫃裏搜尋，拂塵土，洗食碟。不時的一聲長嘆，一聲嗚咽……

這樣調理了一刻鐘後，在我前面我有了一碟乾葡萄，一個撲埃耳的硬沙石似的陳麵包，和一瓶酸澀的酒。

——你的東西備好了，那奇怪的造物說；隨即很快的仍舊轉身站在窗前。

一面喝着，我試試使她談話。

——你這里不太常來客人，是不是，可憐的女人？

——哦！不，先生，從沒一個……當我們獨家在這里的時候，那却不同：我們有所有趕驛的車馬，有水鴨時節的那些獵人都來叙餐，整年間都有不斷的客車……但是自從那些鄰人來開起旅舍，我們就把所有的都失去了……人們是愛到那面去。在我們這里，人家是大覺悶人了……實在這屋子也不很有趣。我不是好看的女人，我有寒熱病，我們兩個小女兒又是死了……那面却相反，人們時時笑着。掌

理那旅舍的是個亞雷女子，一個戴花紗頸上圍三條金鍊的漂亮女人。趕車人，是她情人，便把郵車趕到她家去。除了她還有一大堆哄人的侍女…因此她來了許多的主顧！她有波初士，羅得沙，潮吉野各地的少年。車夫們因要從她那里過，都繞道而行…我呢，我整天的在這里，憂鬱着，沒有一個人。

她用了分心，漠然的聲氣說着這些，頭額是永遠貼着玻璃窗。顯然在對面旅舍裏有什麼使她關心的事…

忽然，從街道那邊，發出一聲大響，郵車在塵土裏移動了。我們聽見馬鞭聲，車夫的號聲，侍女們跑在門前喊着：

——再見！…再見！…在上面，方纔那可怕的聲音更起勁的在唱：

拿了她銀的水壺，
走向水邊去；
在那里她看見來了
三個武裝騎士……

…聽了這聲音，女主婦全身戰慄了，轉身向我：

——你聽見麼？她低聲向我說，那是我的丈夫……他是不是唱的很好？

我看着她，驚呆的。

——怎麼？你的丈夫！……那末他也到那面去，他也一樣？

於是她用了痛苦的神氣，但是極其溫和的：

——你要怎樣呢，先生？人們都是這樣的，他們不願看人家哭；而我呢，自從兩個小女孩死後我是永遠哭着……其次，在這永沒人來的大屋裏又是這樣的愁慘……於是，當他太煩悶的時候，我可憐的約瑟就到對面去喝酒，因為他有一個好聽音，那亞雷女子就弄他唱。不要作聲！……他又起頭了。

於是戰慄着，伸手向前，帶着一顆顆大的使她顯得更醜陋的淚珠，她出神地在窗前聽她的約瑟替那亞雷女人唱：

第一個向她說：

“早安，可愛而美麗的姑娘！”

米里亞拉旅行記

(A Milianah)

Notes de Voyage

這回我領你們到阿爾惹里一個小而美的城市裏過一天罷，這是離磨坊二三百里遠的地方…這樣我們可以變換一點兒鼓聲和蟬唱了…

…將要下雨了，天空是灰色的，查加爾山峯被濃霧包裹着。是悶人的星期日…在旅館的我的小房間裏，窗是臨阿拉伯城牆開着的，我試試燒着香

[191]

煙消遺…旅館的圖書室人家是許我自由出入的；在一本記載周詳的歷史和幾本保羅得高克的小說中間，我發現了孟泰尼一部卷帙不完的書…偶然翻開那書，重新讀那寫拿破葉蒂的死的可贊歎的文字…於是我更成爲從來沒有的深思，的鬱悶了…雨點已浙瀝地下着。每個雨點，滴在窗緣上時，在去年下雨以來堆積着的塵土裏成了一顆水珠…我的書從我手裏滑下了，我就這樣長久地瞧着那顆愁悶的水珠……

城裏大鐘响了兩點了，——一座陳古的回教小寺院我從這里看見他那白而高怯的圍牆…可憐的小寺院！誰還能說，在三十年前，有一天在他胸部當中攔着一個大日晷，并且每禮拜日兩點鐘的時候，他還給米里亞拉各教堂一個做申正經的信號呢？丁！東！這是鐘聲响了！…我們還有會久的聽…房間確是悶人極了。那些大的晨蛛，人們叫作哲學的思想的，已在四隅織就了他們的絲網…我們外面去罷。

我到了大場地上。第三軍隊的樂隊，這一點雨他們是不怕的，來在他們首領的周圍列着。從據紮所一個窗子裏，那大將顯出，圍繞着一些女郎；場地上，縣知事挽着審判官的手臂來回走着。六個阿拉伯小孩大聲叫喊地在一隅玩球。在那邊，一個穿着襤褸的猶太老人在走來尋陽光，這陽光是他昨天遺留在那塊地方的，他現在很奇怪不能再找到牠了……“一，二，三，奏樂！”樂隊開始奏起達來吉的一種古舞蹈曲來，這就是巴爾巴里那些風琴去冬在我窗下奏過的。這個舞蹈曲從前使我厭煩；今天牠却直使我感動到流淚了。

哦！第三隊的這些音樂家他們是怎樣的幸福呀！眼睛釘着音符，他們醉心韻調了，他們除了數着音節外，更不想一點什麼。他們的靈魂，他們的整個靈魂執着在那如手掌寬大的方形紙上，——這紙是在樂器末端兩個銅牙中戰慄着的。“一，二，三，奏樂！”這些正直的人一切都在這里了；他們所奏的國歌是從不給他們思鄉病的……唉！我不是樂隊的人，這個樂曲使我痛苦，我走了……

我能在那兒過這，這禮拜日灰色的下午呢？好！西托馬的店門是開着……我們到西托馬家裏去罷。

雖然他有一個店鋪，西托馬却不是開店的人。這是一個親王，一個被土耳其兵絞死的阿爾惹故王的兒子……他父親死後，西托馬便同他敬愛的母親逃到米里亞拉，在這里如一個遁世王侯一般在他那些獵兔犬，鷹鳥，馬，婦人中間，在一個鮮麗的，滿了橘樹和水泉的宮殿裏生活了幾年。後來法蘭西人來了。西托馬起初是我們敵人阿泰加得的聯盟者，後因同那君長不和，他便投了降。那君長爲了報仇，當西托馬不在家的時候，他進到米里亞拉，蹂躪了他的宮第，斬除了他的橘樹，帶去了他那些馬和婦人，令人用大箱蓋壓斷了他母親的咽喉……西托馬的憤怒是可怕的：他立刻就去服法國，役我們在我們對那君長的戰爭裏，沒有比他更勇敢更殘暴的兵士了。戰事一完，西托馬仍舊回到米里亞拉；但現在還是一樣，當人家在他面前說到阿泰加得時，他的臉要立刻變白，他的眼睛要立刻燒着憤

怒之火。

西托馬現在有六十歲了。雖然他上了年紀和一點小癩子，他的臉還是很美麗：兩道濃眉，一雙柔眼，笑容悅人，真有親王的態度。因戰事的毀壞，從他舊有的富饒只剩下雪底甫平原的一個田莊和米里亞拉的一個屋子，在這里他同在他眼下長的三個兒子省儉地生活着。本地的首領們都很尊敬他。有了爭端的時候，人家總很願意取他為公正人，他的判斷差不多成為法律了。他很少出門；人家每天下午總是遇着他，在一個與他屋子相銜接的，臨街開的店鋪裏。那廳室的器具是不華麗的：粉石灰的牆壁，一條轉旋木凳，幾塊墊褥，幾根長煙袋，兩個炭火爐……就在這里西托馬給人們審判。一個店鋪裏的沙樂蒙 (Sa'omon)。

今天是禮拜日，出席人很多。六個首領裹着披氈在客廳四周蹲着。他們每個旁邊有一根煙袋和一小杯盛在銀製的精巧小盃裏的咖啡。我進去時，沒有一個人動……從他位子上，西托馬用了他最可

愛的微笑接待着我，用手招請我坐在他身邊一個黃絲大墊褥上；隨即一個指頭壓着嘴唇，他表示讓我細聽。

事情是這樣：波尼初人的總督和米里亞拉一個猶太人因為一塊地的原故起了爭端，兩造人都同意把他們的爭論拿來放在西托馬面前，讓他判斷。約會就是當天，所有證人都召集了；忽然那猶太人變了意見，獨自來了，沒有證人，宣言他更願意到法蘭西人的裁判長那里去審比西托馬…我到的時候事情是如此。

那猶太人——年老了，土色鬍鬚，栗色上衣，藍襪，絨帽——鼻子向天，溜着哀求的眼光，吻着西托馬的拖鞋，俯首，長跽，合拿…我不懂阿拉伯語，但是由那猶太人的手勢，和他不時重說的 *Zouge de paix, zouge de paix* [註六]，我猜出這美好的演說：

——我們毫不疑惑西托馬，西托馬是賢智的，西托馬是公平的，然而我們的事裁判長將更辦理的好些。

在場人衆，憤怒的，守着鎮靜的態度，一個阿拉伯人所有的態度…挺坐在他墊褥上，眼光模糊的，嘴唇啣着琥珀煙袋，西托馬——譏諷的神——微笑的聽着。忽然，在他說的最起勁的時節，那猶太人被一聲有力的‘加拉巴’打斷；同時一個西班牙殖民，好像是做總督的證人而來的，離了他的坐位，走近依斯加羅得，給他倒了一滿籃各種方言的各色咒罵在頭上，——其中有些法國最粗鄙人們說的字句在這里也說了…西托馬的兒子，他是懂得法文的，在他父親面前聽了這樣的話，羞的紅着臉走出客廳去了。——記住阿拉伯教育的這節。——會衆永遠是鎮靜的，西托馬永遠是笑着。猶太人重新站起，退着向門而去，因恐怖而戰慄，但是一面却更起勁的喊着永遠的Zouge de paix zouge de paix…他去了。那西班牙人，憤怒的，急追在他後面，在街上趕上——勿里！勿拉！——滿臉打了他兩次…依斯加羅得跪在地上，手臂插成十字…西班牙人，顯出一點羞恥的，回到店裏…當他轉去後，——猶太人重站起來，陰險的看了圍着他

的各色羣衆一眼。那裏有各色皮膚的人，——馬爾泰人，馬來人，黑人，阿拉伯人，他們在對猶太人的怨恨裏合而爲一，很快活看見這樣虐待他們的一個…依斯加羅得遲疑了一會，接着拿住一個阿拉伯人外氈的襟：

——你看見的，阿格墨，你看見的…你曾在那裏…那基督教徒打我…你將是我的證人…好…好…你將是我的證人。

阿拉伯人扯脫了他的外氈，推開了猶太人…他一點不知道，一點沒看見…正在那時候，他曾轉過了頭…

——但是你，加都，你是看見的…你曾看見那基督教徒打我…不幸的依斯加羅得向一個粗胖的正在揩拭一個巴爾巴里無花果的黑人喊。

黑人吐唾着表示他的輕蔑遂離開走了；他一點沒看見…他也一點沒看見，這矮小的馬爾泰人，炭黑眼睛兇惡地在四角帽下亮光的馬爾泰人；她一點沒看見，這紅磚色的馬來女人，頭上舉着榴實籃，笑着而去的馬來女人…

那猶太人徒然叫喊，哀求，自苦…沒有證人！沒有人看見…幸而他同教的兩個人這時從街上經過，恥辱的，挨着牆。猶太人看見了他們：

——快，快，教友們！快找代理人去！快找Zouge de paix去！你們是看見的，你們兩個…你們曾看見人家打老人！

他們是曾看見！…我很相信。

…在西托馬的店鋪裏纔是大紛擾…僕人一杯杯的傾滿了咖啡，點燃了煙袋。大家談着，大家笑着。看見毆打一個猶太人是這樣有趣的！…在這煙霧與喧囂的當中；我緩緩地走向門去；我想到依斯拿葉那邊去閒步一回，因而得知依斯加羅得的同教人他們是怎樣爲他們教友挺身而出…

——今晚請來這兒晚餐，先生，善良的西托馬向我喊…

我答應了，我道謝。於是我在外面了。

在猶太區，所有的人都在站着。事情是已經大家知道。各種店裏都沒人了。刺繡者，裁縫匠，馬具商，——全個依斯拿葉都在街上…男人們——戴

着絨帽，穿着藍羊毛襪——一堆堆的，喧嘩地口講指畫着…女人們，臉慘白的，盛怒的，木偶似地挺直的在她們鑲金邊胸襟的長衣裏，面孔圍着些黑帶，口叫喊着從這一堆走到那一堆…當我到的時候，羣衆裏忽然發生一個大騷動。大家互相擁擠，互相推進…倚靠在他證人身上，那猶太人——這事的主人翁——在兩排絨帽的中間，在一陣鼓勵聲的雨下過去：

——報你的仇，教友；報我們的仇，報猶太民族的仇。你一點不要害怕；你有法律幫助。

一個可怕的矮人，發着松脂和腐皮的惡臭，帶着可憐的神氣和長嘆走近我：

——你看看！他對我說。可憐的猶太人民；人家是怎樣的虐待我們！這是一個老人！你看。他們差不多只沒殺死他。

實在，那可憐的依斯加羅得說活甯說是死的神氣。他從我前面過去，——眼睛沒光，臉色蒼白；不是走着，是曳着…一注很大的賠款是只能醫好他的；現在人家不是領他到醫生家去，却是到訟師

家去。

在阿爾惹里地方有很多的訟師，幾乎是同蝗蟲一樣多。這種職業似乎是很好的。總而言之，他有這種好處，就是人家可以不經考試，不費證金，不須實習的平坦地走進去。人家在阿爾惹里當訟師，就如我們在巴黎作文學家一樣。當訟師只要知道一點法文，一點西班牙文，一點阿拉伯文，口袋裏永遠有一本‘法律要覽’和最要緊的這種職業的性質就夠了。

訟師的職務是千變萬化的：可以轉換着作律師，代訴人，掮客，鑑定人，翻譯，管帳人，經紀，代書人，這是這殖民地的讓克（Jacques）師傅。不過阿爾巴貢（Harpagon）只有一個讓克師傅，殖民地却是供過於求了。僅僅米里亞拉一個地方，人家就要打打的數。通常爲的免去事務所費，這些先生們就在通衢的咖啡店裏接見他們的主顧，在茴香酒和糖奶咖啡的當中給示他們些意見。——他們給了麼？——

兩個證人攙扶着的正直的依斯加羅得取的路就是向那通衢的咖啡館去。我們不要跟去罷。

出了猶太區，我從阿拉伯事務所屋前經過。在外面，看着青石版屋頂和上面飄揚着的法國旗，人家一定當作是一個城鎮的市公署。我認識那翻譯，我們進去同他抽支煙罷。一支又一支，我可以消遣過去，這沒太陽的禮拜日！

事務室前面的院子裏是充滿了衣服襤褸的阿拉伯人。那里共有五十幾人他們是在等待接見，沿牆蹲踞着在他們的披氈裏。這個客廳發出——雖是在露天裏——一種人皮的惡臭。我們快過去罷！…在事務室裏我碰見那翻譯和兩個全身裸着在污穢披衣下的大聲音人在談話，他們用了瘋狂的摹効在述說我不知道什麼被竊的念珠的歷史。我坐在室隅的席上，我看着…一個漂亮的服裝，這翻譯的服裝；米里亞拉的翻譯穿着是這樣的適身！他們——人和服——好像是你爲我裁我爲你裁似的。這是繡黑花邊帶發光金紐的天藍色服裝。那翻譯

有金栗色鬚髮；一個漂亮而充滿諧謔和乖僻的藍衣輕騎兵；一點多言的，——他說得這麼多國的語言！——一點懷疑的，——他曾在東方語學校認識羅拉(Renan)！——野外遊戲的愛好者，阿拉伯露營裏的適意在他是同知事夫人的夜會一樣，誰也不能比他更跳得好波瀾舞…總而言之，可以說是個巴黎人；這就是我的人，你們不驚奇那些太太們瘋狂地愛他罷。在裝飾時髦裏，他只有一個勁敵：阿拉伯事務所的下級軍官。這人——穿着他的細呢制服和螺鈿扣的長絛腿靴——使得所有的戍兵都失望而嫉妬。因他是屬阿拉伯事務所的，他得免於一切苦役，於是時常在街上現身，帶着白手套，鬚起時髦髮，手臂挾着大記錄冊。人們又贊美他又畏懼他。這是一個權威。

一定，這被竊念珠的歷史是很長的。晚安！我不等他完了。

從那里走去，我遇着客廳是在騷擾。人羣擁在一個高身材，臉慘白，驕傲色，穿着一件外披的本地人周圍。這個人，八天前，曾同一隻豹子在查加

爾相撮。豹子是死了；但這個人的手臂也被喫掉一半。晚上和早晨，他來阿拉伯事務所讓人給他敷藥，每次人家把他留在院子裏聽他講他的故事。用了帶喉音的好聽聲音，他緩緩地說着。不時，他掀開他的外披顯出他繫在胸前裹着血布的左手。

我剛走到街上，一個利害的大風暴雨就發了。雨，電，風，雷……快，我們快去躲避罷。偶然的我走進一個門裏，我掉在一羣流浪人的中間，這些人都擁擠在一個莫來斯式庭院的一些拱門下。這庭院是屬於米里亞拉的回教寺；這是赤貧的回教人平常的避身處，人們都叫這里做‘窮人之院’。

滿身蚤虱的大瘦狗帶着兇惡樣子來在我周圍閒蕩着。背靠着走廊一根柱子，我竭力裝出鎮靜的態度，不同一個人說話，只看那雨點在院中着色石皮上跳躍。那些流浪人是一堆堆在地下睡着。我的旁邊，一個年輕女子，差不多是漂亮的，頸項和腿都露着，手腕和足踝帶着大釧鐲，在唱一個悲戚而帶鼻音的三音符怪曲。一面唱着，一面給一個紅銅

色皮膚的全裸小孩奶吃，用那閒着的手，她在一個石臼裏搗麥。雨呢，由一陣殘忍的風驅着，有時打濕了乳母的腿和她嬰兒的身體。流浪女人一點也不在意，只繼續的在暴風雨下唱歌，一面搗着麥子，一面乳哺小孩。

暴風雨漸見息止。乘着這雨後清天，我急急的離了靈蹟的庭院，向西托馬的晚餐走去；纔正是時候…當經過那通衢地時，我還看見方纔的猶太老人。他靠在他訟師身上；他的證人們快活地在他後面走；一羣醜惡的猶太小孩在周圍跳躍着…所有的臉都在發光。訟師是擔任了案子：他要向審判廳要求兩千佛郎的賠償。

在西托馬家裏，是華美的晚餐。——飯廳臨着一個美雅院落開着，院落裏面唱着兩三個流泉…真是一頓美妙的土耳其餐，是由補立斯子爵料理的。各菜中，我尤注意那隻杏仁雞，龜肉，——雖是難消化一點但是具有妙味，——和那些人家叫做“加底的一口食”的蜜漬餅乾…至於酒呢，却僅有

香寶。雖有回教的禁律西托馬還是要喝一點；——那時僕役們是轉過了背的…晚餐後，我們走進我們主人的房間。那里人家給我們拿來些蜜餞，煙袋，咖啡…這房間的器具，更是簡單：一張沙發，幾個坐席；深處有一架高大的床，床上擺着些紅繡金邊褥…牆壁上掛着一幅畫着一個海軍上將阿米加戰績的土耳其老畫。土耳其畫家們似乎每張繪畫只用一個色的：這張畫重在藍色。海，天，船，海軍上將阿米加自身，都是藍，那是怎樣的藍呢！…

阿拉伯習慣是要人們早告退的。咖啡完了，煙也抽了，我們向主人祝了夜安留他和他女人們在一塊。

我將到那里完我的夜？去睡就太早，土耳其騎兵們還沒鳴歸隊號。而且，西托馬那些金邊小墊褥在我周遭跳着幻想的舞，這也將使我睡不着…於是我在劇場前面了，我們進去一會罷。

米里亞拉的劇場是一家舊草料棧，將將就就化爲戲場的。那些大洋燈，人家在休息時添滿油的，

代了高懸燭台的職務。池子裏的觀客是站着，奏樂人坐在長凳上。那些迴廊因為他們有草椅是很驕傲…戲場周圍一條長廊，黑暗而沒地板…我們可以相信是在街上，那是什麼都不缺…我到時戲已然開始了。使我大驚異的是那些伶人並不壞，不過我說的是男人；他們活潑有精神…這差不多都是些愛美者，第三隊的兵士們；那聯隊也以此為可驕每夜都來拍手喝采。

至於女伶們呢，唉！…却還是，且永遠是外省小劇場的女性，自負的，表情虛偽而過分…然而那裏有兩個在這些女人中却使我高興的，兩個米里亞拉的猶太女，很年輕，她們還是初演…她們的父母是在觀看，并且顯得是很快樂。他們確信他們的女兒對於這個生理將來要得到整千萬的都羅（西班牙銀幣名）的。萬貫家財的希伯來女喜劇家拿洒的史蹟，是已經在東方猶太人裏傳遍了。

再也沒有像這兩個小猶太女在舞台上的滑稽劇動人的…她們胆怯地站在舞台的一隅，撲着粉，塗着脂，露去肩頸，挺直地站着。她們是寒冷，她們

是害羞。不時她們迷亂地說出一句她們不懂的話，當她們說時，她們大的希伯來人的眼睛驚怖地看着觀衆。

我出了劇場…在包裹着我的黑暗當中，我聽見在一個角隅裏有喊聲…一定是些馬爾泰人正在以白刃相辯白呢…

我沿着城牆慢慢地回到旅館。羅漢松和橘樹的可愛的香芬從平野升上。空氣柔和，天空猶淨…那邊，路的盡端，立起一道幽靈似的斷牆，一個古廟的遺蹟。那牆是神聖的：每天都有阿拉伯婦女們來在那上面懸掛她們酬愿的表記…那些表記將在夜的和風裏，月的薄光下飄蕩飛揚…

蝗 蟲

(Les Sauterelles)

又有一個在亞爾吉里時的回憶要講，過後我們再回到磨坊裏來…

我來到這撒海爾的田莊裏的那一夜，竟是睡不着。因為是在新到的異鄉，又經受了途中的振撼，還聽着野犬的吠聲，而且一種磨人，逼人的熱氣，使人喘不過一口氣來，好像蚊帳的織紋裏鑽不進一點空氣似的…黎明時我打開窗來，一片濃厚的

暑霧，徐徐搖蕩，四面沿着紅的和黑的邊緣，宛如一片戰場上的烟雲，遊移于空際。樹葉一張也不動；我眼前美麗的園子，疎疎在山坡上種着，在蒸釀葡萄酒的烈日中曝着的葡萄樹，躲在牆角陰裏的歐洲菓子，矮矮的橙子樹，微細成長條的橘子樹，都一樣帶着戚戚的狀態，正在萬樹無聲待雨來。芭蕉樹這些淺綠的大蘆葦，常常被一種流風所搖撼，把牠們蓬鬆的輕絲擾的零亂，現在是條理分清，默默地直站着。

我望着這奇妙的園林站了一忽兒，其中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樹木，都已集在一起，都各自按照他們的時季，在異鄉交出他們的花和菓來。麥田和軟木杉林之間，有一泓灑灑的流水，使人對之一望生涼意；我望着這些事物的富麗與整齊，望着這美麗的莊屋，那些回回式的穹頂，那些月白色的坪台，那些在四周圍拱着的馬廐和倉房出着神，就想到二十年之前，這些勇敢的人們到這撒海爾的山谷中來定居的時候，他們只找到一所修路工人住的木板屋，和一塊叢生着矮棕樹與核桃樹的荒地。全

要自己創造，全靠自己建設。時時刻刻有阿拉伯人來攻擊。又不得不放下犁耙去開槍。接着又要發生病痛哩，眼患哩，瘡疾哩，荒歉哩，盲目的試探哩，地界的爭執哩，常常不能得個安定，多少的努力！多少的辛苦！費了多少不斷的苦心！

就在現在，雖則患難的時期已過，而且財富也已如此艱難地得到，但這夫婦兩人，在田莊裏還要頂早就起身。就在這早晨時分，我已聽見他們在樓下的大廚房裏走來走去，在照顧工人們的咖啡了。鐘聲立刻就響了，一忽兒就看見工人們在路上魚貫而來。有善谷尼的葡萄夫；有破衣紅帽的阿拉伯農夫；有赤着腿的回回堆土工；有馬太人；有魯瓜人；這全個不相融恰的人種，都是難於統轄的。莊主在門前用一種粗簡的口氣，給他們各人分派這天的職務。這好人兒一完事，就含着愁舉起頭來，注視着天空；接着他看見我在窗口，因對我說道：

——不是種植的好天氣……沉悶的風起來了。

原來，當太陽一升起的時候，陣陣又悶又熱的風，好像從一開一閉的火爐門裏衝出來似的，從南

方吹來令人不知置身何處的好，更不知將如何了。整個早晨，就是這麼過去。我們在廊下的席上用咖啡，簡直沒有勇氣發一言，動一動。那些狗直挺挺在這窘境中躺着，在磚頭上求些涼意。早餐給我們鬆轉一點，餐席又豐腴，又奇怪，其中有鯉魚，有鰻鯉，有野豬肉，有箭豬肉，有史多里的乳漿，有克勒細亞的酒，有古亞梨，有香蕉，全席是異鄉的風味，正和我們四周圍的大自然界一般複雜……我們正要散席了。忽然，那關閉着擋住洪爐似的園裏的熱氣的窗外，傳來幾聲大喊：

——蝗蟲！蝗蟲！

我的屋主人臉色陡變成蒼白，好像一個人聽到說有大難臨頭了；我們於是趕緊跑了出去。田莊裏剛才還是很甯靜的，於十分鐘間，就只聽得緊促的步聲，模糊的語聲，聲聲混在起身下床的動作中。佣人們從他們起臥的穿堂影中奔着出去，帶着棍子，叉子，杵干，所有這些隨手拖得到的金屬傢具，銅鍋咧，面盆咧，蒸罐咧，都拿去打響起來。牧人們吹起他們在牧場上用的號筒。有的在吹海螺，有的

在吹獵角。這麼一來，就噪起一種驚人的，不和諧的嘈雜聲，還有一種高音符的‘噫唔！噫唔！噫唔！’的呼聲，凌諸聲而出，是鄰近篷霧村中的阿拉伯婦人跑着趕來了。往常，要把蝗蟲闕走，要阻止牠們下降，看來似乎只要噪起一片巨聲，把大空裏震響起來就成。

但這些可怕的蟲子到底在那兒呢？熱騰騰的天空中我所看見的，就只有一片雲在天際過來，黃橙橙的，密沉沉的，像是一片霞雲，帶着一片暴風聲，在萬木擠擠的林中呼吼。這些就是蝗蟲了。牠們撲開了乾索的翅子，在聯結成堆地飛來了；但憑我們如何叫喊，如何盡力設法，這塊雲總是在前進，給平原上照上一片擴大的影子。她們於立刻間來到我們頭頂上了；一忽兒我們就見雲邊上起了縫緣，生了破綻，有幾只已似陣雨開頭的雨滴般掉了下來，看去很瞭然，帶着紅色；接着，這全片的雲散了，而這一陣蝗蟲的霰，也直直的，閃閃的紛紛落下。一眼望去，田野裏全佈上了蝗蟲，佈上了粗如手指的大蝗蟲。

於是屠殺開始了。蟲子粉身碎翅時發着嘶嘶的醜叫。他們用鋤頭，釘耙，犁刀去翻輾這片蠢動着的地土；但是他們愈殺，蟲愈多，牠們長腿繚亂，一層層在亂動；爬在面上一層的，在危迫中跳躍，直跳到駕在犁上做這奇怪耕作的那些馬鼻子上。田莊裏和阿拉伯人村裏的狗，奔入田中去在蟲身上踐踏，狠狠的把牠們踏得粉碎。正在這時，有兩隊戍兵，頭頂上盪起喇叭，過來營救這難中的僑民，於是屠殺又變了一種局面。

這些兵士他們不把這蝗蟲來輾殺，而撒起長條的火藥來轟死牠們。

我屠殺得疲憊了，臭氣也聞得惡心了，我就回了轉來。田莊裏有着的蝗蟲差不多與外面一樣多。牠們從門口，窗口，煙囪口裏進來。牠們在牆根本上，在咬得七穿八洞的簾上行動着，掉落，飛起，又爬上粉白的牆壁，帶着那個龐大的影子，看了格外醜陋。老是這一種怕人的臭氣。吃飯的時候，只有不喝水。池潭裏，水井裏，魚塘裏，到處都給染臭了。我房間裏雖已殺了不少，但晚間我還聽得有的在

傢具底下躍動，而這種振翅的聲音，和荳莢受了熱在爆裂一般。這一夜我也睡不着。并且田莊四周的人都沒有睡，火光在田原上從頭到底跑來跑去。戍兵還是在屠殺。

下一天，我照舊打開了窗戶，那時蝗蟲已經去了；然而牠們去後留下的是怎樣的一片慘狀啊！一朵花也沒了，一莖草也沒有了：滿目是漆黑的，殘零的，烏焦的。芭蕉樹，杏樹，桃樹，橘樹，都只能從牠們失了那爲樹之生命的樹葉的晃動與風采的光禿枝條上辨認出來了。他們又弄清了池水與井水。農夫到處在挖開土來殺却那些蟲子遺下的卵子。土堆一個個都要細細心心翻轉來，砍碎來。而看了這千萬條元氣十足的嫩樹根，在腴土碎開時露出來，真是心都要酸了

戈賢神父的 L'ELIXIR

(L' élixir du révérend père gaucher)

——喝喝這個，我的鄰人；你就給我說你對於這個的意見。

於是，一滴一滴的，用了珠寶商數珠寶的細心，牧師格拉弗松給我倒了幾滴溫熱，發光，美妙的金綠液體……喝了這個，我的胃立刻就同和煦的陽光在照一樣。

——這是戈賢神父的強壯藥酒，我們普羅望

斯的健康和快樂，那正直的人帶着得勝的神氣向我說；這是離你磨坊兩里地遠的補雷孟德修道院製造的…這是不是要比全世界所有的沙爾特羅斯〔註七〕都高貴？…并且假若你知道這藥酒的歷史怎樣有趣呢！你請聽罷…

於是，誠實地，無挖苦意味的，在這牧師住宅的飯廳裏，這樣樸實，這樣靜謐，帶着小圖集成耶穌十四苦像和明淨而如教士白袍一般直垂的窗帷的飯廳裏，牧師開始給我述一個微可疑而不恭的，同 Erasme 或 d'Assoucy 的一個故事般的小史。

——二十年前，那些補雷孟德人，（甯可呼白神父們，如我們普羅望斯人叫他們一般，）是掉在一個極大的窮困裏。假若你那時候看見他們的修院，那一定要使你覺着難受的。

那高牆，巴戈尼塔差不多要成爲碎塊了。繞着長滿了草的遊廊，那些柱子自行破裂，石的聖像坍在他們的龕裏。沒有一扇豎起的玻窗，沒有一扇立

着的門子。中庭裏，祭堂裏，羅因河的風好像在加馬格島一般吹着，熄滅了蠟燭，撼碎了窗玻璃，吹走了聖水瓶的水。但是尤其愁慘的，却是修道院的鐘樓，同一個空鴿籠一般寂靜，神父們，因沒錢來買座鐘，以致迫着作晨禱時用杏樹響板打着當鐘鳴！…

可憐的白神父們！我現在還在看見他們一樣，在聖體瞻禮的迎聖列，他們穿着補綴外披一個跟一個過去，因以西瓜檸檬當食糧的原故，面孔都慘白而瘦小，在他們後面是主教，他低着頭，覺在太陽底下顯出他褪金的法杖和蟲蛀的白羊毛教帽是十分可恥的。會中婦女在行列裏看了這可憐的事而哭，而那些粗野的執旗人却在他們之間輕譏淡笑，一面指着可憐的修女們：

——這些鳥兒他們還在一塊時他們要瘦了。

實在這些可憐的白神父也到了自問他們是不是各飛各的穿過世界去尋各自的食料更好些。

但是有天當這重大問題在教務會議討論時，人家忽然來報院長說教友戈賢要求參與會議…要

緊的你須知道教友戈賢是修道院的牧人；就是說他是在中庭裏，前面趕着兩隻甚瘦的在石皮縫裏尋草吃的母牛，從一個穹窿下轉到一個穹窿下過他的日子的。由濮斯一個老瘋婦人家叫作卑蝸老媽的養到十四歲，至修女院收留以來，不幸的牧人只學會了看守畜生和背誦 Pater-noster (主禱文)；他還只能用普羅望斯語念，因為他的腦精思想是遲鈍的。他是一個熱誠的基督教徒，雖然他在懺悔中有點安於幻想，他是自律不苟，用手掌以自懲！…

當人家看見他走進議事廳，簡單愚蠢的，腿屈在後給會衆致敬時，主教，神父們，管帳，所有的人都笑了。當那張帶着山羊鬍子和瘋人眼睛的灰色面孔，從什麼地方來的時候，這是常發生的事情；可是戈賢教友並不關心這個。

——我的神父們，他絞轉着橄欖核念珠用了誠實的聲音說，人們很有理由說更響亮的是空的木桶。你們請想像着我已然這樣空虛的腦精裏，因為久久深思，我相信我已找着把我們從困苦裏拉

出來的法子了。

“這就是情由。你們很知道卑蝸老媽，這正直婦人她當我小時是看護我的。(上帝有她的魂靈了，那卑下的老婦！她酒後曾唱了好些野鄙歌曲的。)所以我要向你們說，我可欽敬的神父們，那卑蝸老媽，在她活的時候，她是同哥爾斯島一隻老白鷄般認識一樣多一樣好的山草的。在她晚年，她曾製了一種不可與比的強壯藥酒，是用五六種我們一塊在阿爾畢山採來的藥草混合成的。到現在有好些年了；但是我想如果能得聖阿居斯丁的幫助和我們院長的允許；我或者——一面仔細地找——能夠重新找着那神祕藥酒的組合物。於是我們只把他裝成瓶，只低點價發售了，這或者能使我們修道院逐漸致富，如同我們特拉波和格南底的教友們所做的一般…

他沒說完的時候了。主教已是站起來攀住了他的頸項。神父們拿住了他的手。管帳人，比別人還更感動的，恭敬地吻着他襤褸的衣緣…後來各人重回到各人的坐位上來討論；當場，教務會議議

決把那些母牛託付給教友特拿西畢爾，使得戈賢教友能專心去研究他藥酒的製造。

怎樣那誠實的教友達到重新找着卑蝸老媽的方子？用了怎麼樣努力的代價？犧牲了多少夜不眠的代價？歷史上沒說及。不過，可靠的，是六個月後，白神父們的強壯藥酒已然是很風行了。在哥達全地，在阿爾全地，沒一個農莊，沒一個倉庫在他食物間裏，在酒瓶和青橄欖瓶當中，沒有沒一個普羅望斯省封印的帶有一塊上有一個在深思的修士銀牌的土製小罇的。幸賴他藥酒的流行，補雷孟德修道院很快的豐富了。人家重起了巴戈尼塔。主教有了一頂新法帽，加工製的玻璃窗祭堂；鐘樓裏一羣大小的鐘，在耶穌復活瞻禮的一個美的朝晨，連續不斷的相和而鳴。

至於戈賢教友，那可憐的服役修士，他的鄉下氣曾這樣使得教務會快活的，他在修道院已經不是那個戈賢了。人家此後只認得他是戈賢神父，聰明有智的人，他已完全離了修道院細小複雜的事

生活着，當三十個修士在山上給他尋香草的時候；他是整天的把自己關閉在蒸溜場裏…這蒸溜場，那里是無論主教隨便何人都沒有進去的權利的，那是一個荒棄的舊教堂，在神父們園子的盡端。有些誠實的頭腦簡單的神父以為是用了在作什麼神祕可怕的東西；假如，偶然有一個胆大而好奇的幼年修士攀住絡在屋上的葡萄藤；一直上到環洞門窗口，他一定很快的滾了下來，恐怖的看見戈賢神父，同着他扶乩者的鬍子，俯身爐竈上，手裏拿着比重計；在他周圍，是些紅砂石彎形蒸溜器，大的蒸溜器，玻璃蒸溜曲管，一堆奇異雜亂的東西在玻璃的紅光裏發燄…

日暮時，當嚮着最後的 *Angélus* 經鐘的時候，那充滿神祕的地方的門就謹慎地開了，是神父到教堂去做晚禱。應當看看在他穿過修院時那是怎樣的迎接呢！教友們當他過身時排列着。人家說：

——不要作聲！…他有祕密呢！…

管帳人跟着他低頭地同他攀談…在這些諛諛的當中，神父擦着額角走去，他的闊緣三角帽向腦

後戴着彷彿一道圓光，他用了滿意的神氣看着他的周圍，那些種着橘樹的院子，那些轉着新定風針的藍屋頂，在發白的中庭裏，——在那些美雅飾花的小柱中間，——那些穿新衣的神父帶着鎮靜的態度兩個兩個的走過。

——他們所有這些都是我一個人的力量！神父在自己心裏說；每回這個思想使他升起一股股的驕氣。

可憐的人因此大大的受懲了。你就要看見…

你請想像着，一個晚上，當做祈禱時，他異常昏迷地來在教堂裏：臉紅，氣喘，風帽斜戴，這樣地擾亂以至取聖水時把他兩隻衣袖直濕到手肘上。起初大家以為這是到晚了的感動；但是當大家看見他不給正祭台行禮反向講經台和大風琴致敬，很快的穿過教堂，在唱歌台逡巡了五分鐘，尋了他坐位，接着一坐下身體即左右傾斜，帶着愚蠢樣子微笑着的時候，一陣驚詫的喃喃聲滿了全教堂。人們一個同一個低語起來：

——我們的戈賢神父到底怎麼了？…我們的戈賢神父到底怎麼了？

主教有兩次忍不住的，把他的法杖擲在地上來鎮靜…那邊，正祭台的裏面讚美歌永在唱着；但是答唱却缺少了精神…

忽然，正在 Ave verum 的當中，你看戈賢神父仰倒在他椅裏，用了一個激響的聲音唱道：

在巴黎，那里有一個白神父，

巴達且，巴達達，達拉辦，達拉巴…

全體驚愕了。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大家喊：

——拉他出去…他被魔附了！

神父們畫着十字。主教的法杖空動了…戈賢神父一點也沒看見，一點也沒聽見；兩個有力的修士不得已從祭台旁的小門拉了他去，他還一面同驅魔人般抗拒着，一面却更起勁的繼續他的‘巴達且’和‘達拉巴’。

明天，天纔發亮，那不幸人已跪在主教祈禱台前淚下如注的在懺悔他的罪過：

——這是那藥酒，主教，這是那藥酒誘惑我了，他打着胸膛說。

看着他這樣的憂苦，這樣的懊悔，那好主教自己也十分的感動了。

——去罷，去罷，戈賢神父，你請安靜罷，所有這一切將如朝陽已出的露珠般而消滅…總而言之你的壞行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大。雖是你的歌唱有一點…嘿！嘿！…末了還應希望那些新修道士不會聽見那個…現在，你確實給我說事情是怎樣來的罷…是因為嘗試藥酒，是不是？你的手太重了…是，是，我明白…這就如同教友斯格枉子，火藥的發明者一般：你也作了你的發明的犧牲者了…你說給我聽，我正直的朋友，必須你親自嘗試那個，那可怕的藥酒的麼？

——不幸，是的，主教…試驗器告訴我酒精的度數和力量；但是到了牠的完成和味道，却只有我的舌頭靠得住…

——啊！很好…但是還聽一點我要給你說的…當你因必要而嘗試藥酒時，你是不是覺得那是

很好?因此而感到快樂?...

——唉! 是的, 主教, 不幸的神父紅着臉說... 我覺到牠的香味已經兩晚了, 一個濃香!... 這一定是魔鬼同我開這卑鄙的玩笑... 我決意從此以後只用那試驗器。但是可惜, 假如酒味不太甘美, 假如酒色不太悅人...

——你好好當心這個罷, 主教很快的截住他說。不應當冒那種使主顧們不悅的危險... 所有你所要做的現在你是知道了, 就是你要加倍的小心... 你要嘗多少酒纔可以信得足呢? 十五二十滴罷, 是不是? 我們就以二十滴為限... 如果你僅嘗二十滴那魔鬼也把你攔住了, 那就是很狡滑的魔鬼... 而且, 爲了預防那些意外事, 我將來將准免你不要來教堂。你可以在蒸溜場作你的晚禱... 現在, 安心去罷, 我的神父, 要緊的... 好好計算你的點滴。

唉! 可憐的神父却徒然計算他的點滴... 那魔鬼捉住了他, 更不放他了。

是蒸溜場聽見他那些奇異的祈禱!

白天，還是安然無事。神父是還安靜：他整理他那些火爐，那些蒸溜器，細心地揀擇他的草，普羅望斯的各種草，細長的，灰色的，齒形的，蒸發着香氣和陽光的草…但是到了晚上，當那些藥草已經泡製，當藥酒在大紅銅盆裏發熱時，可憐人的痛苦也就起頭了。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酒滴從小管子掉在鍍銀的酒杯裏。這二十滴，神父把牠們一口就吞了，幾乎感不到快樂。只有第二十一滴使他渴想。哦！這第二十一滴嘗了！…於是，爲躲避那誘惑，他走到實驗室那端去跪着作他的祈禱。但是從那還熱着的酒升起一些帶香芬的霧，這香霧來在他周圍飄蕩着，甘不甘心，把他引向酒盆去了…那酒有一個很美麗的金綠色…俯身在上，鼻孔張着，神父拿了他的小管緩緩地攪動着，在碧玉似的浪滾着的耀光小碎塊裏，他好像看見卑蝸老媽的眼睛活潑地看着他在笑…

——好！還來一滴罷！

一滴又一滴，這不幸人到後來又有滿滿的一

杯了。於是，沒有力了，他倒身在一張臂椅裏，身體灘軟，眼皮半閉半開，小口地呷啜着他的罪惡，自己同自己帶着一個甜密的良心責備的低聲地說：

哦！我自己把自己罰落地獄了…我自己把自己罰落地獄了…

最可怕的，是在這魔鬼的藥酒的底裏，他重找着，我不知道由什麼魔術，所有卑蝸老媽的卑鄙小曲：“這是三個小饒舌婦人，她們談論要做一個盛饌…”或“阿特烈的年青牧女到那獨林中去…”并且永是有那白神父們著名的…“巴達且巴達達”。

你請想到了明天又是怎樣的慚愧，當他那些鄰人帶了譏諷的神情向他…

——呃！呃！戈賢神父，昨夜裏你睡時，你是有好些蟬子在你腦袋裏罷。

於是這又是些眼淚，失望，禁食，懺悔，和懲戒。但是一點也不能抵抗那藥酒的魔鬼；每晚，同樣的時候，魔又開始附他了。

當這個時候，那些購貨信如雨一般落到修道

院來，這是真正的一個降福。那些信是自里尼，愛格，阿維儂，馬賽…各地方來的。一天一天的修院變成製造場的樣子了。在那里有些捆紮教友，標記教友，以及寫字的，用車運貨的；在那里上帝的奉侍不時遺失些鐘鳴；但地方的窮人們在那里却沒遺失的，我可以給你擔保…

後來，在一個禮拜日的美的朝晨，當那管帳人在教務會議裏讀他一年的財產單的時候，當那些誠實神父眼睛發亮唇邊帶笑的聽着他念的時候，戈賢神父忽然闖進會議中，口裏喊着：

——完了…我不更做那個了…還給我那些母牛罷。

——有什麼事了，戈賢神父！主教問，他很疑惑有點什麼了。

——有什麼事了麼，主教？就是我在預備一個永遠的地獄之苦…就是我在喝，我同一個無恥之徒般在喝…

——但是我給你說過要你計算你的點滴的。

——啊！很是的，計算我的點滴：現在是應該

一杯杯的計算了…是的，我的神父們，我是這樣。我每晚是三玻瓶…你們很明白這是不能經久的…所以請你們讓你們願意的人做那藥酒罷…我還要辦理這個的，天火燒我！

這回會衆可不笑了。

——但是，不幸的人，你要使我們破產了！管帳人喊着，一面搖動他的大帳簿。

——那麼你甯願我把我罰落地獄嗎？

說到這里，主教起來了。

——我的神父們，他張開他亮着主教指環的漂亮的白手說，我有一個調處好一切的法子…是晚上，是不是，那魔鬼來誘惑你？…

——是的，主教先生，正是晚上…現在，當我看見夜來時，我就要，請你恕我，我就要全身出汗，如同加畢都的驢子，看見粗製鞍子來時一般。

——好！你安心罷…以後每晚祈禱時，我們給你背誦聖阿居斯丁的祈禱，那是關於大赦的…有了這個，雖有什麼事來，你是在保護之下…那是有罪過時的赦免。

——哦，很好！那麼，謝謝你，主教先生！

於是，更不要求什麼，戈賢神父重返到他的蒸溜場，同一隻百靈一般輕快。

真的，從那時候起，每天晚上祈禱末了，主禱人總不缺說：

——我們爲我們可憐的戈賢神父祈禱罷，他爲公衆的利益犧牲了他的魂靈…Oremus Domine

當在俯伏在教堂黑暗裏的，那些白的光頂帽上，祈禱戰慄的彷彿一陣微風在雪上流着似的時候，在那邊，修道院的那端，蒸溜場赤如火的玻窗後面，人家聽見戈賢神父大聲在唱：

在巴黎有一個白神父，
巴達旦，巴達達，達拉巴，達拉辦，
在巴黎有一個白神父
他使小修女們跳舞，
特蘭，特蘭，特蘭，在一個花園裏；
他使…

…這里那正直的牧師忽然滿了恐怖的停住：
——天主的仁慈！假若我的教民聽見我唱呢！

記加馬克

(En Camargue)

一 起程 (Le Départ)

堡裏的聲音嘈雜得很。郵差才帶來監督的一個信，一半兒是法國語，一半兒是普羅望斯土語，說有兩三大批的‘加留瓊’和‘夏羅丁’已經飛過，而且‘潑林鳥’可也不少。

“你是算在我們裏頭的呀！”我可愛的鄰人們的信上這麼說起；而這天早上五點鐘的黎明中，他

們裝着獵槍，獵狗，乾糧的大車，到山坡上載我來了。我們于是在亞雷道上僕僕着，在這十二月天的早上，道上有點兒曠廓，有點兒乾索，那時橄欖樹的黯綠剛才看得出，核曼橡樹的新綠，也過于帶上一點冬天的，矯飾的氣象了。牧場上已有了動靜。田莊的玻璃裏已有未明即起的人們點着燈火。蒙突瑪裘寺的石墟裏，有睡意朦朧的鷹鷲，振翅于頽垣殘址間。然而我們一路延着山溝走去，已遇着幾個騎着瘦驢往市上去的老農婦了。她們是從費爾德堡來的。她們整整走了六法里，才在這聖脫羅非姆山道上坐下歇一個鐘頭，到山裏來賣她們的小包兒的！……

現在亞雷的城子到了；城牆矮矮，城梁凹凸，宛如在古畫上看見的，有肩荷長鎗的戰士，站在不及他們那麼高大的城坡上的城牆。我們馳驟着穿過這饒趣的小城，穿過這法國境內極幽雅的一個小城，城中有鑄花的圓形陽台，和阿拉伯式的窗欄一般，直聳出到狹窄的街心；有黑壓壓一片開着小門的矮古屋，回回式，圓尖頂，會使你回想到矮鼻

季雄Guillaume Court-Nez 與沙拉人 Sarrasins 的時代。這時屋外還闕無人跡。只有羅納河的碼頭上已經在熙熙攘攘了。開往加馬克的汽船，已在碼頭邊升火預備出發，穿着黃布短襖的管家，出去做田場工作的鄉下姑娘，都有談有笑地和我們一起走上甲板。因為早上有風，她們的斗蓬便罩在身上，斗蓬下高高聳起的亞雷式髮髻，把面首烘托得格外小巧，格外帶上一點動人的風騷，這用意似乎要聳起來使笑謔聲散佈得格外遠些…鐘鳴了，我們開船了。兩邊的河岸，在帶着河流，機力與風向這三重的速率，望後退逝，河的一邊是克洛，是一片乾涸的礫石原野。那一邊是加馬克，比較綠些，上面有蒙茸的細草，和蘆葦叢生的沼澤，一直連綿到海邊。

船時常在埠頭近旁停泊。有時泊在左岸，有時泊在右岸，——如在中世紀亞雷王國時代，或在現在羅納河裏那些老船夫的口中，就說，有時泊在帝國，有時泊在王國。每處埠上，總有一所白色的農莊和一簇樹木。做工人荷着工具走上岸去，婦女們

臂上挽着她們的筐子，也直直地站上了跳板。有的向王國去，有的向帝國去，船裏便漸漸地走空了；待船到了我們上岸的齊洛莊埠上，船上差不多已沒有人了。

齊洛莊 Mas-de-Giraud 是一所巴朋墩貴人們的老田莊，我們進去等監督來找。大廚房裏，耕夫，葡萄夫，牧人，牧童，所有這些田莊上的男人，都正圍着桌子，又莊重，又靜默，在緩緩地就餐，婦人們給他們伺候，須等他們吃過後才吃。監督這時忽然騎着一輛小蓬車來到了。他是在水上與陸上的伺獵者，漁監督兼獵監督，本地人都叫他做‘巡閱使’ lou Roudeïrou (le rôdeur)，因為他們常常見他在黎明中或夕陽中，藏身在蘆葦叢裏伺守着，有時又一動不動地住在他的艇裏，專心向‘池’ clairs 面上或‘水溝’ roubines 面上注視他的捕魚籠。說不定就因他這種終身伺守的行業，他才沉默到如此，專心到如此。可是，當這輛小蓬車裝上了槍枝和籃子在我們前面行動的時候，他却給我們講述打獵的消息，鳥羣飛過的回數，和季候鳥掉下來的地點。

只顧談着，不覺已深入內地了。

耕熟的土地已經走盡，我們現在已走到加馬克荒野的中間。一望之中，這一片牧草場上，盡是些水窪與池沼在水草間閃耀。水蓼與蘆葦一堆一堆的像是在一片平靜的海面上的小島。一株高大的樹木都沒有。平原上坦蕩的景象，毫沒有一點零亂。遠遠處畜牧園的屋頂差不多低至與地面相齊。四散着的牲畜，有的眠在鹽草堆中，有的緊緊圍住牧童火黃色的風兜在走動，誰都沒有把那條永遠不變的長綫冲破，可是牠們在這蒼蒼曠豁的無盡天空之下，已小如微末了。這平原之上，有一種寂寞與曠漠之感，似乎是從有浪長平的大海上來的，再加之以吹得不肯一緩不肯一停的北風，使人更感寂寞，更感曠漠，而且那風，他那縷強有力的呼氣，像在使景色更平坦，更曠蕩起來。萬物都在牠前面低頭。就是那些極小的細樹，也留着牠走過的足跡，都在這長在遁避的現象中向南傾倒，向南躺下…

二 茅廬 (La Cabane)

以枯黃的蘆葦爲牆，蘆葦爲頂的，這就是所謂茅廬了。我們就以此名我們打獵的會集之所。茅廬的式樣，與加馬克的房屋一般，也只是一個獨間，又高，又大，也沒有一扇窗，只從一扇玻門上吸取日光。晚上門關了，門上便加上一扇板窗。靠着墜粉的大泥牆，有些架子正空着在待槍枝，獵囊和長靴來安放。裏邊，有五六隻眠藍圍着一根植在土裏，高抵屋頂，做屋頂的支柱的大桅木列着。夜裏；北風發生屋子裏又到處格響的時候，那遠處的海，和近海的風便同時興起，黑夜挾着這些聲音使之繼續擴大起來，人聽着，幾疑自己是在一間船艙裏躺着。

可是到了下半年，那茅廬裏才尤其有趣呢。逢到我們地中海邊這些佳日良辰，我每歡喜獨個兒留在燃着幾束蓼草的爐邊。在西北風或東南風吹動之下，門兒在跳躍，蘆梗在呼叫，然而所有這些搖撼，都不過給我四周的自然界大暴動的一種極微的應聲。寒日受了狂飈的鞭策，碎閃閃的，光線

一時併攏來，又散開了。大塊的雲影，在一片美麗動人的蒼天底下飛跑。日光驟然地來去，霹靂也照樣地起落；牲畜的鈴聲，忽而聽得，忽而又滅了，在風中失去了，一時又回來在搖撼着的門口響起，有趣的像一種歌章的尾聲……最有味是在獵人們沒有回來之前的黃昏時分。那時風已經寧息。我到外邊去耽一忽兒。一輪火一般顏色，失了溫熱的紅日，正平安地沉下。夜便棲了下來，她潮濕透了的黑翅，一路拂着你過去。地平綫那邊，日光如火焰一閃，帶着一顆被四近の黑暗烘托出來的紅星那種光彩過去了。在這日暮餘光中，有生的都在忙迫着。一長行人字形的野鴨，飛得很低的，好像要向地面上歇下；但是那點着燈火的茅廬，忽然把牠們驚了開去：那一隊中爲首的一隻伸長了項子升騰上去，所有其餘在牠背後的，也野叫幾聲，撲高起來。

忽然有一種散漫的步聲，像一片雨聲般過來。成千成萬的綿羊，牧人呼着，牧犬監着，只聽得雜亂的脚步和喘急的呼吸，都又慌怯，又沒紀律的向羊圈趕來。我在這旋螺絨的漩渦中，在這嘩叫聲的

漩渦中，被牠們衝着，搨着，擠迫着。真是一片洶湧着的潮水，牧人和他們的影子，像被這些跳躍着的浪頭擁着似的…在羊羣之後跟着來的，是些聽熟了的脚步，是些歡騰騰的語聲。茅廬裏是滿了，生動了，光亮了。枯藤也燃着了。大家愈是疲乏，笑的愈起勁。一片幸福的疲倦的嘈雜，獵槍在牆角裏放着，長靴雜亂地丟着，獵囊已倒空了，而一邊是火黃色，金黃色，綠色，銀色的羽族，都周身沾着血蹟。食桌安排好了；在這鰻魚佳羹的蒸蒸熱氣中，這些強壯的老饕，一語不作，諸聲俱寂，只有門口頭躡着脚去吮食盆的狗發出些粗蠢的咽食聲來打破這一大片岑寂…

黃昏的談話是極短的。光閃閃的爐火旁邊，早只剩着監督和我了。我們閒談着；這所謂閒談，不過是彼此間和鄉下人般以半句頭的話來時相應答罷了，這些印度語似的唔呀聲，像短促的和燃燼的藤梗上最後的火星般，一下就息滅了。後來監督站了起來，點上了他的燈籠，于是我聽着他重的步聲在夜色中隱去了…

三 想望去(伺守去)

[À l'espère(a l'affût)]

‘想望!’用來指獵人埋伏着的伺守,等待,用來指日與夜相交替的當兒,大家都在期待,‘想望’,躊躇中這些指不定的時間,這是多麼美的字眼!早上的伺守是在日出之前一點,晚上的伺守是在黃昏時的熹微光中。後者一種,尤為我所愛好的,這好處就在這些泥澤之鄉,那時池潭中許久還泛着光亮…

有時他們在‘納谷星’(negochin)——一種沒有艙梢,船身很狹,微微一動就會發滾的細船——中伺守。獵人掩在蘆葦叢裏,在船艙裏伺守野鴨,船舷上只透出他打鳥帽的遮陽,他獵槍的火口,和那在嗅着風,咬着蠅子的狗頭,那粗大的狗腿,有時叩着把全船都側在一邊,把船艙都盛滿了水。這一種伺守法,以我外行的眼光看來,覺得太繁難了。我也常常穿着以整塊皮革做成的巨長靴,踐着濫泥,步行着去‘想望’。我緩緩地,小小心心地走着,

怕踏進深潭裏去。我躲開洶氣蓬勃的，或有蛙兒在跳躍的蘆叢…

後來，到了一個蓼嶼之上，到了一塊乾淨土了，我就走了上去。監督要助我一點威勢，特地把他的獵犬留在我身邊，這一條白毛的比婁納種大狗，頭號的漁獵傢伙，放在我跟前，倒使我帶一點兒侷促。待一只水雞在我槍口前經過，牠就搖了搖頭，把兩條垂垂及眼的長耳望後一擲，帶一種嘲人的態度望着我；接着擺着擒抓的步位，振振尾巴，這全副不耐煩的姿勢，是在對我表示說：

——放…放呀！

我放了，我放了個空，那時牠全身伸展一下，帶一副疲倦，掃興，失意的神氣，打着呵欠，躺了下去…

唉！我是活該如此，我原是個外行獵人呀。我守伺的時候，太陽已經落下，天光淡淡隱在水上，池水平的有一片紋銀的樣子，面上泛映着天際的灰色，我愛這種水氣味，這種小蟲子在蘆叢裏發出的神祕的纏綿聲，這種長葉子顫抖着發出的喞喞

細語。天際時時震響起一種吹海螺般的悽慘呼叫。原來是摸魚鳥正伸長牠長大的捕魚嘴插在水裏，在‘咯羅鳴鳴’作聲。飛雁成行在我頭頂上飛旋。羽翼的繚繞聲，冲着風的胸毛聲，我都聽見。往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已到了夜分，到了深沉的夜分，只有一點微光還附麗在水上……

忽然，我覺得打一個寒噤，覺得神經上起一種眩亂，好像我背後有什麼人在那裏。我回轉頭來，看見那良宵的伴侶，明月，一輪圓圓的滿月，正在徐徐升起，那向上的移動，起初很看得出，待她一離開地平，又漸漸地弛緩起來。

第一縷的月光，早已在我身跟前顯出，接着稍遠的地方又顯出一縷……現在，全片泥濘上都燃上了光。就是那極小的草木，也已有了影子。伺守已畢了，鳥兒已和我們見了面：好歸去了。我們浸在一片霧漫漫的薄薄的青光裏步行；我們每一步踏進水潭，踏進水溝，總掀動了其中的墮星之堆，掀動了深入水底的月光。

四 紅黨與白黨 (La Rouge et le Blanc)

和我們靠得很近，離茅廬一箭之路的地方，還有一所與我們的相似，不過更粗俗一點的茅廬。我們的監督和他的妻子與兩個長兒女就住在那裏。他女兒照管人們的飯餐，修補修補漁網；兒子助他父親去提取捕魚籠，去察看沼澤裏的水閘。他還有兩個幼小的孩子，留在亞雷祖母那裏；他們一直要在那邊住着到會唸書，會問好 *bonjour*（社交的初步），因為這裏離教堂和學校太遠了，而加馬克的氣候與小孩子們又是極不相宜的。原來，夏天一到，沼澤乾涸，水溝在酷熱中薰成一個個白潭的時候，島上實在已不能住人。

這種景象，我有一次在八月裏到那邊去曾經看見過，這一片火燒着似的地面上又酷又慘的景象，我看了永遠不能忘却。處處的池沼，都和一只只大酒窖般在冒着烟，底下只留着一點餘剩的生命在躍動，一堆叢集着的壁虎，蜘蛛和水蠅，正在尋求一塊潮濕土。那邊還有一種瘟氣，一種瘴霧，很濃厚的在蕩漾着，無數成羣的蚊蚋，把霧氣混的

更厚。監督家裏，人人都在寒戰，都在病寒熱，看了他們萎黃乾索的臉容，又圓又大的眼，看這些受罪的可憐人于三箇月中盡在這無情的日光下，在這燒着這些病人而不給他們一點溫熱的日光下走來走去，真是可憐呀…在加馬克做個獵監督，真是多麼愁慘的生活！然而還是這一個，他還有他的妻兒們在身邊；那一個住在二里外海地上看守馬匹的，并且一年到底還是過着絕對的獨身生活，他過的日子，真的與魯濱生一般。他自己建的茅屋裏，自從那藤紮的眠床，那三塊砌在灶上的黑石，那蓼束編成的凳子，直至關閉他簡單的居處的白木鎖鑰，沒有一件用具不是他親手的製作。

他這人物，至少與他的住屋一樣的古怪。他是孤僧般沉靜的哲人之流的人物，他叢亂厚密的眉宇之間，隱藏着他鄉下人那種對人的虛心。他如不在牧場上，就見他坐在門前，和小孩子般很肉麻地，從他放在治馬藥旁邊的紅面，藍面和黃面的小書中檢出一本來，緩緩地展着。這可憐人只有以唸書爲消遣，書也就只有這幾本。我們的監督和他，雖

則他們的茅廬相鄰近，但是不相會面。就是遇見了也會彼此迴避。一天我向‘巡閱使’問起這仇隙的緣因，他正色答道：

——是道不同的緣故…他是紅黨，我呢，是白黨的。

這兩個蠢漢，無分彼此，都是一樣的無知，一樣的蠢直，這兩個戴烏里德 Th'ocrite 筆尖上的粗蠢人物，一年難得到城裏去一次，而在他們看來，就是亞雷城裏小咖啡店的裝潢與陳設，已經眩目得和潑多婁梅 Ptolomées 的宮殿一般了，他們在這曠野上如此其岑寂，正應該格外的親近，但他們也會以政治上異趣為名，就有互相仇視的道理！

五 伐加萊湖。(Le Vaccarés)

加馬克景色最勝的地方，就要算伐加萊湖了。我常常棄了狩獵，來坐在這鹽水湖之濱。這一片小小的海，好像是那大海的一部份，而被囚在陸地之內的；牠在牠囚禁之中，也像已安之若素了。在這氣候枯索，景物凋零，一切都呈着悽切的時候，地

勢略高的伐加萊湖邊，獨鋪着一片蒙茸細草，拓開一片饒趣的野草開花：其中有稚菊，有水苜蓿，有秦家草 gentianes，還有一種沙拉袋兒 Saladelles 花，綠于冬，紅于夏，因氣候的不同而變着不同的顏色，于牠們無間的花期中，由牠們不同的顏色上，指示出不同的時季。

响晚五點鐘光景，太陽剛落山，這三里遠的水面上，望開去沒有一條船一片帆的阻隔和擾亂，這景色才動人呢。這已不比那些池沼與水溝那種親暱之趣，溝與澤只在一處處沃地低陷之處注着，望下去只覺得無處不浸着水的，有一個細潭就要鑽進水去。但在這裏呀，這印像是既廣且闊的。

水浪的晃耀，把些野鴨，鷺鷥，摸魚鳥，和些白肚紅翅的海鷺從遠遠處引了來，齊集在水灘上來摸魚，這樣兒好似把牠們各種的色彩分配成一列長行；還有些野鶴，真正的埃及野鶴；這酷日之下，沉默境中，倒很像在牠們的故鄉，我在我坐的地方聽去，確實只有湖水的激拍聲，和看馬人呼喚散在海邊上的馬羣的聲音。那些馬的名字，聽去都很響

亮：‘西番！(羅西番)…愛斯太羅！…愛司都奈羅！…
每匹馬兒聽得呼喚着牠，便鬣毛兜着風，飛跑着到
馬夫手裏去吃乾草…

更遠處，還是在湖的邊上，有一大‘馬那度’
manado(羣)的牛，自由自在地和馬兒一樣在吃草。
我不時看見牠們彎彎的背脊和他們交叉堅着的小
角，在一堆蓼草上面透起來。加馬克這些牛，大半都
養着爲村中的賽會，在‘番拉突’ ferrades 裏跑牛用
的；其中有幾條早已在普羅望斯和朗格圖克一帶
的賽牛場上出了名了。所以當地的‘馬那度’，在同
儕中要算得一員饒將，牠的名叫羅馬 Le Romain，
牠在亞雷，尼姆，達拉斯貢的競賽中，不知已勝過
多少人，勝過多少馬了。牠的同儕也視牠作首領；
原來，在這些奇妙的牲畜羣中間，牠們是自治的，
牠們圍集在一頭老牛的四周，認牠做牠們的指導
者。每逢一陣狂風暴雨湧上加馬克的大平原，很可
怕的在上面無阻無礙地橫行的時候，才會看見那
‘馬那度’擠在牠們首領的背後，所有的頭都低俛着，
把牠們力所凝聚的廣額朝向風來的那方。我們普

羅望斯的牧人稱這番機運爲vira la bano augisole
——轉角朝風。不見機的牛羣才倒霉呢！那‘馬那
度’爲雨所蒙蔽，爲暴風所推扯，便迷失了路，各顧
各的，慌亂，離散，牠們要想躲避風雨，便儘向前奔
跑，奔入羅納河去，奔入伐加萊湖去，奔入海中去
了。

懷 故 營

(Nostalgies de Caserne)

這天早上，黎明初吐出光亮來的時候，一陣驚人的擂鼓聲，把我從夢中驚跳醒來…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這時我的松樹林中那兒來的鼓！…這就奇怪了。

趕快，趕快，我跳下牀來，跑着去開門。

沒有人呀！聲音也默了…只有兩三隻歌麗雀，

從沾着露水的野葡萄叢裏撲着翅兒飛出來…還有
點兒微風在樹堆裏呻吟着…向東望去，阿爾伯山
的尖峯上堆着一堆金黃色的塵霧，太陽正從其中
徐徐透起…第一縷的陽光，早已擦着磨坊的屋頂
了。同時那看他不住的鼓，又在叢葉罩下打響起來
…兒郎·博浪…博浪，博浪，博浪！

這鬼驢皮！我已不去理他了。但是這帶着鼓兒
到樹林裏來迎接朝暉的野人到底是那一個呢？…
我察看着，察看也是徒然，什麼都沒有看見…只見
些成堆的香艾和松樹，一直斜披下來，直綿延到路
邊頭…恐怕那一個鬼正躲在叢菁中捉弄我呢…這
一定是亞連爾，或者是蒲克師傅。這捉狹鬼從我磨
坊前走過的時候，大概心裏想…

——這巴黎人在裏邊太甯靜了，我們去給他
鬧一鬧。

因此，他帶了一面大鼓，就…兒郎博浪博浪！
…兒郎博浪博浪！…不要作聲了，你蒲克這懷鬼！
你要驚醒我的那些鳴蟬了。

這並不是蒲克。

據畢斯托萊說，是第三十一聯隊中的古塚鼓，Gougut Frangois 此刻正在暇期中閒着，畢斯托萊厭煩了本鄉，害了想思病，——他去問人借這件樂器，一經人家首肯之後，他就悽戚戚地到樹林中去打起來，心中一面在懷想着于琴王府的營房。

今天他到我的葱綠色的小山上來懷思…他身倚着一株松樹，鼓在兩腿間夾着，痛快地打起來…吃着驚的稻鷄，從他腳跟頭飛出來他也沒有看見。番麗姑花在他四周散着香氣他也沒有聞着。

他也不看見樹枝間在日光中抖動的細蛛網，也不看見在他鼓面上鑽躍着的松鍼。他全魂靈都傾注在他的懷想中，傾注在他的樂奏中；他一往情深地望着鼓梗的躍跳，每經一下搖擊，他那張混樸的大臉上便開放出快樂之花來。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那所大營房多麼美麗，院子裏鋪着大石坂，一排一排的窗戶排得齊齊整整，住着的人都戴着軍帽，低低的窗框子裏散滿了食盃的聲響！…”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那明淨的扶梯，那聖紛的遊廊，那同營兄弟的香臭，那些揩得光油油的腰帶，那些放麵包的攔板，那些貯鞋油的罐子，那些放着灰布被服的小鐵床，那些槍支閃躍着刺刀！”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那些值崗的好日子，那些不離手指的紙牌，那簪插鳥羽的驕婦，那離了隊伍在牀上轉輾反側的老壁戈！…”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在部院門前守衛的那些漫漫的長夜，舊崗棚裏在漏進雨來，兩只脚都凍了！…那些赴筵的馬車，在向你的身上濺過泥來！…呵！那補假的服役期，那些算不清的日子，那發臭的水桶，那木板的枕，那漫雨的早上冰冷的鞞鼓，上燈時分在濛霧中的歸隊，有人於晚角聲中喘息着趕到！”

兒郎博浪博浪！兒郎博浪博浪！

“呵！那芬塞的樹林，那白綿的大手套，那砲台上的散步…呵！那學校的圍籬，那些軍人的女兒，

那“三月展覽會”的吹噓，那酒店裏的茴香酒，那抽噎中的傾心言語，那些出鞘的佩刀，那按住心唱出來的傷心曲！……”

懷思吧，懷思吧，可憐的人呀！我斷不會來禁阻你的……胆大擊愈的鼓吧，圍着臂打吧。我斷沒有來取笑你的道理。

你是在懷念你的故營，我難道無所懷念麼？

我的巴黎也與你的巴黎一樣，直跟我到這裏。你在松樹林下弄你的鼓，你呀！我呢，也在學你的樣……呀！我們做了普羅望斯人了！我們在那邊巴黎的營房裏，要追念我們青翠的阿爾伯山和那艾草的野香；現在，這裏，我們住在普羅望斯的中原了，我們眼前已不見了營房，但所有回憶起來的，却又都很親切了！……

村莊裏的鐘已打了八下。畢斯托萊鼓梗不停一忽，起身回去……聽他儘是打着鼓在樹林裡下山去了……我呢，躺倒在草堆裏，也害着想思病，我在

漸漸遠去的鼓聲中，似乎看見全部的巴黎在松樹
林裏列着……

呀！巴黎！……巴黎！……老是巴黎！

【 終 】

[254]

註 釋 表

1. Jammapes 比城名，千七百九十二年比奧之戰比得自奧者。
2. 毛地黃 法名Digitalis，玄參植物名。
3. 費德呂 Vitellius，紀元前十五年羅馬皇。
4. 哀絲梅拉達 Esmeralda，虞果著的巴黎聖母院 (Noire Dame de Paris) 中的人物，她是一個充滿了野性美的理想和溫柔的流浪女，她常愛在大街小巷中和那些公共場裏游跑，身邊跟 她那金角山羊 Djali。
5. 原註—這些民間天文學的述說是從在阿維儂 (Avignon) 公布的“普羅望斯年鑑”上譯錄出來的。
6. Zouge de paix 係 Juge de paix，意即裁判長。
7. 沙爾特羅斯 Chatreuse，係一種很值價的補血酒。

0409